

中 国 文 学 中 国 游

鼓浪 K U L A N G S U 闻 音

名 家 笔 下 的 鼓 浪 屿

朱水涌 \ 主编

飞思图书出版中心 \ 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特别声明：

本书所涉部分作品版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商务楼四层

邮编：100020 电话：010-65978906 传真：010-65978926

部分文章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与本书策划制作单位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邮箱：echook@126.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浪闻音·名家笔下的鼓浪屿 / 朱水涌主编.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7
（中国文学中国游）

ISBN 978-7-121-14027-3

I. ① 鼓… II. ① 朱… III. ① 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424号

监 制：飞思图书

策划制作：谷声图书

总 顾 问：程建明

总 策 划：叶细致

执行策划：周光光 苏 玲

责任编辑：郭 晶 彭 婕 徐艳丽

特约编辑：朱莹莹

版式设计：赵一鸣

图片提供：林世泽 黄 橙

印 刷：

装 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1 字数：176 千字

印 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

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谨以此书献给鼓浪屿申遗

热爱鼓浪屿，热爱名家美文

出版说明

I m p r i n t

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灵魂，体现了这个地方的精神品格与独特魅力。行走在名山大川或古朴的小岛上，欣赏着峻峭的山峰、清澈的江河、沧桑的古迹，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更期待能够体味其所包藏的文化内涵，享受到文化的熏陶。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与一些文化胜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用他们行云流水般的笔墨抒写壮美的山河，诠释历史的遗迹，展现积淀已久的文化底蕴。这些名篇佳作不仅表现了作者的情感，背后更隐含着耐人寻味的文化细节。它们再现了名家对于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体会和思索，同时为读者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

跟随名家一起去旅行，在名家笔下淡雅的书香中领略目的地的魅力和神奇，体味不一样的游赏心情。无论你是否去过那里，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质朴的文字、怀旧的老照片，将一幕幕似水的记忆呈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文学中国游”系列丛书汇集众多名家的名篇佳作，并根据所涉地方进行分类，目的是通过名家独特的视角和感悟，带给读者一种更深厚、更值得回味的文化之旅。目前，系列书中首先出版的是《鼓浪闻音·名家笔下的鼓浪屿》一书，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朱水涌教授主编，书中将巴金、林语堂、冰心、郭沫若、舒婷等著名作家有关鼓浪屿的美文汇集在一起，展现了不一样的鼓浪追忆、鼓浪情缘，呈现出他们眼中的鼓浪屿文化。

翻开这套书，最美的旅行跃然纸上，最真的感动藏于心中！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年6月



鼓浪屿人拥有一种与世无争、和平共处的心境，因为近一个世纪左邻右舍都是知根知底的世交；他们不敢过于造次，因为到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眼睛和耳朵；他们自觉维护内心的安宁和秩序，因为一百多年来头顶上总是一直响着经久不息的教堂钟声；他们过着恬适自足的生活，既不奢华也不吝啬。

——舒婷

PART 01

鼓浪·语

002 八十自叙·节选

林语堂 (Lin Yutang)

004 林语堂自传·节选

林语堂 (Lin Yutang)

006 南国的梦 (一)

巴 金 (Ba Jin)

012 南国的梦 (二)

巴 金 (Ba Jin)

014 月夜

巴 金 (Ba Jin)

016 浮海杂缀

施蛰存 (Shi Zhecun)

022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节选

丁 玲 (Ding Ling)

024 厦门印象记

王鲁彦 (Wang Luyan)

030 鼓浪屿

艾 芜 (Ai Wu)

032 鼓浪屿

叶鼎洛 (Ye Dingluo)

040 我的海

刘白羽 (Liu Baiyu)

042 港仔后日记

郭 风 (Guo Feng)

048 白鹭与日光岩

何 为 (He Wei)

052 绝代佳人鼓浪屿

郑朝宗 (Zheng Chaozong)

055 鼓浪屿

殷碧霞 (Yin Bixia)

058 鼓浪屿漫步

陈慧瑛 (Chen Huiying)

062 迷路

舒 婷 (Shu Ting)

PART 02

鼓浪·诗

070 题延平故垒

蔡元培 (Cai Yuanpei)

072 登日光岩

郭沫若 (Guo Moruo)

073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苏曼殊 (Su Manshu)

075 乘轮绕鼓浪屿

谢觉哉 (Xie Juezai)

076 日光岩题壁

蔡廷锴 (Cai Tingkai)

077 游鼓浪屿

连 横 (Lian Heng)

078 鼓浪屿

蔡其矫 (Cai Qijiao)

079 鼓浪屿秋夜

蔡其矫 (Cai Qijiao)

082 鼓浪屿

汪国真 (Wang Guozhen)

083 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舒 婷 (Shu Ting)

084 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瘠之池直夫 (二首)

丁一中 (Ding Yizhong)

085 陪南思受谢简之登鼓浪屿和中丞韵 (二首)

池显方 (Chi Xianfang)

086 癸未秋日家荔崖驾部招同薛晋侯张其在许希新家中美灼卿游鼓浪屿

黄道周 (Huang Daozhou)

087 夏日过鼓浪屿饮程巧嘉将军署中

张煌言 (Zhang Huangyan)

088 癸未仲秋同莲士晋侯在美泛舟鼓浪屿游日光岩

黄日纪 (Huang Riji)

089 乾隆四十五年春正月过日光岩访瑞球长老题壁

俞 成 (Yu Cheng)

090 前题

林鹤年 (Lin Henian)

091 鼓浪洞天

江 煦 (Jiang Xu)

092 菽庄诸景唱和（八首）

林尔嘉等（Lin Erjia, etc.）

094 菽庄四咏

许南英（Xu Nanying）

096 水操台（二首）

李 禧（Li Xi）

097 鼓浪屿干休所高亭远眺

黄寿祺（Huang Shouqi）

098 游厦门鼓浪屿

李拓之（Li Tuo zhi）

099 忆鼓浪洞天

吴作人（Wu Zuoren）

PART 03

鼓浪·人

102 我的同班

冰 心（Bing Xin）

106 悼念林巧稚大夫

冰 心（Bing Xin）

110 切音运动第一人

黎锦熙（Li Jinxi）

116 林君文庆之为人

陈嘉庚（Chen Jiageng）

118 少年林语堂在鼓浪屿

林太乙（Lin Taiyi）

120 马约翰算我及格

梁实秋 (Liang Shiqiu)

123 忆老师

端木蕻良 (Duanmu Hongliang)

124 我与周淑安

赵元任 (Zhao Yuanren)

126 近代中国第一个合唱女指挥家周淑安

廖辅叔 (Liao Fushu)

130 从殷承宗获第二奖谈起

贺绿汀 (He Lüting)

133 许斐平，一个朴实谦虚的人

傅 聪 (Fu Cong)

134 早逝的钢琴天才许斐平

鲍蕙荞 (Bao Huiqiao)

137 小哥儿俩

陈伯吹 (Chen Bochui)

144 渐行渐远的背景

舒 婷 (Shu Ting)

后 记

朱水涌



鼓浪 语

PART 01

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
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南国的梦。

——巴金

厦门是林语堂的第二故乡。他13岁到厦门，在鼓浪屿的寻源书院接受了4年的中学教育，鼓浪屿是他与西洋生活接触的起点，也是他青春生命的爱情情结处。《八十自叙》与《林语堂自传》中的鼓浪屿文字，不仅呈现了20世纪最初的鼓浪屿风貌，也让读者看到了这位“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少年时的那些事儿。

八十自叙·节选

林语堂

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浪费时间。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在厦门的寻源书院和非基督教学校看日报，而我们学校不看。我们有地理，算术，经典，一薄本的地质学。课后，我们只是玩耍游戏。踢毽子，玩由一个哑铃砍下来的两个木球，这就是我最得意的游戏。我们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子骨被一个木球打着，实在疼得很。

我们捉弄老师的鬼办法之中，有一件是背书的事，很好玩儿，每个学生都很得意。我们当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进屋去背书，通常是在两页到三页之内。他背完之后，就以开门为信号儿叫另一个人进去背。他做个信号儿，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儿或后一半儿，由于把门开了三到四次，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校长的珠算盘。校长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当时鼓浪屿很繁荣，做房地产是好生意。我听见他那不停的打算盘声。他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楼，正面对着楼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学生的出入。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出去买消夜食物，我们会用竹篮子把东西吊上楼去。

至于学校用的书，我既不喜爱，也不厌恶。太容易，太简单了。

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迷。我是受了美国校长毕牧师夫

林语堂 (1895—1976)

原名林和乐、林玉堂，福建龙溪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在鼓浪屿寻源书院读书，1916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任教于清华大学。191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先后创办和编辑了《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一生著述颇丰，有《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生活的艺术》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人（Mrs. Pitcher）的影响。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女士，她说话的温柔悦耳、抑扬顿挫，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

我们也看见过法国美国的水手，普遍大都是在鼓浪屿街上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的。偶尔也有一个英国足球队在一个有围墙的球场赛足球，他们不喝茶，喝别的饮料，有时有军乐队演奏，由中国的仆役端送饮料。我夹杂在别的儿童之中，由围墙的缝隙中往里窥探，对他们洋人好不羡慕。

俱乐部若有舞会，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看里面男男女女穿着晚礼服，在大庭广众之中互相拥抱，呐喊，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人间奇观，真是使人瞠目吃惊。

在光绪三十三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派美国舰队来到澳门，那时中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那是伟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览。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林语堂自传·节选

林语堂

我与西洋生活初次的接触是在厦门。我所记得的是传教士和战舰，这两分子轮流威吓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会学校之熏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的观点，一向不怀疑这两者是有关系的，直到后来才明白真相。当我是一个赤足的童子之时，我瞪眼看着一九〇五年美国海军在厦门操演的战舰之美丽和雄伟，只能羡慕赞叹而已。我们人人对于外国人都心存畏惧。他们可分为三类：传教士的白衣，清洁无瑕和洗熨干净；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屿随街狂歌乱叫，常令我们起大恐慌；其三则为外国的商人，头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轿，随意可足踢或拳打我们赤脚顽童。

然而他们的铜乐队真是悦耳可听。在鼓浪屿有一个运动场，场内绿草如茵，其美为我们所未看过的。每有战舰入口，其铜乐队即被邀在此场中演奏，而外国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们确是君子——即在场中拍网球，而且喝茶和冰淇淋，而其中国细崽衣服之讲究洁净远胜于多数的中国人。我们街上顽童每每由穴隙窥看，心中只有佩服赞叹而已。然而我在中学时期最为惊骇的经验，就是有一天外国人在他们的俱乐部中开一大跳舞会。这是鼓浪屿闻所未闻的怪事，由此辗转相传，远近咸知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褻无耻，行若生番了。我们起初不相信，后来有几个人从向街的大门外亲眼偷看才能证实。我就是其中偷看之一，其丑态怪状对于我的影响实是可骇可怕之极。这不过是对外国人惊骇怪异之开端而已；其后活动电影来了，大惊小怪陆续引起。到现在呢，我也看得厌了，准备相信这些奇怪的外国人之最坏的东西了。



▲ 林语堂新娘房

自1930年初秋首次登上鼓浪屿开始，巴金便与鼓浪屿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南国的梦》是他“听着窗外的雨声，望着躺卧在窗下的海景”而抒写出来的柔软文字，《月夜》则是在异国他乡触景生情由衷而发的情思。那个时代，在巴金的心中，鼓浪屿就是他冲破网的梦，是使他“容易变得年轻的空气”。

南国的梦（一）^①

巴 金

一个星期来许多报纸上关于鼓浪屿的记载使我想起来一些事情。我好久不曾听见那个地名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

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噩梦。在梦里我不断地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体的东西战斗。梦魔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窒闷。最近一连三四个月，我就做着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梦。……鼓浪屿这个地名突然冲破梦的网出现了。它搅动了窒闷的空气。……我现在记起那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我记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记起我从前常常说到的“南国的梦”。

巴 金（1904—2005）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创作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坛。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主要代表作有《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随想录》等。

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一九三〇年的秋天。当时和我同去的那位朋友今天正在西北的干燥的空气里，听着风沙的声音，他大概不会回忆南国的梦景罢。但是去年年底在桂林城外一个古老的房间里，对着一盏阴暗的煤油灯，我们还畅谈着八九年前令人兴奋的旅行。我们也谈到厦门酒店三楼的临海的房间。

当时我和那位朋友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白天我们到外面去，傍晚约了另外两三个朋友来。我们站在露台上，我靠着栏杆，和朋友们谈论改造社会的雄图。这个窄小的房间似乎容不下几个年轻的人和几颗年轻的心。我的头总是向着外面。

窗下展开一片黑暗的海水。水上闪烁着灯光，漂荡着小船。头上是一天灿烂的明星。天没有边际，海也是。在这样伟大的背景里，我们的心因为这热烈的谈论而无法安静下来。有一次我们抑制不住热情的奔放，竟然匆匆地跑下码头，雇了划子到厦门去拜访朋友。

划子在海上漂动，海是这样地大，天幕简直把我们包围在里面了。坐在小小划子里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如何地渺小罢。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直昂起头看天空，星子是那样地多，它们一明一亮，似乎在眨眼，似乎在对我说话。我仿佛认识它们，我仿佛了解它们的语言。我把我的心放在星星的世界中间。我做着将来的梦。

这是南国的梦的开始。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便在一个早晨坐划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

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得年轻的空气。

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下来。我在改建后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也了解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一间古老的小楼中，我发烧到一百零二度^②以上，但是我始终没有倒下去。我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料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在这个学校里我第一次会见那个后来被我们戏称为“耶稣”的友人。他喜欢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们谈话四五个钟点不间断。他诚恳地对他们谈着世界大势和做人的态度。

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同时还在另一个校址在文庙的中学兼课。他比我迟两三天来到古城，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记得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相当整齐，他可以被称为漂亮的青年。

两年后的春天里，在上海“一·二八”战争结束以后，我搬出我留在闸北的余物，寄放在亲戚的家中，便和一个年轻的友人同一路再作南国的旅行。

我又来到鼓浪屿了。两年的分别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改变。我和

年轻朋友在那没有汽车、电车或黄包车的马路上散步，沿着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们还在有马来人守门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毫无顾忌地谈着种种事情。但是傍晚我们却不得不冒雨回到厦门的住处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那个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这天的黄昏我便到那个文庙里的中学去看“耶稣”。是的，在这时候他已经得着“耶稣”的绰号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几个朋友私自地这样称呼着。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遇见几个朋友，我正和他们谈话，忽然一个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迟疑了一下，我记不起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够是别人的。

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驼的背，我看他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我看他一头蓬乱的头发，我看他陷入的两颊。

“你看我做什么？你不认识我吗？”他坦然笑问道。

我也只好微笑。我不能对他说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坏了。我不能够。我只说想不到两年的功夫他竟然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们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灯被吹熄后，一屋子都是蚊虫声。他却睡得很好。我不能睡。

我睁开眼睛，望着阴暗的空间，我想到今天听见人谈起的这个朋友的痔疮和虱子的事。两年前他穿着翻领衬衫的姿态在黑暗中出现了。这两年间一个人的大量牺牲和工作成绩折磨着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终于不能忍受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来，无意间一脚踏灭了蚊香，发出了声音，把睡在对面帆布床上的他惊醒了。

“你做什么？还没有睡？”他含糊地问道。

“我闷得很。”我烦躁地回答。

“你太空闲了。”他梦呓似地说了这一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回答。

的确比起他来我太空闲了，也许太舒服了罢。但是难道他就比我有更多的责任？这是苦恼着我的问题。

我在这间房里和他同住了一个多星期，看惯了他怎样排遣日子。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依恋地对我说，希望我将来还能够再去。他又说：“倘使学校还能够存在的话，你下次给我们带点书来罢。”

在汽车中我和那个陪伴我的朋友谈起“耶稣”，那个朋友担心着他的健康，说起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钟点才能够做事的话。我把那个朋友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上，我说我要和另一些朋友想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没有用。但是我却不曾忘记朋友的嘱咐，为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捐了两箱书去。学校虽然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是它已经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而继续存在了。第二年我又去访问那个学校。这一次是和广东朋友同去的。去年在粤汉路银盏坳小站的废墟中，我们在残毁的月台上候车的时候，我还和这个朋友谈起那一次的旅行。我们重复说着一九三三年我们两人在鼓浪屿厦门酒店中（还是那同样的房间）谈过话。我们谈论着我们的朋友“耶稣”。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们忙碌地在被炸毁的车站房屋的旁边建造一间简单的茅屋，他们有的还爬在屋梁上用葵叶铺盖屋顶。我曾经指着这茅舍对朋友说：“这就是我们‘耶稣’的工作，他会把碎片用金线系在一起，他会在废墟上重建起九重宝塔来。”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见“耶稣”，他显得更瘦、更弱了。他过着更勤苦的生活，他穿着更破烂的衣服，他花去不少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他热心地对几班学生讲授数学的功课。这一次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说起他应该休养的话，他总是打岔地说：“我们不会活到多久，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多做一点事情，免得太迟了。”

我看见他用过度的工作摧残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点点工作成绩。我不能够责备他。我倒应该责备自己。我们的确需要工作了，我自己不能代替他工作，别的空话什么都没有用。这个学校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但是他比别人表现得最完全。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在他们中间我做了几天的美丽的南国的梦。

一个多月以后我游历了广东乡村回来，路过鼓浪屿，我们的船停

在海中，在开船前的六七小时，两个朋友从古城赶到了。他们到船上来看我。我们三个人坐划子到那个美丽的岛屿去。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最高的峰顶上眺望美丽的海。我们剥着花生，剥着荔枝，慢慢地吃着，慢慢地把荔枝皮和花生壳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们听着风声，听着海水击岸的轻微的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我们愉快地笑着。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的南国的梦。但是吃过中饭我应该回轮船去了。

这两个朋友把我送到船上。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耶稣”，要他用来治病。这只是一个关心他的友人的一点敬爱的表示。

船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厦门。它掉转身的时候，我还留恋地投了一瞥最后的眼光在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上，还有岩石中间的小桥，先前我们明明走过的，现在它显得这么高，这么小。但是船再一转动，鼓浪屿便即刻消失了。我的眼前只有花和树、海水和阳光。

在上海我得到“耶稣”的信，知道他不曾医病，却用那笔款子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读书。第二年在北平朋友告诉我“耶稣”带了二十多个学生到上海，预备作徒步旅行。又过一年在东京我知道“耶稣”又带着十几个学生第二次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个患痔疮的人简直在戕害他自己了。

我从东京回来，不久他也从北方旅行归来了，这一次他坦白地说出他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话。这是第一次。话进了我的耳里，倒使我的心发痛了。我以为我们有理由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病。但是他依旧坚决地跟着这一班学生走了。临行时他还留恋地说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

一九三七年夏天他离开了古城，到广州去。他也许是抱着医病的目的去那里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八·一三”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点燃了他的沸腾的血。他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回到那个古城去了。我知道在那里有着更忙碌的工作等待他。

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在那里还有不少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朋友给他帮忙。

这一次我不能再拿疾病作理由来劝阻他了。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我们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保卫它们便是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他就是这样地主张的。现在轮到他来实现他的这个主张了。以他那样的毅力和能力，一定可以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来。

我去年十月从广州出来以后，走了不少的地方，始终没有直接得到“耶稣”的信息。不过我从别处知道他忙碌地在古城里工作。他准备着有一天用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来歼灭侵略者的铁骑。

现在鼓浪屿骚动起来了。铁骑踏进了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那个培养着我的南国的梦的地方在敌人的蹂躏下发出了呻吟。

然而使我激动的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鼓浪屿的骚动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事变。铁骑深入闽南的事情是可以想到的。敌人也许不会了解，但是我更明白，倘使敌人果然深入肥沃的闽南的土地的话，那么在那里得到的一定不会是胜利，而是死亡。那时我的南国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便会出现了。

我怀念着南国的梦中的友人，我为他们祝福。

一九三九年春于上海

注释：

① 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一九五九年注）

② 此处为华氏温度，相当于约 38.9℃。

南国的梦（二）^①

巴 金

在南国的一个古城里我度过了将近一星期的光阴。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对朋友说这一星期的生活就像一个美丽的梦，一个多么值得回忆的梦哟！

记得赫尔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一到了南方，他就觉得自己的年纪变轻了，他想哭，他想笑，他想唱歌，他想跳跃。南国的景物确是很迷人的。单是那明亮的阳光就够使人怀念了。

我们坐了贯通大山的汽车，我们坐了过海的小火轮，我们看到红的土块、青的海水、绿的田畴、茂盛的榕树和龙眼树，我觉得我是一刻一刻地变得年轻了。

我们的汽车驶进了古城，它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还认识它。只是我去年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在修造那大桥，我不得不跟着众人搭那过渡的船，如今汽车却可以安稳地在桥上通行。

这古城是我常来游玩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的不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所敬爱的。和他们会见便是我生活里的最大的快乐，这欢聚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他们和最近在上海逝世的匡互生（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一样，都是献身于一个教育理想的人。他们在极其贫困的环境里支持着两三个学校，使得许多可爱的贫家孩子也尝到一点人间温暖，受到一点知识的启发。他们的那种牺牲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泪。

没有充足的饮食，没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足的休息，他们沉默地把那沉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从没有一个时候发出一声怨恨。他们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将近一个星期，我不曾给他们帮过一点忙。我沉默地旁观着一切。当他们要我写下一点感想的时候，我甚至回答说我没有感想。

可是我别了他们回到日光岩下的岛上来，在一个旅舍的楼上听着窗外的雨声，望着躺卧在窗下的海景，我想起在那古城里所看见的一切，热情开始来折磨我，我的眼泪禁不住畅快地淌了出来。我拿起笔一面流泪一面给他们写信。我说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这时候的感激的心情。我说我的心还在他们那里，我愿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一个柔软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

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那个美丽的岛屿，搭了那只和山西省城同名的轮船往前面走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的《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月 夜^①

巴 金

有月亮，天空又很清朗，虽然十二月的晚风吹到人身上也有冷意了，我吃过晚饭，依旧高兴地穿着高屐子一个人在屋前小小的园子里散步。

山下面的人家都燃着灯，但大半被树木遮住了，只有星点似的光送到我的眼里来。一层薄雾盖着它们，不，不仅罩着这些灯火，并且还罩着山下面静静的街市。

清朗的天空中除了半圆月外，还稀疏地点缀了一些星星。在这房屋的正对面，闪烁着猎户星座的七颗明星；挂在四个角下方的猎户甲星，就是那较大的一颗，只有它在这无云的蓝空里放射着红光。远远地在地际是那一片海，白蒙蒙地在冷月下面发光。

望着这星，望着这海，我不禁想起日光岩^②下的美丽的岛上风光了，我不用“往事”这个略带感伤性的字眼。

不止一次，我在日光岩下的岛上看过这七颗永不会坠落的星，看过和这海相似的海。那些时候我都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那些朋友的年纪和我的差不多。

就像怀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把为人类找幸福的船这个重担自不量力地放在肩上胡乱地忙碌过了。我是最不中用的人，但是生活在那些朋友的中间我也曾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

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曾嗅着迷人的南方的香气；繁星的夜里我也曾坐了划子在海上看星星。我也曾跨过生着龙舌兰的颓垣。我也曾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我也曾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捧着大把龙眼剥着吃，走过一些小村镇。我也曾在海滨的旅馆里听着隔房南国女郎弹奏的南方音乐，推开窗户就听见从海边码头上送来的年轻男女的笑声。

这些也许会引起年轻诗人的灵感罢。可是我们当时却怀着兴

奋和紧张的心情，或者说起来就想流泪似的感动。山水的美丽在我们的眼前都变得渺小了。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只是那在新的巨灵前战栗着的旧社会的垂死的状态。

时间是赳赳地驰过去了。我们的努力也跟着时间逝去了。一堆废墟留在我们后面，使得好些人叹息。我们不能不承认失败了。也许还会有人会因为这个灰心罢，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一阵绝望之际也曾发出过痛苦的叫号。

如今在这安静的月夜里，望着眼前这陌生的、但又美丽的景物，望着天际的和日光岩下的海面类似的海，望着那七颗随时随地都看见的猎户星，虽然因此想到了以前的一切和现在横在那里的废墟，我也没有一点感伤，反而我又一次在这里听见旧社会的垂死的呻吟了。同时在朦胧的夜雾中，我看见了新的巨灵像背负地球的阿特拉斯^③那样在空中立着。这新的巨灵快要来了罢。他会来完成我们所不能完成的一切！

一九三五年贰月于横滨

注释：

- ① 本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的《水星》第一卷第六期。
- ② 日光岩：位于福建厦门对岸的鼓浪屿。
- ③ 阿特拉斯（Atlas）：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被罚用头和双手（一用两肩）来支撑天空。

《浮海杂缀》写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在一次海上旅行中，施蛰存上了鼓浪屿，登上日光岩，写出了战时作为租界的鼓浪屿的世相与人情。

浮海杂缀

施蛰存

别了，上海

等了二十天的船，终于由芝沙丹尼号载我离开上海孤岛了。在回返到上海居住的两个多月之间，我看到了许多，我知道了许多。虽然在经济方面，也许上海已大大地失去了它以前那么样的重要性，但是，我相信，在文化和政治这方面，上海还保留着一种潜势力。我虽然看见了许多得意洋洋的汉奸，但尤其多的是一些留在那孤岛上艰苦地工作着的孤臣孽子。他们在教育着孤岛上的四百万民众，他们在记录，监视甚或惩戒那些无耻的国贼，你别以为此刻的上海所给予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比从前越发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你只要一想到上海现在居然还有一种严肃的舆论存在着，居然还有一种潜伏的，但是并不微弱的抗战势力存在着，你就不能不感谢这些并未撤退到后方去的孤臣孽子了。

现在，船载我离开上海了。火烧红莲寺，四脱舞，现世报，花会听筒，沪西娱乐社……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隐下去了，而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看得见的，孜孜矻矻地在为孤岛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气的人们，却在我眼前格外明显地活跃着。别了上海，我的敬礼是给予他们的！

施蛰存（1905—2003）

原名施青萍，笔名安华、薛蕙、李万鹤等，浙江杭州人，成长于上海松江。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之一，《现代》杂志的主编。因其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抗战时期任教于厦门大学。主要著述有短篇小说集《鸠摩罗什》、《将军的头》、《上元灯》、《梅雨之夕》、《春阳》等，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

台湾人

当我占据了 A 字舱第三号床位之后，底下的第四号床位便被一个肥矮的不相识的旅客所占据了，除了一只手提皮篋及一条毛毯外，他没有别的行李。船没有开行，他就躺在床上。他在看一份报纸，《新申报》！

和一个汉奸做旅伴了，我想。

医生来验防疫注射证明书，买办来收船票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他的船票。姓林，到香港的。

到香港去有什么活动吗？我心里在发问。

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了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订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既可以，既可以，买办要既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篋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

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

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已经也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

鼓浪屿

船从十七艘黝黑的敌舰中间行过，停泊在厦门和鼓浪屿之间的海峡里。这边是断井颓垣，那边是崇楼杰阁。这边是冷冷清清地看不见一个行人，那边是熙来攘往地，市声从海面上喧响过来。领着通行证的旅客雇了舢板往厦门登岸去了，我呢，船在这里有六小时的碇泊，遂也雇着一只舢板上鼓浪屿去观光。

舢板跳跃地掠过了海面，但中途被一个以三只大船组合起来的巡逻队所拦阻了。

“哪里来？”大船上有人攀住了我的船舷问。

“芝沙丹尼船上来。”

“喔，上鼓浪屿去玩吗？”他放了手，表示准许我们的舢板行过了。

“没有带什么东西吧？”另一个人用上海话问。

“没有什么东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很远了。

在黄家渡码头上岸，就看见一个难民区。许多用一芦箬盖成的屋子里拥挤着从对海逃过来的难民。这一个难民区已经自成一个市集，沿着曲折的径路进去，可以看见许多店铺，但他们所陈列着的十之九都是日本商品。

纵然不认得路，但我终于找到了邮局，先去寄发了一封家信。从邮局出来，又在街上胡乱地闯着，买了一点绳子，手巾，肉松之类的杂物。渐渐地感到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这必然是厦门的沦陷所影响的。

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香港，它有比香港更广大的平地，但没有一条挺直的大道。街上没有人力车，也没有电车汽车，偶然看见一乘藤轿，由两身着白色制服，腰缠红带的舆夫抬着，中间不是坐着一个洋人，便是一个道貌俨然的老丈。

在每一个电杆木或路角上，必然可以看到两种招贴，用红纸的是分租余屋的告白，但除了地点在什么路几号门牌之外，其余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就不可索解了。用白纸的是一种“丈夫必备”的“爱情妙品”，名字叫做“密友”的药物广告。这种广告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明这种药物在这个孤岛上着实存得不少。

由着路人的指示，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的钟经击磬声，和喧嚷的市声，简直连自己也不知作何感想，惟有默然而已。

午餐

日光岩下来，走进了一家饮食店，我想该进一点午餐了。侍役拿上菜单来，在每一个菜名之下，全没有价目标明着。

“怎么？没有定价吗？”

“先生，你要什么菜，我告诉你价钱。”

“炒肉丝，多少？”我挑了一个平常的菜。



▲ 鼓浪屿人家的院子

“七毫。”

一个炒肉丝要七毫，我觉得太贵了，我惟有再挑一个别的菜。

“跑蛋，多少？”

“四毫。”

于是我只好再试一个菜。

“有炒白菜没有？”

“有。也是四毫。”

“怎么，你们的菜都是这样贵的吗？”

我不禁跳起来。

“先生，现在什么都贵了，家家都贵了。这里猪肉卖一块钱一斤，鸡蛋一个卖一毫，白菜跟鸡蛋一样价，有的时候比鸡蛋还贵。”这是侍役的解释。

“好吧，你来个咖喱鸡饭吧。”

“是，五毫，先生。”

我挥一下手，表示同意了。

不久，侍役端上我的咖喱鸡饭来。饭，不错。咖喱，也没有错。鸡？却是没有，代替的是猪肉。

“喂，怎么，这不是鸡！”

“对不起了，先生，鸡卖完了，近来鸡很不多，我们这里每天只卖一个鸡。算四毫吧，先生。”

丁玲曾几度在鼓浪屿疗养院里静养写作。从1980年冬天到1981年春天，她在给家人、友人的信中和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许多关于鼓浪屿的文字，称“鼓浪屿实在幽静，气候温度都太好了”。《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是一篇对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的评论，这篇评论由鼓浪屿的海起笔。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节选

丁玲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谈海，写海，许多电影镜头也离不开海，海之恋，海之歌，海魂，海侠……山，也是一样，被文学家、音乐家、电影作家、画家、摄影师等爱恋和倾慕。去年我也登上庐山，现在还住在东南海滨，几乎每天都走到海边观看那潮涨潮落。海，究竟好在哪里呢？究竟有什么值得人们留恋的呢？是的，自然风景的秀丽，空气清新……只是一面。我以为主要还是因为人的感情，人人有情，人遇到景，于是见景生情，情景交融。海可以使人愁，愁深似海；可以使人乐，欢腾的波涛。山也是这样。人们把自己的情加之于自然，反过来，自然又加深或引起人们情绪的变化，于是愁上加愁，喜上添喜。因为感情是抽象的，而自然是具体的，所以以物喻情，自有生动之处，而读者观众就比较容易领会那摸不着的抽象的感情了。海与山总是有特性的，比旁的自然景色更具有吸引人的特点，那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海是无限的开阔，什么都能包含容纳，它蔑视一切，昼夜奔腾，自成天地。而山则拔地而起，巍然耸立，坚实厚重，毫不动摇。自然，这只是我一时想到的极粗略的外貌的概括，人们还会有更丰富的看法与更深刻的描绘。我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就联想到海，联想到山，这种油然而生的感觉，对我是愉快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于厦门

丁玲（1904—1986）

原名蒋伟，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20年代凭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坛的地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代表作品有小说集《在黑暗中》，长篇小说《韦护》、《母亲》，散文集《欧行散记》、《牛棚小记》等。



▲ 鼓浪屿上的潮起潮落

1930年初夏，王鲁彦携眷到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任教，后又担任鼓浪屿《民钟日报》的副刊编辑，同时到厦大兼课。其描写厦门的代表作是散文《厦门印象记》，该文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厦门风貌，笔下的鼓浪屿是“中国的首富区域”。作者在鼓浪屿觉得“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与厦门岛恰似两个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本书选编的是《厦门印象记》中与鼓浪屿相关的一、二、三、七节。

厦门印象记

王鲁彦

一、不准靠岸

船到厦门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潮水颇不小。太古公司有一个码头伸出在岸外。我在船上望见了码头上竖着一个吊桥。我们的轮船正停泊在码头外一丈多远的地方，这空隙似乎正是预备用吊桥来连接的。然而船已停了，却看不见码头上有什么人，也没有人预备把吊桥放下来。从岸上来接客的人都在码头旁边下了划子到了我们的船边，我们船上的客人也都纷纷坐着划子上了岸。

“一定是那吊桥坏了。”我想，“不然，从吊桥上走过去多么方便呵！”

于是我也就随着接客的坐了一只小船上了岸，到一家码头边的旅馆里去住。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吃了一点东西，我又从旅馆里走了出来，想去望一望厦门的街市。

走出旅馆门口，我忽然看见太古码头上的人拥挤得很厉害，吊桥已经放下了，行李和货件纷纷由船上担了下来。原来吊桥并没有坏。

但是为什么不在船到的时候放下来呢？我猜想不出来。我很想问问这原因，可是没有一个熟人，又听不懂厦门话。

王鲁彦（1901—1944）

原名王衡，浙江镇海人。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乡土小说家。20年代初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创作时遂用笔名“鲁彦”，以表达对鲁迅的仰慕之情。一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约30种，以短篇小说及散文闻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等。30年代写有长篇小说《野火》、《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河边》等。

第二天，我跟着行李的担子到了往集美去的汽船码头。那只汽船很小，和划子一样大——甚至可以说比划子还小。这时的潮水也很大。但汽船却没有停靠到岸边来。它只是停在离岸一二丈远的地方。我想不出这原因，只得跟着大家下了一只划子，渡到汽船边去。

在汽船上，我注意地望着海港，看见大小的轮船非常地多，但都停泊在海港的中间，或离岸不远的地方。只有太古公司是特别的。

“听说厦门是一个有名的都市，厦门人有钱的很多，为什么不造码头呢？”我想，心里觉得很奇怪。“由轮船上下都须坐划子，不是很便利吗？”

我觉得厦门人仿佛是不大聪明的，在这一件事情上。

但是过了几天，我的这种感觉却被我的朋友推翻了，我开始相信起厦门人的智慧和力量来。

原来厦门有三大姓，人最多势力也最大。那三姓是姓陈的，姓吴的和姓纪的。纪姓人世代靠弄划子过日子。自从有了轮船汽船，他们的生活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甘心，因此集合起来，不许轮船公司造码头，不许轮船靠岸。太古公司虽然是外国人办的，而且单独地造好了码头，他们也不怕。据说这中间曾经起了许多纠纷，但最后还是穷人们得了胜利，只许码头上的吊桥在轮船停泊二小时后才放下来。

“不准靠岸”，每个弄划子的人都对轮船有着这样的念头。

二、中国首富的区域

到了厦门不久，我忽然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住在鼓浪屿。于是我急忙坐船到那里去。鼓浪屿真是一个奇异的岛屿，它很小，费了一个钟头，就可在它的周围绕上一个圈子。这里有很光滑的清洁的幽静的马路，但马路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车子。这里的房子几乎全是高大的美丽的洋房。

“你看这一间屋子，一定以为是很穷的人住着的吧？”我的朋友忽然指着一间小小的破屋对我说。“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这一类房子里的主人常常是有几万几十万财产的。”

“照你说来，这个岛屿里全是富人了。”我说。

“自然。穷人是数得清的。以面积或人口做单位，这里是全中国的首富呢！”

“有钱的人全集中在这里，可有什么原因吗？”

“因为这里太平。除了这里，全省的土匪几乎如毛地多。”

“你未免笑话了！”我说。“既然土匪那么多，只要混进来一二十个，不就不大太平了吗？”

我的朋友听了我的话，忽然沉默了。我留心观察他的面色，他的眼脸红了。我也就沉默下来，不再提起这事情。我想，大约是我的语气使他感觉到不快乐了。

过了一会，我们一道走上了日光岩。这里是鼓浪屿最高的山顶。厦门的都市和其他的岛屿全进了我们的眼帘。

“你看见这边和那边是些什么船吗？”我的朋友指着鼓浪屿的周围的海面问我说。

我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这里那里停泊着军舰，有的打着日本的旗帜，有的打着英美的旗帜。

我恍然悟到了我的朋友刚才不快活的原因了。我记起了鼓浪屿原来是租给了外国人的。

“你看见这辉煌的铜牌吗？”我的朋友这样说，当我们走过几家华丽的洋房门前的时候。

我给他提醒了。这样的铜牌我已经瞥见了许许多多，以为一定是什么誉本招牌或住宅的姓名，所以以前并没注意地去看那上面的字。

“大日本籍民……葡萄牙籍民……日斯巴尼亚籍民……”我一路走着，一路读着，我觉得我是在中国以外的地球上。

三、球大王

我初到厦门是住在一个学校里。这样可爱的学生，从来不曾遇到过。他们的身材都很高大结实，皮肤发着棕色的光，筋肉紧绽，一看见他们，便使我联想到什么报上所登的大力士的相片。

皮球是他们的生命，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已在床上听见操场上的球声了。这声音一直继续到吃早饭，上课。他们永不会感到疲乏，连课间休息也几乎变成了运动的时间。每一班都有球队，常常这一班和那一班比赛，这一个学校和那一个学校比赛。有几次我看见运动员跌得很厉害，膝盖上流着血，禁不住自己的心怦怦跳动起来，却想不到他包扎好了，又立刻进了球场，仿佛并没有什么痛苦似的。

在我们江浙人的眼光里，我敢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球大王。

除了很好的体格外，他们还有很好的德性。他们有诚挚的态度、坦白的胸怀、慷慨的心肠，——而服从，尤其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从来不会叫一个教员下不得台，或者说，他们不大会感觉到教员的缺点。

“怎么这里的学生这样好呢？”我常常想不出这原因来。

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一个有名的小学校的章程，里面载着详细的规则，有一条是：骂人的学生，罚口含石头半点钟。还有几种的犯规是坐监狱。

这时我才明白了。

四、害人的苍蝇（略）

五、可怕的老鼠（略）

六、人口兴旺（略）

七、罗马字拼音

厦门话真不易懂，跑到那里好像到了外国一样。就连用字，也有许多是我们一时不容易了解的。学校的布告常常写着拜六拜五，省去了一个“礼”字。街名常常连着一个“仔”字。从某处到某处的路由牌，写着“直透”某处。

有一次，我看见街上有一个工厂，外面写着很大的招牌，叫做某某雪文厂。我不懂得“雪文”是什么，跑到门口去一看，原来里面造的是肥皂，才记起了英文的 soap，世界语的 sapo，法文的 savon，而厦门人把肥皂是叫做 sapon 的。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厦门话古音很多。如声方面，轻唇归重唇的例如房读若旁；舌上归舌头的，彻读若铁；娘日归泥，娘读若良，人读兰。韵方面：有闭口韵，如三读 sam，今读 kim；入声带阻，如一读 it，十读 tsap，沃读 ok。

然而，我的那位老朋友虽然平日在文字学和音效学方面有特殊的修养，在厦门已经住上三四年了，他还是不大会说厦门话。

同时，厦门人学普通话，也仿佛和我们学厦门话一样的困难。虽然小学校里就教国语，到了高中甚至大学的学生还不大会说普通话。他们写起文章来常常会把“渐”写作“暂”，把“暂”写作“渐”，而“有”字尤其容易弄错。

但是有一天我却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异象。我看见许多男女老幼从一家教堂出来，各人都挟了一二本书。这自然是“圣经”这类的书了。

“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认得字吗？”我实在不相信；他们中间明明是有许多太年轻的人或工人似的模样的。

一次，我在一家商店里买东西，瞥见了柜台上一张明信片。那上面全是横行的罗马字，看过去不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怎么，你懂得罗马字拼音吗？”

“是的。我们这里不会写中国字的，就学这个。”

“谁教你们的呢？”

“在教会里学的。”

“不是北平几个弄注音字母的那几个人发明的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已经行了很久了。教会里的书全是用罗马字拼本地音的。”

我明白了。我记起了鼓浪屿有一家专门卖“圣经”的书店，便到那里去翻看，果然发现了全用罗马字拼厦门音的《新旧约全书》以及各种书籍，而且还有字典。据说是教会里的外国人所发明的。

八、永久的春天

我爱厦门，因为在这里的春天是永久的。

没有到厦门以前，我以为厦门的夏天一定热得厉害。但到了夏天，却觉得比上海的夏天还凉爽。

“上海的冬天冷得厉害吧？我们这里的人都怕到上海去哩！”

这话正和我到厦门去以前的心理是成为对比的。

没有离开过厦门的人，从来不曾见过雪。厦门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四十五度^①。草木是常青的。花的季节都提早了。离开繁盛的街道，随地可以看见高大的奇特的榕树，连茅厕旁都种满了繁密的龙眼树的。农人们一年播两次秧，还可以很从容地种植菜蔬。我们江浙人种的不到一尺的大蒜，在厦门却长得和芦苇差不多。岛上的山石大多是花岗岩。山峦重叠地起伏着。海涌着，睡着，呼号着，低吟着。晴朗的黄昏，坐着一只小舟，任它顺流荡去，默默地凝神在美丽的晚霞上，忘却了人间苦。狂风怒鸣的时候，张着帆，倾侧着小舟，让波浪汨汨地敲击着船边，让浪花飞溅在身上，引出内心的生的力来。黑暗的夜里，默数着对岸的星火，静静地前进着，仿佛驶向天空似的。

这一切都告诉了我，春天在这里是永久的。

编者注：

① 此处“四十五度”指的是华氏度，相当于7℃。

艾芜因不满教育制度和包办婚姻而离家南行，漂泊到了缅甸，担任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1931年冬天，他被缅甸的英殖民统治者押送回国，驱逐到厦门，于是在这里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他那短短的描述中，流露着鼓浪屿“静寂和清雅的南国风味”。

鼓浪屿

艾 芜

在厦门，住在一家临着港湾的旅馆内。寂寞时，打开窗子遥望，鼓浪屿的洋式建筑和坡头绿荫，便像谁在使用绘画那样手法似的，在对面的水上分明地展画出来，表露着一种诱人心目的风姿。窗下时常摇橹的声响，只要伸头出去，就可以看见一船一船的阔男女，穿着华丽的衣衫，花朵一样地点缀在港湾的水上。他们不是从厦门到鼓浪屿去，便是由鼓浪屿到厦门来玩的。

只要到鼓浪屿去游玩一遭，便觉得那里实在太宜于阔人住了。依着海岸或是爬到坡上去的马路，都有着静寂和清雅的南国风味。一些带着白色窗幔的别墅窗眼，则从绿树枝叶的稀疏处，悄悄地窥着缓步而行的游人。车马的喧嚣，市声的繁噪，简直是没有的。大约整日可以听见海风徐徐踱过林间，和早晚在街头的学童的欢笑吧。

去玩的时候，打算顺便兑换一两张从南洋带回来的外国纸币，因为我推想汇丰这一类的银行，总在鼓浪屿的租界里面的。但寻来寻去，只找到了中国人开的银行，而汇丰之类的外国金融机关，相反却是设在比较鼓浪屿为不甚安全的厦门市上。这样看来，的的确确需要安全的，倒是中国人自己的。先前由南洋回来，搭乘华侨的轮船，看见泊厦门时，竖起了大不列颠的旗帜，心里颇以为怪，等到游了鼓浪屿，瞥见了一眼古老的中国后，责备别人的念头，也就全然消失了。

艾 芜 (1904—1992)

原名汤道耕，曾用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四川省新都清流镇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国之夜》、《夜景》，中篇小说《春天》、《落花时节》，长篇小说《山野》、《百炼成钢》，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

只是这样想着：“老中国呵，满心依恋着你的，大概目前单是那些赤了足的爱儿吧。”天下的事物，原来有人喜欢的都是好的，好的却不一定使人人喜欢。你说是吗？



▲ 精心装饰的别墅窗台

1918年11月，叶鼎洛到厦门的福建印书馆任编辑。他对当时厦门的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感受，创作了小说《阿巧》和散文《他乡人语》、《鼓浪屿》等。这篇写于20世纪初的《鼓浪屿》，在平实细腻的叙事里，将那个时代的鼓浪屿景色与世情，“像地图似的平铺”在读者眼前，尤其是那码头上戴墨晶眼镜的美女、日本风味的店铺、美丽围墙中伸出的大树、曲径通幽的石级、温热阳光下的洋房。这是一篇特别真实、特别有味道的鼓浪屿美文。

鼓浪屿

叶鼎洛

昨晚又失眠，要是没有这南国的美丽的日子，实在没有离开床铺的勇气。起来的时候固然已经九点多钟，总算比平日早多了。可是思路的混乱，后脑的疼痛，诚使我痛惜这温和的晴日又将断送神经衰弱的恶病之中。在丧父之后刚由家乡赶到厦门来的林革尘君，问我“要不要到鼓浪屿去？”这个在南海角上负有盛名的鼓浪屿，我到此地来了近二十天还没有去拜访过它，所以林君的这句话颇使我提了一提精神，我高兴地答应说“去”。

说到鼓浪屿，十几年前在小学校里上地理课的时候，我已经和它相识了。从上海动身之时，有曾经到过厦门的朋友也特意将它介绍给我的。既然称做鼓浪屿，它这地方当然不消说位于海水中央，而且必须用船摆渡过去，所以我们穿过几条崎岖的街道，去到一个摆渡口（可笑我到今天还不知道这渡口的名字）。能够起早身的人诚然是有福气的，天天不到十二点钟不起身的我，一年到头恐怕看不满一个礼拜的朝景。（曾经有一位女太太责备我的睡早觉，她说我晚上睡不着的缘故实在因为不起早，然而你们这些健康的太太们，

叶鼎洛（1897—1958）

——
台湾作家，江苏江阴人。20年代末至30年代，出版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小说。青年时在上海学过美术，1925年前后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图画。后来到辽宁办画报，一度在开封教书，不久后失业，生活得十分凄苦。抗战开始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也未见有任何作品发表。主要著作有《前梦》、《男友》、《双影》、《未亡人》、《他乡人语》等。

哪里知道我这精神上有着病的男子的苦痛呢，我是非常之羡慕起早身的人的，不过我终于不能起早罢了。）虽然那时候已经是午前的光景，但朝雾像还流连在海水上面，太阳照遍了各个山头，晴爽的空气由鼻管中通入我的肺腑，正像有一种酸素杀尽了我躯体中无数颓唐的毒菌。

那码头不像别处一样用石头做成，却是一排木板直向海水中伸出。无数涂以彩油的划子似乎是我幼时的玩具，攒聚在码头旁边，趁着水势互相倾轧。每只划子上的船夫打扮得适如人的样子，正在用大声招揽生意。当我们抬着眼睛笔直走去，有如不须船只而可以凌波过海的时候，便有一条酱色的胳膊拦住了去路，我们就上了他的船。

说起坐摆渡船的事情，从小到如今我总算坐过七处的摆渡船了。第一次是我和妈妈在乡下收租的时候，为的要去看望姑母的病，在一处叫做董家渡的地方坐了摆渡船。那是一片宽阔的湖水包围在丛杂的芦苇之中，方头的摆渡船恰像一具没有盖头的棺材。可是在水上行去却好生平稳。当时我坐在上面，望见那几条港汊，就想起了水浒传中梁山泊的芦花荡。第二次坐摆渡船是在长沙南门外的曹家渡。因为那时常常请了假过湘江去游岳麓山，也有几次和赵景深等一班酸味相投的朋友买了一些五茄皮和臭牛肉，把那月明之夜在碧琉璃似的湘江的水面上度过去的。第三次是从岳州坐船到洞庭湖中的君山上去看潇湘妃子的墓，在那似乎隔绝尘俗的地方，曾经看见了千竿瘦竹的影子横卧在夕阳光中的景象，也饿了一天肚皮。第四次是被湖南的学生驱逐出境时，和田汉、刘大杰一起从汉口坐船到武昌的黄鹤楼去，适逢秋雨大降，醉后的我曾在黄鹤楼的山脚下跌了一跤。第五次，是在吉林城外的松花江上，那里是出木材的地方，渡船用整段的木头挖空了心做成，真像八仙过海时做的独木舟。晚上的松花江实在能够引起一些游子的思乡之情，在凄凉的黄昏的江面上我听到悲凉的胡笳声，正当感伤的时候，所以我暗中也流过一些眼泪。其时同坐的有北国诗人沈梦九，还有老同学陆毅、许绍衡二君，现在想起来真是前尘如梦了。至于第六次，是误乘野鸡轮船，在黄浦江中被渡船上的人大敲竹杠，宛如及时雨宋公明碰着了船火儿张横，有欲喊“皇天救命则个”之势。

这次总算是第七次了。划子把我们载到海的那边去，虽然的确是

过海，可是十几分钟之后便荡到了对面的码头，此海之宽阔也是可想而知的。福建印书馆的经理陈涤虑曾以庄重的态度对我说过，这鼓浪屿是从南洋发了财回来的资本家的巢窟。因为想免去贼盗的打搅，才把他们的府第安放在四面不着边际的岛上，所以远远地望去时，便看得出这一座大自然的点缀品，已经给聪明的人类加以许多雕凿的功夫了。从前我们家里厅堂上有一盆摆饰，是把许多瓦烧的楼台亭阁放在一块假山上，又种了一些虎耳草、扁柏、罗汉松之类，我眼望着这有红房子绿树林的鼓浪屿，也正是那种神气，如其我敢说那上面的人类和烧瓦的人形无异，那么这包围在四面的透明的空气，也正是一个玻璃的罩匣了。

住有钱人的地方究属有点两样，这里的码头既然已经用了长条的麻石做成，而且麻石也没有一点破碎。更有像在我的面前跳出黑漆也似一团东西来的，当我的左脚踏上码头时，只见一个黑色的女子迎面而立，其势也像是正要乘船。这位女士全身穿黑，帽子的原料似乎也是黑蚕吐出来的丝。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色虽然黑而能放出宝光，物品的高贵也可以想见。仅是半个面孔露出在帽沿底下，而鼻梁上好像还有墨晶眼镜，底下的黑丝袜和黑漆皮鞋是不用提了。她的面貌究属美丽与否虽然不得而知，但墨晶眼镜的后面想来决不至于是瞎眼，所以我是把她当做美人来看的。到厦门来了二十天，还没有在街上看见一个美人，我本来暗暗奇怪这尚可以算做山明水秀的地方何以缺少好看的女子，疑心怕是咸质的海风吹黑了她们的皮肤，看见这黑色的美人，我这空虚的心里总算被泼上一点墨了。小时候看了许多弹词，那里边的美女仿佛都是官家的小姐，并且一般人也总以为深闺中才有美女，只要那人家有钱有势，即丫头也一定像天仙化人，所以平常人家的好看女子也只能成为小家碧玉，而金屋才可以藏娇，那么全厦门没有一个粉面含羞的女子，而鼓浪屿的码头上却独有一位染了皂的尤物，其道理大概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了码头，向街道上走去。街道之清洁亦非厦门之齷齪可比，即两旁的店铺也收拾得十分齐整，多半还带了一些日本风味，在

那平铺的水门汀上面走着，最初的瞬间我觉得正像今年春间在大连街道上走着的一般。迎面看见一座广告牌子，在那前面有一群人看山东人变戏法似的围着看，原来一个学生正在以义愤的神气露出在众人头上演讲。这些有志之士一定又是为了国家大事在唤醒许多愚夫愚妇的灵魂。林君于是告诉我说今天又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然则当这应该砍了指头去写血书的时候，我们反把这里当做太平世界来及时行乐，岂不是不应该到可以悔过游街的事情吗？我的心里不禁有了点麻木的惭愧，但是另外一条街道，却已经横在我们的旁边。

这条街道转弯过去渐次向上进展，与道路平行而同时进展的是美丽的围墙，围墙中不时伸出蓊郁的大树，更杂有红色的鲜花。怕也是什么重要的地方吧？竟有两位戴红色高帽子的土耳其人在那里走着巡逻的步武，手中却还擎着雪亮的短枪，其威势并不亚于要塞重地。可是并不妨害我们的前进。道旁忽有石级。爬上石级看时却是一座庙。庙的结构也和许多的庙一样，不过盖造得有点富贵气罢了。走出庙的侧门，只见刻着“天下第一洞”的一块巨石耸在面前，高有数丈，光滑不生寸草，好像是用机器把它抬到这里来的。所谓“天下第一洞”就在这一块石头的底下，而洞的形状则实在不像洞，然而石上还分明刻着“古避暑地”几个字。里面有一副石枱石凳，古时避暑的人大概是整个夏天坐在这里吃茶的。在此洞中走不上数武，又早走到光天旭目之下。蓝色的大海就横在面前，也可以说在脚底下，复行数武，见旁边有曲径似乎可以通幽。曲径仍然是石级，而石级上又涂着水门汀。由此更上一层，四面的巨石比那刻有“天下第一洞”的巨石更为光滑，看来已经被万年的风雨，以及万人的脚底磨光了。绕过这光滑的巨石，见一座铁桥架在两面石壁之间。铁桥的组织犹如小学校里的豆学木工，踏脚的凳子是漏空的铁条，胆小的人爬上去一定像爬上秋千架。可是我们并不胆小，步步高升地爬上去，终而至于爬到石巅。巅的面积仅如桌面大，矮矮的石凳围在铁栏的中间。石凳可以坐人，铁栏大概是恐防人们坠落下去的。我们就放心地在此小坐，厦门的形势，鼓浪屿的景色，已经像地图似的扁平地平铺在底下了。我于是看见许多有钱人的洋房。那洋房他们一定都造得十分坚壮，但从高处看来却有点近

乎蜂房。想起来，人类的营居也何尝异于蜜蜂的生活，不也是雌的在家里生男育女，雄的出去采了花回来酿蜜吗？然蜂蜜尚有点甜味，有时还可以入药，人类的蜜呢？说到这里，恐怕又要使多感的诗人伤心了！

在此山巅坐了一时，温热的日光使我的精神慵懒，大有不愿下山，即饿死也宁可在此过了一世之势。然而林君做着手势叫我去。于是复由铁桥的漏空的铁条上爬下，乃看见左边有城垛似的墙头，其白色，很像城隍庙里的酆都城，只少目莲的母亲立在城垛上。我说：“像城呢！”林君极力分辨说“不是”，于是穿过一个普通形状之门。只见这种墙头还有许多蜿蜒地向远处展出，并出没于层层山石之间，这倒又似乎是小小的万里长城。想起了长城，我忽然想抽一支香烟，又忽然想唱一出“南关”。可是林君已用独断的神气先自走往下面去了。我跟着他重新拾级而下，乃忽逢平坦之地，其间植有苗条的树木，复有纸扎起来似的亭子，仿佛是画在月份牌上的神奇。旁边山石上复刻着许多笔力劲道的字，底下题的名字都是想流芳百世的。行至此，被许多人嫉妒的资本家的房舍乃一一呈现于目前，而不知人间有甘苦之分的顽石仍蹲峙于我们背后。这时我恍惚感到此地我曾经来过，想了一想，乃知道这地方大概就是那白眼诗人在此地唱了“海角诗人”电影戏的。

时已行于平阳大道之上，大道用水门汀做成，这一定不至于损坏了资本家的鞋底，大势看来很可以通汽车，但是连黄包车也没有。许多枝干上生着胡须的大树立在道旁了。有钱人的房舍齐齐地排列两边，其结构虽各有不同，然大致都是中国化的西式房子，所以每每别墅式建筑的洋门上雕出“富贵寿考”等吉利文字，而露台上又挂着西瓜似的大门灯。听说南洋的华侨平时都穿西装，每年到了元旦却总峨冠博带地穿起中国衣服，除了放爆竹之外，还要不绝地唱肥喏，我中华民国的伟大国民性，于此可见一斑了。

复少顷，由那光滑的大道转弯之时，我们便已到了海滨。海滨的景色自然另有一种神奇，但其神奇也和许多海边的神奇相通，

那些陕西或者新疆人活着以一生没有看见过海景为憾，但我对于这些却不能发生兴味，勉强要把它写出来，也仍然不免要落一般小说家之俗套，那就是所谓“蔚蓝的海水躺在天盖底下，层层波浪拍着沙滩”等等乏味的句子而已。然而海景虽然这样平常，岸上一棵大树底下却有一位警察在吃着甘蔗。这里警察的服装似乎比我们中国什么地方的都好，裤管既没有扎起来，上身束着皮带的衣服也不像马褂一样，并且擦得雪亮的快枪夹在手臂缝里，正是韦驮菩萨捧着降魔杵的姿势。我看见了这位吃甘蔗的警察，才深深地感觉到做亡国奴到底还不如做“次殖民地”的人民舒服，而唯其因为在这“次殖民地”的国家中当警察，才有资格来吃甘蔗，那些立在上海日升楼前的红头阿三是连嗑瓜子的福分也没有的。

仅仅走了这么些的地方，仿佛已经走了半个鼓浪屿。早上没有吃早饭，再加爬了一会石级和铁桥，我的额角上已经淌出饿的虚汗来了。最要紧的是想解一解渴。所以我们在一副小担子上各吃了一串仙茶果之后，终之又在水果摊上吃了一瓶莎水。水果摊的对面是民生日报馆。我的意思想赶紧回到厦门去吃饭，但林君却要到报馆里去找朋友，或者也会留饭吧？此便是我愿意跟林君进去的意思。

我来厦门后，看见所有的报馆都在杂货店的隔壁，一开间的门面，里面堆着纸条木屑，又仿佛正是南货店。所出的报纸自然都不大，即使用来包皮鞋恐怕还要另外用线扎。这固然不是报馆里节省经费，大原因也就在厦门的地方小，但这鼓浪屿的民生日报馆的门面却似乎大了一些了。祠堂似的厅上正有些人在办公，而编辑室的宿舍却在楼上。当我恭敬地走到楼上时，便看见四个照相挂在墙壁上。三位有胡子的是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①和达尔文。还有一位年纪颇轻，戴着皮帽子，穿着中国人的马褂似的衣服的是卢梭。还有一位却很有点面目生疏。

在编辑先生的房中坐了半天，便又在楼梯旁边的饭堂中吃了饭，于是便到了重新去坐摆渡船的时候。

时已午后两点钟，我们的渡船靠近厦门的木板码头时，艳丽的骄阳正射在沿海一带的房子上，其后是蓝色的长天，后亘以青色的远山。岸上人语嗡嗡，令人生慵懒的感觉。南国的风光纵是这样佳丽，而于

我这有病之人亦无所裨益！当这十一月底的时节，北方固然应该下雪，即上海亦必奇冷不堪，而这南海之滨的天气却如暮春一样，我深羨此地人的生活的幸福，同时也才知道我国疆域之绵广。然而也正因为生活的幸福和疆域绵广之故，我们才有了近日的时势吧？个人的寿命虽短，而人类的运命方长，欲知后事如何，端赖各人努力！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和我这个白痴似的病夫一样，而我自己也愿意和各方面发生一点儿爱的感情，再不要写出这种心如死灰，有气无力的东西来！十七年的“十二月九日”呀！我在此与你告别！

编者注：

- ① 克鲁泡特金，全名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 鼓浪屿的小巷

刘白羽曾多次到厦门采访体验，写下了《万炮轰金门》、《闽行纪事》等报告文学和散文集。本文选自《刘白羽文集》，作者从一株两寸多长的红珊瑚想起自己两年前的在鼓浪屿海滩上享受热带风情时的情景，由一枝从鼓浪屿带回北方的红珊瑚上，感受到了大海的品性与神魄。

我的海

刘白羽

深夜，北风怒号，从我家高楼上听来，宛如大海狂涛在奔腾呼啸。

我爱海，每一次，我依依不舍离开大海时，都深以不能带一朵浪花、一滴海水回来而引为莫大憾事。因此，我常常梦见海，海是那样蔚蓝，镜面般的海水上漾出静静的波澜，于是我更加苦恋着大海了。

今天早晨，东方曙光是紫蒙蒙、红艳艳的，而后升起一轮红日，明亮的阳光透过窗玻璃落在我的书柜上，我的眼睛一下闪亮了。啊，那不是我的海吗？

那是一枝细小精巧的红珊瑚。在阳光闪耀之下，这一株不过两寸多长的珊瑚，忽然红得发光、耀眼、灼亮。于是在密封的玻璃罩里浸泡着珊瑚的海水忽然荡漾起来了。我仿佛看到墨蓝色大海底层，海的暗流在那儿打着漩涡，红珊瑚就在礁岩上，像一丛丛随水飘荡的海藻。稠密的热带鱼群，在幽暗的海底阳光中，有如千千万万点小火花，在珊瑚林里，悠悠飘渺地游着。我望着我书柜里的小珊瑚，我陷入了梦幻的深思。在晶莹海水中，那枝红珊瑚，恍惚之间变成一个女神；她袅娜多姿，神情飘逸，随着她在海中的曼舞，像从遥远的远方隐约传来委婉动听的铃声、鼓声、歌声，由远而近，忽高忽低，春水一样充满柔情，饱含蜜意。我再仔细看，那海神不见了，还是一束小珊瑚，原来造成梦幻的阳光从书柜

刘白羽（1916—2005）

北京通州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顾问，《人民文学》主编等职。1950年因参加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编摄而获斯大林文学奖。著有文学作品50余部，在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上皆有实绩，多部作品被译成英、俄、德、缅甸等语种。其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战士的豪迈，洋溢着火热的激情，抒情浓烈。散文《长江三峡》、《日出》等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学、大学教材。

玻璃上移开了。

刚才像是随流飘荡的海藻，一下恢复为原来的固体。不过，这一丛小珊瑚长得确实像在清风中摇曳的树枝，在一根根红色枝桠上结着像小米粒那样的白点。这些细小的白点，使我想起细雪，想起雪地上最早绽放的一层小小的冰凌花……这细小的红珊瑚仿佛对我说：“我不是你的海吗？你怎么又想到原野上去了？”

我答道：“是的，你是我的海，深情的海。”

太阳光影做完一件神奇奥变的工作，而悄悄从书柜上移射到我的身上、脸上，我觉得温暖、灼热。

正是这种温热的感觉使我又回到亚热带的南方，是的，那是在鼓浪屿。前年我曾在那儿的海滩上静坐了两个小时，享受着海、阳光、花卉凝成的色彩绚烂的热带风情。我这北国的游人多么想带一点回来永远欣赏呀！在鼓浪屿曲曲街巷里我极其偶然发现了这红珊瑚。我在街头徘徊三匝，终于走进这家店铺，买了密封在玻璃罩内用海水浸泡的红珊瑚，我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关于这红珊瑚的来历，当地人告诉我来自东山岛。东山岛我没有去过，从地图上看在福建与广东接壤的地方，在东山内澳外面，突出于南海上的一个半岛。从我们居住的北方来计量，那实在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了。但自从得到这枝红珊瑚后，对我来说那儿又是一个神秘美丽的地方了。那大海之子呀，他们凭着怎样的勇敢与智慧，从海底采撷，装置在一只密闭的玻璃罩内，而将南海之一滴，连同他们的热心与豪情慷慨地施舍给旁人。现在，在阳光的闪射里，于是那大海以无比的瑰丽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儿海底长着密密森林一般的珊瑚林，这赤红的火焰奔放的生命啊，燃烧了那浪涌奔腾的大海。我觉得那儿的大海是一片红霞般的海。

是的，我分得南海之一滴，我也就带回大海的品性与神魄。它，在我的心灵里，是光明，是呐喊，是圣洁，是崇高。

1979年12月16日郭风再度登临鼓浪屿，创作了《港仔后日记》，以日记体形式，表达了自己在鼓浪屿整整10天的感受，并用“很亮”概括了鼓浪屿港仔后的风光水色。

港仔后日记

郭 风

港仔后在厦门鼓浪屿的日光岩下，为风景区和良好海浴场。

12月16日

上午二时三十分抵厦门。住鼓浪屿友人处。

就寝前，从窗前的樟树、木棉树的夜影间望到天上有个明月。有潮声自港仔后海浴场传来。这时，仿佛有些许诗情来到胸前。

郭风（1917—2010）

原名郭嘉桂，笔名苏丹、叶于浩、陈月等，回族，福建莆田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福建作家协会主席。1991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文化艺术事业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创作散文、散文诗和儿童文学，迄今已结集出版作品50多部，有童话诗集《木偶戏》、《火柴盒的火车》，童话散文集《鲜花的早晨》、《蒲公英和虹》等，以及散文集《英雄与花朵》、《小小的履印》、《搭船的鸟》、《洗澡的虎》、《山溪和海岛》等。

12月17日

晨五时起。用冷水洗盥毕，便往港仔后走去。多年未到鼓浪屿，树影迷离间，一时找不到港仔后的道路，好在前面有海潮声。循声而行，绕过二道小径，到底走到日光岩下的广场前来了。广场上，海边沙滩上，路灯颇明。因此夜气虽重，我尚能辨识出来，广场近年栽上多种棕榈科植物了，这很好。这些生长于热带、亚热带的观赏树木，高高的茎顶有孔雀翎一般的羽状复叶。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某种情调，使我欢喜。

我坐在沙滩前一只游椅上。面对海湾和天空。多年未到此地，对此地海湾和天空有些许陌生之感。由于夜气重？由于天阴，空中都是阴云？以致海天沉黑。坐了多久之后，忽

地看到凝固于天上的暗云松动了。有一颗星，一颗亮度很强的星，出现于云的窟窿间。我无端地有一个想法，以为此刻如果能够用心观察云的变化，心中将得到欢乐。

但是，看望着云，仅仅感到自己的联想或想象，一时比较活跃了。先是，我笼统地感到天上有一幅泼墨的中国山水画。其后，感到那里出现一座鹰嘴岩，一片椰子林，几辆马车。其后，那里出现一座废城，一座古堡，出现八达岭上的长城，出现古罗马一座圣殿的遗址。而且我竟然感到，那是保存完整的遗址，其上有一颗苍白的星，有欲曙的天。想象和幻觉时或相伴而来，它真是很有趣的一种内心活动。

12月18日

晨，五时起。冷沐毕，即往港仔后走去。天上有很多星。我坐在沙滩前的游椅上。忽地想到我曾作一文（发表于哪个刊物？一时竟想不起来），其中写到我对于星空的某种联想、情感。这便是：我曾感到夜空中繁多的星，如百合花、油菜花开放于天庭，等等。但在此刻，呼唤不回来此类联想了。我只单纯地感觉到，此刻所见空中的星，很亮。

凡美，总很单纯、总很简洁，或者，总以平易的方式表达其存在的么？

（如果有朝一日，我写成一文——不是日记——表达此刻对于港仔后空中的星的感觉，那么用“很亮”二字，传神了，足够了！）

天上出现曙色时，我看到广场上的散尾葵、华盛顿棕榈、桃榔，等等，诸种热带、亚热带树木，在风中摇动。此刻，它们像在叹息，它们像在赞美什么，一时捉摸不住。

12月19日

晨，五时四十分始到港仔后（贪睡！比前二天迟到至少一刻钟），我看到东边远处有一道暗黄色的、暗红色的光的长带，长约数十丈，横于海上；余皆黝黑，不可分辨。

我注视这道光带许久，想了许久。想不出它是什么？是什么光？是哪来的光？心中有些疑惑。

我走到沙滩上散步，想起一件往事。1973年秋，我从旅居多年的闽北一个小山村回福州后不久，到鼓浪屿小住多时。一天下午，和一位友人在此沙滩上散步，走到西边快要接近一大堆礁石处，看到两棵枣椰树。友人告诉我，此种树亦称波斯枣椰，可能从北非洲或是地中海沿岸移植过来的。这使我很感动。我至今记得，那时，港仔后颇见荒凉，树木很少，这个风景区好像还在经历着忧患。我看到这两棵热带树木，各自独立于沙滩边的泥土中，有点寂寞，有点严峻，有点不易察觉的傲慢。不知怎的，它们使我欢喜。

我记得，于我不意之间，友人在此二棵树前为我拍下一张照片。

我又看到这两棵枣椰树了。多年未到此地，难得的是我对它们无陌生之感。呵，此刻，它们心中有丰富的情感？它们的性格比较沉毅了？它们有点耽于思考了？

此刻，天上已出现曙色。我看到东边与海平线相接之处，有一道柠檬色的、玫瑰红的光的长带，长约数十丈，其上、其下均为暗云的长带。这一道光带的长带，刚才在我的错觉中，误认为是出现于海面的一道光带。现在始知，它实乃日出前反射于天际的冷静的光焰，甚美。

12月20日

晨五时起。沐毕，上日光岩。何以要上日光岩来？要登高看海？看日出？有此必要？不知怎的，登上岩巅后不久，便觉心中不很充实，情意恍惚。

我凭着岩上的栏干眺望着海。有点奇怪的自我感觉：以为我与港仔后的沙滩和海湾距离远了；海对于我有点冷淡了……

我忽地想起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情感，则无论道德文章就都不足观了，美术就回到幼稚状态，道德也就式微了。”这段话，记得可能是在五十年代才记下来的，不知何故，颇为赞赏。

我想，此刻内心欠缺一种情感——或者，是否可以说，欠缺

狄德罗所称的一种情感？对此，我以为他指的是一种诚意，一种真诚的情感，因而他才说，无此情感，道德也就式微了。

下日光岩，天已微明。看见岩麓有众多的、繁茂的三角梅，花正盛开。这使我欢喜。我又漫步到港仔后，看见菽庄花园东侧，岩石、疏林后面的天空中，有一片霞彩的光焰在燃烧。

12月21日

晨，五时起。沐后至港仔后。我看见月亮西沉的情况。好像这是初次，我知道月亮有一种朴素的、平易的、温柔的品质。记得1979年春，我曾整理旅居于闽北时暗中所作的一则短文，题作《秋天的晚霞》予以发表。我尽自己力之所及，以最浓的笔墨描绘日落时西天的绚丽和热情，表达自己内心对于自然美的感知和渴望。此刻，我看到月亮十分平静地向西边的海上沉落下去。此时，天晴朗，海晴朗，四周被清光普照，十分柔和……

我有一个想法，人性的朴质的美，人的谦虚的德性，在文学作品中不易真切表达出来。自然风景中的朴素美，那种柔和中的热情，好像亦难传达。

我看见海滩前不远的海上，此刻有几条小木船，未上帆，其旁有更小的驳船。

在小小的规模中我们能看见美的本形；

在短短的尺寸里也能有完美的生命。

——Ben Jonson（1572—1637），《巨橡和百合》

看到海上几只小船，不觉念起诗来。我想到，我在前些天的日记里记下这样的感觉：当海上看不到船只时，海闲的荒漠。

12月23日

冷沐后，发现窗外有雨。我把电灯扭暗。我站在窗前，听见有海潮声自木棉树、樟树的朦胧的夜影间传来。这种潮声，听来好像每刻



▲ 港仔后浴场

都传达一种情意……

心中有一种有趣的怀念之情。怀念其实近在五六百米左右之外的海湾和沙滩，怀念曙前独立于沙滩边泥土中的两棵枣椰树。

我站在窗前，随心所欲，想来想去，想得真多。我想，海上此刻有木船么？我想，把木船喻为开放在海上的花朵，妥否？我想，海爱雨天么？我想，从港仔后空中降下的小雨，此刻落在两棵枣椰树上了；小雨滴在它们的树叶上，能弹出一支好听的歌么？

奇怪的是，我会想起毕加索的一幅画来。在 20 年代初叶，这位一生不倦追求道德美和艺术美的大师，从立体派转向新古典派期间，用不透明的水彩颜料作了一幅尺寸奇小的画，题作《海边的两个女人》（1923 年）。此幅画，描绘了海和天空、风和云以及少女的喜悦。

我想，此刻有两个少女在雨中的海滩上奔跑，像毕加索所画的……我想，如果我能够以颜色和线条、光和阴影，描绘一块礁石或一棵树；如果我能用七弦琴弹出雨的声音——想到此，我心中忽地有点儿童般的害羞，便没有再想下去了。

12 月 25 日

晨，五时起。冷沐后即往港仔后。在沙滩上散步许久，在枣椰树前的礁石上坐了很久。心中不时浮起些许离情，这颇为难受。

早饭后，离鼓浪屿。

1980 年 1 月 16 日于福州

何为也是一位多次登临鼓浪屿的作家。他从厦门的市鸟起笔，从鹭岛传说写到鼓浪屿风光、水操台的历史，花香、琴声、庭院、街巷、石寨、兵台，诗意馥郁，雄风蔽空，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历史记忆。

白鹭和日光岩

何 为

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也许三千年前，在祖国的东南海岸上，有这样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岸上漫山遍野到处栖息着美丽的白鹭。白鹭成群结队不知从何处飞来，就在这片没有人类足迹的荒土上择地而居，一个世纪又接着一个世纪繁衍下去。它们含辛茹苦从别处衔来了奇异的花果草木的种子，荒岛上就长出了嘉禾稻的幼苗，长出了艳艳的亚热带植物。岁月悠悠，天长地久，白鹭在这里绵延不绝，海岛上逐渐形成适应于生物居住的良好条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鹭岛。这就是在明洪武以前，厦门一直以鹭岛命名的由来。

何 为（1922—2011）

原名何振业，笔名晓芒、夏奈蒂等，浙江定海人。当代著名作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年从事过新闻及电影剧本编辑工作，后成为专业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顾问，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以散文诗创作著称，著有作品集《青弋江》、《闽居纪程》、《临窗集》、《北海道之旅》、《老屋梦回》、《〈孤岛〉内外》、《何为散文选》、《何为散文长廊》等。

在当地居民中间，关于白鹭的故事世代代流传已久。传说白鹭开辟了海岛以后，来自异域的凶残的蛇妖企图以暴力霸占白鹭辛勤耕耘的家园。善良的白鹭终于群起应战，经过几次激烈的生死斗争，终于把蛇妖逐出了鹭岛之外。自由战胜奴役，光明征服黑暗，古代劳动人民用幻想编织神话，给这个海岛带来一种瑰丽的传奇色彩。啊，至今还有一些人看见过白鹭的踪迹，就在古老的榕树浓荫里。白鹭细脚伶仃地插足其间兀自高昂，时或用尖尖的喙，梳栉它身上粼粼然如丝的白色羽毛，在那些惊涛拍岸的海上之夜，在老人们模糊的记忆中。

人们记忆中的往事已经远去。到了厦门不久，不料我也看见了白鹭，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当一个风

尘仆仆的远道旅客从火车下来，接待他的第一个去处往往是巨石砌成的鹭江宾馆：从大厦高楼上临窗俯瞰，大海闪闪的波光迎着朝阳或落日映入室内，那是横贯于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鹭江海峡；江边闹市，车辆和行人往来不绝的海滨大道称做鹭江道。上街去，三轮车有白鹭标记，电影院少不了以鹭江为名，飞翔在灿烂的舞台灯光下的是新排的舞剧《白鹭》。从一瓶有名的醇酒到一包最新出品的高级烟，乃至一件细小的日常生活用品，“鹭”字为记的商标货品几乎比比皆是。走过厦门的弧形街道和道旁到处设有廊檐的人行道，商店橱窗里用白鹭作装饰的不胜枚举，有时会使人产生满街白鹭之感。白鹭真是无所不在，我甚至于想说，屹立在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厦门有一种白鹭精神。

从历史上看来，厦门在历次反帝斗争中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红线贯穿了史页。远在14世纪和15世纪，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主义者先后侵入其境。随后是倭寇多处沿海骚扰，明朝名将戚继光曾经在这里抗敌御侮。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割据厦门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又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满目疮痍。好像每隔一个时期，总有一批外来的蛇妖冒险入侵，最后又终于以它们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白鹭飞过了历史的长河，栖息在热爱和平而又不惜以斗争保卫自己家园的厦门人民中间。它是坚强精神的象征，勇敢勤劳和智慧的化身。它长驻在人民心里是永远不会飞去的。

晴秋时日，南方海滨温暖有如暮春。一个下午，我们到厦门市北区以北瞻仰烈士陵园。海滨城市多巨岩大石，沿着山坡有一条坦坦荡荡的石板大道笔直向前，远远就看见一柱修长耸拔的烈士纪念碑，矗然而立。石碑上八个辉煌的金字“烈士雄风永镇海疆”衬着蓝天白云相互辉映，浩浩茫茫，直连寰宇。纪念碑的底座有三四层，层层叠叠数十级石阶，四面围着它。后面是一座庞大的圆形烈士墓，足足有三四十步才能环绕一匝，走上一圈一圈团团围起的台阶，踮起足尖来勉强能看到平坦的墓顶上有两扇小铁窗。

在这里徘徊良久，摄影留念。

厦门市街向以光洁明净著称，烈士陵园一片白石更像洗涤过一般

纤尘不染。道旁刚刚栽培的小凤凰木树苗，一棵接连一棵，矮矮小小的就那么一点点，每棵树上疏疏落落挂着嫩绿色羊齿形的小树叶，在微风里轻轻摇摆，可爱极了。当小凤凰木长大了蔚然成林的时候，陵园的大道上又是一番茏葱景象。每年五六月间是凤凰花盛开的季节，繁华覆盖着树顶，远远近近一片绯红。从远处看去，上面一层红花，中间夹一层绿叶，下面又一层红花，红绿交织，形成一幅光艳四溢的彩绘。如是直至八九月间，在那些日子，整个厦门几乎是红花满城。

陵园背后，越过交叉的铁路线，有一条意想不到的崎岖山径，隐藏在一簇簇多刺的仙人掌和野生的灌木丛中，蜿蜒直上，通向全市高处岩石重叠的地方。信步登临黑褐色的巉岩，偶一回首，只见厦门市区密集的屋顶俱在眼前，市区尽头的鹭江海峡微波闪烁，如同隔着一条银亮的白练。晚烟四起，在黄昏夕照里，鼓浪屿有如童话中一幅精致的五彩插图。远处的大海烟雾迷蒙，若隐若现漂浮着一小座空灵的山岛。岛上小巧玲珑的楼台亭阁掩映着丛丛绿树，漂漂渺渺，似乎可望不可即。有人指点给我看，鼓浪屿全岛最高的山巅就是有名的日光岩。

日光岩之游，是在第二天上午。从厦门搭渡轮到鼓浪屿只消几分钟，登了岸，走不上数十步就趑进曲曲折折迷人的小街小巷。窄窄的甬道高低起伏，依山而筑，深巷里花香浮动。合欢树细枝密叶柔柔地沿街飘拂。凤凰木成堆的树叶像绿色的层层云片，遮掩着一幢幢小楼，影影绰绰的。墙头藤萝蔓生，时或有一丛丛早开的象牙红悄然探出头来，喜滋滋地红艳照人。长巷仄径，庭院深锁，疑是无人居住，忽然随风吹来飘忽的钢琴声，钢琴诗人萧邦的《升F长调夜曲》带着春日迟暮的气息，明亮而又迷茫。芬芳的音符款款飘垂，飘垂在小巷深处，犹如花瓣落花消逝在春水里。曾经有一个时期，鼓浪屿所有的钢琴，其密度有全国之冠。这个小海岛上，没有车马之喧，纵横交错全是诗意馥郁的街巷，全是阳光、鲜花和音乐。无怪有些外宾赞不绝口，把这里视做超越瑞士的全世界最好的一处疗养地。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光岩位处海岛中心。沿山拾级而上，经过郑成功水操台的石寨门，门框厚实窄小，仅容一人通行。抚摩着岩层剥落的门框，怀古之情油然而生，停留了好一会。由此再攀登石径向上走，穿过“古避暑洞”，顿时感到寒气逼人，洞上覆盖着一块巍巍然庞大无比的巨岩，仿佛以千钧重担之势压在每一个穿行的游人头上。岩石四壁还留着当年半壁城垒的遗迹，城堞上苔痕漫漶，岩壁间枯藤牵连，这就是三百年前郑成功训练他的水师准备收复台湾的一个水操台。

我们一个一个挨次攀上一座狭长的铁梯，在洞口探身而出，顶上是一个圆形的小平台，至多只能容一二十人驻足而观。到了这里是日光岩之巅，也是我们全程的顶点。海风凌厉劈面而来，使人摇摇晃晃站不稳脚。凭着铁栏杆迎风伫立，视野与天际平陲。眼前一片红瓦接堞的屋顶，在丰满的浓绿之间，处处点缀着鹅黄色的、天蓝色的、月白色的疗养院。四顾海天澄碧，风烟俱净，大担岛和二担岛都在指顾之间，不由使人遐想三个世纪以前古代水寨的情景。据史书记载，当时郑成功统率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水师部队，经常在此指挥操练，一时巨舰滕艘，旌旗蔽空，金鼓喧天，等待着出师远征的一天指日到来，那该是如何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

从1662年2月1日郑成功收复台湾，到1962年2月1日，风风雨雨三百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这一天，日光岩的水操台石寨门边上，正在修建一座郑成功展览馆，让每一个游人都在这里温习一下历史。

我们盘山下行，在金黄色的秋天海滨流连忘返。忽然滔滔白浪从天际滚滚而来，银白闪亮的波涛推涌追逐，渐渐由远而近，越近越高，愈高愈响，宛如千军万马挟着雷鸣一般的轰然巨响奔腾骤至，一片呼啸之声直逼沙滩。浪花激溅，跳跃，喧哗，有若一种激情的召唤响彻耳边。我向着大海，凝视着万顷烟波，在辉朗的秋日晴阳下，有几艘在海岸线上往来游弋的舰艇乘风破浪驶向远方，随着舰艇向前航行，留下一条长长的闪光的波纹。我刹时间想得很远很远。

1961年12月

郑朝宗身在厦门，对鼓浪屿自有更为内在的了解。本篇文章写于1984年，以比较手法起笔，思接千载，旁征博引，以学者的笔触，抒写了洛神般的鼓浪屿之天籁与人籁。

绝代佳人鼓浪屿

郑朝宗

我国得天独厚，著名的风景区到处皆有，而且各具特色，不相雷同。即以渤海之滨的北戴河和东海之滨的厦门市来说，两者除本身的种种引人入胜的优点以外，还各拥一张无与伦比的王牌——在北戴河方面是雄伟盖世的山海关，在厦门市方面是精妙绝伦的鼓浪屿。从北戴河到山海关要坐一个多钟头的旅游车，而鼓浪屿与厦门市之间只有5分钟轮渡的距离，在这点上北戴河相形见绌了。

鼓浪屿是真正的“海上花园”，别称“海上明珠”。这“明珠”二字出自自己故内务部长谢觉哉的一首七绝。谢老坐汽艇环游鼓浪屿赋诗云：“春风一舸绕明珠，雾作钗鬟浪作趺。楼阁参差花正发，客来不复羡仙居。”诗很漂亮，但实际上只写出此岛的轮廓，而未深入它的内里，若要深入，你得在鼓浪屿省干部休养所居住一个时期。

我来厦门已将近40年了，一向对鼓浪屿的认识也很肤浅。去年4月，由于高血压作祟，百事俱废，只得来这里休养，一住7个多月，病未愈而精神却颇愉快，对鼓浪屿妙处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得多了。西洋人写小说称赞地中海上岛屿风景之美的为数不少，英国现代小说家Norman Douglas的South Wind（《南风》）是其中的一部名作，但那小岛的面貌简直无法和我们的鼓浪屿相比。香港号称大英王冠上一颗最灿烂的明珠，其实她也有缺点，便是山多平地少，而那拔

郑朝宗 (1912—1998)

——
别号海夫，福建福州人，著名学者。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8年执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49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厦大中文系主任、福建省文联副主任、厦门市文联主任。专于中西文学研究，是“钱学”的首倡者，所主编的《〈管锥编〉研究论文集》是第一本钱学研究专著。散文集有《护花小集》、《海滨感旧集》、《海夫文存》等。

地 2500 多尺的太平山峰远远看去真像女巨无霸。鼓浪屿则堪称绝代佳人，若要形容她，只有曹子建笔下的洛神可以相比。她面积很小，还不到厦门岛的 1/60，而厦岛本身纵横也都只有 20 几公里。你试想这样的小岛该像个什么？我说她像放在大海面上的一个小小的盆景。这盆景的布局十分匀称，平地虽也不多，却非陡然上升，而是徐徐向高处延伸，最高点的日光岩，大约只有七八层楼那么高，因此不太显得突兀，其两旁又各有一列小山峰作为屏障。盆景的东面是繁华地区，所有的名胜古迹、热闹市场以及漂亮的现代建筑，几乎都在这里；其西面则有如《红楼梦》里的“稻香村”，颇饶田园风味。这个盆景和江南园林里所见的有个绝大不同之点，那儿的假山全是用太湖石砌成的，模样儿千篇一律，单调得很，而这里的岩石，不论大小，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千姿百态，讨人欢喜。尤其难得的，用来点缀这盆景的不是简单的松竹，而是南国特有的奇花异木，有的连名字都说不清。

盆景而外，鼓浪屿也像一座迷宫。初来此岛的人容易自高自大，以为这弹丸之地不消几小时便可熟识它的全部路径，闭着眼睛也能随心所欲走到哪里。其实大谬不然，这区区小岛对主观主义者来说确是一剂治病良药。她有的是歧路和穷途（死巷），你如按照常规，以为方向对就一定走到某处，结果十有八九是要碰壁的。因此现代的杨朱和阮籍肯定不会喜欢这个地方，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我自己倒觉得这样更好玩，钉子碰多了也会聪明起来的。迷宫还有个意义，就是说它环境清幽，景色奇丽，令人神魂颠倒。在这点上，鼓浪屿确实压倒了我去过的许多著名游览区。就以我所居住的休养所一隅来说，其本身就是一个小迷宫。它坐落在海边，毗连菽庄花园，山上山下共有房屋二三十座，形式多样，布局错落不齐，其间多植树木花草，葱茏郁勃，充满生气。近海的两座房前有一片森林，夏天月夜在那里散步，令人想起了莎翁剧本《仲夏夜之梦》中的景色。山上有一座面对小金门的洋楼，多年无人居住，野草高可隐人，薄暮时在那里徘徊，也会使人想到狄更斯的小说《凄凉院》。特别令人心醉的是海边的那片沙滩。每天早晚我都在那里闲步，我从没见过那样洁白那样细的沙，每逢潮落的时候，一切杂物被清扫一空，踏上去就像踩着精致的毛毯。

就在这里，我研究了厦门的天容和海色，并且各写了一篇小品文。限于篇幅，我不想描写鼓浪屿的全部迷人之处，这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别人的文章已经说得够多了。但有一点不妨重提一下，就是她的音乐性，指的不仅是天籁（天风海涛之音），而特别是人籁（钢琴和小提琴之音）。这里是产生著名音乐家的地方，当你漫步到深巷里的小洋楼下面时，你往往会听到像仙乐般的熟练的琴声，那时你的魂灵儿会跟着飞往几千里的海外，飞往几十年前你曾就学过的文化名城，这难道还不够使你陶然半日的吗？

鼓浪屿诚然有优于北戴河的地方，但也有不及之处，即人工还嫌不足。北戴河给人以全新的面貌，而鼓浪屿则多少还存在一点破旧的痕迹。不错，这几年人民费了不少力量来整顿本岛，名胜古迹如日光岩、菽庄公园、郑成功纪念馆等，焕然一新，龙头街的面貌也大大改变，成为厦门市最清洁漂亮的一条街。这些都应该肯定，但如认为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请你登上日光岩向下一看，那无数大小建筑物的屋顶上都是些什么颜色？有多少年不加修理洗刷了？我相信我们不会像英国人那样保守，让伦敦市著名的建筑物几百年不加粉刷，而美其名为保护“历史色”！所以我们还要拿出更大的力气来美化这个岛屿，使其成为真正的“海上明珠”。

1984年3月10日

本文写于殷碧霞与林文庆结婚后的第二年（1909年），以英文发表在新加坡《海峡华人年刊》上，向新马一带介绍了鼓浪屿的自然人文景色，也表达了作者对才离开一年的故国家园的眷恋。

鼓浪屿

殷碧霞

鼓浪屿是个非常小的岛，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口岸。

这里气候宜人。夏日有着清爽的微风，冬天无雪，也不寒冷。对于中国的港口而言，它是极好而健康的地方。

这里的景观迷人。岛上主要有四座山，还有一些较小的山丘，其中两座因着不同的形状而得其中文名称。几乎每家每户都能看见这些山，因为它们离住家都不远。山上多石而少树，巨大的岩石覆盖了山顶和山坡。很早以前，这个岛为世人所忽略，没有房子，但中国人把它用做坟地，山上遍布离奇精巧的坟墓。

这里的住家很舒适。其中一些是中国式的，只有一层高。现在这个美丽的小岛为很多人所喜爱，也变得拥挤了，人们不得不兴建两层高的楼房。但一楼作为卧室来用是相当安全的，因为并不潮湿。60年前很少中国人想要住在那里，只有一些房屋的废墟，那是小刀会驻扎时所毁掉的。但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废墟了，它们已经被新建筑所取代。

道路非常陡和窄。岛上没有马车和汽车，但有着非常舒服和安全的轿子，轿夫都很强壮，步履稳健。每个轿子有两个杠，由两人抬着。

岛上少有强盗和小偷，甚至在黑暗处也能安全行走。道路干净整洁，维护得很好。夜晚出外散步是很愉快的，可以看到大海、附近的岛屿和远处的山脉，景色非常壮观。

这里有为男孩和女孩而设立的好学校，也有一个幼稚园

殷碧霞 (1884—1972)

——
祖籍苏州，出生于厦门鼓浪屿。1900年入福州美国教会办的英文女校，毕业后留校任教。越年返厦门就任厦门女子高等学校英文教师。1913年在厦门倡办养老院，成立厦门保良所。1921年与丈夫、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从新加坡回鼓浪屿后，被推举为厦门养老院院长和保良所所长。1937年后任新加坡南侨筹赈会妇女部主任和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会长。平生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1948年受英皇乔治六世封赐为太平局绅荣衔。

吸引了许多幼童。超过 100 个幼童，为温柔的心以最体贴的方式所照顾着。在这里的教育机构并不比福建省其他地方差，学院和学校中的学生接受中英文教育。

岛上有三个教会，每个都有自己的教堂。协和教堂一星期开放两次，以英文做礼拜，因为它的成员都住在附近，所以当教堂钟声响起的时候，整个街区的人都能听到。另外两个教堂也总是人满为患，大部分来参加教堂活动的人是学生，还有少量岛上的基督教徒。当学生假期返回在大陆的家时，这两个教堂就合并使用。

岛上的居民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人口很混杂。大部分的居民是商人，但也有一些农民住在靠海的村子里。靠近主要登陆点的商店，比起厦门岛上的商店来说是又小又破。

下午的时候，欧洲人和日本人会在岛上散步。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喜欢到海边去，那儿的景色真是很壮观。迎着凉风，看着潮水涌上岸，浪花拍打着附近的岩石，雪白的泡沫四处散开，此情此景是多么让人喜悦。我们鼓浪屿的孩子喜欢在海滩上玩：他们沿着海滩奔跑、捡起各种形状的贝壳、在沙上挖井、在柔软的沙滩上用木棍写字。看着孩子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下，这样的景色是如此让人陶醉。当他们看到汽轮或是小船经过时，总是开心地拍着小手，时常饶有兴致地看着舢板往来于厦鼓之间。

从岛中心走到任何一座山大约需要 15 分钟。站在山顶上，你就高于所有的房子，可以俯瞰全岛的美景。极目远眺，你也可以看到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岛散布在海面上。

我们过海港的时候通常乘坐一个人摇的舢板，船身是用绚丽的色彩画的，这是在中国或是海峡殖民地可以找到的最舒服和干净的舢板了。

简而言之，鼓浪屿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我的言语无法描绘在这里所见到的美丽景色，这是常人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我邀请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亲眼看看，用我们中国人的谚语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

——原载于 1909 年《海峡华人年刊》



▲ 天主教堂

本文为作者抒写鼓浪屿的佳作，笔致着力于鼓浪屿最鲜明的音乐岛特色，一路漫步，一路的琴声弦音缭绕。

鼓浪屿漫步

陈慧瑛

美丽的五月黄昏，我从海上花园——厦门乘渡轮，穿过蓝缎带似的鹭江，去拜访曾被郭老赞为“音乐名区联膺市”的音乐之岛鼓浪屿。

说她是音乐之岛，那真是名不虚传！“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不到 1.7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拥有 300 多架钢琴，至于小提琴、吉他、曼陀林等乐器，那就几乎家家必备了。岛上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小型独唱、独奏会。每逢四时佳节、花晨月夜，常有三五良朋或合家老幼携琴出游，在那风光旖旎的山隈限水畔，轻歌曼舞。在这里，无论是上了岁数的老者，还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对音乐都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和智慧。

渡轮起航了。远远望去，鼓岛的码头活像是一架打开琴盖的钢琴。这别具一格的码头建筑，把游人一下子带进了音乐的氛围。

我沿着蜿蜒如蛇的柏油小路漫步而去。柔和的夕阳映照着一扇扇开满吊钟花、素馨、三角梅的百叶窗，由凤凰木、棕榈、相思树点缀的一幢幢楼院，空气里流淌着馥郁的花香，潮声传来大海有节奏的歌唱……一切是那么恬静、幽邃。忽然从哪一处人家，飘来了李斯特《爱之梦》的乐曲声，那深情曼妙的琴声弥漫在长街深巷，叫人听了，如梦如幻，仿佛自己也化作了一段优美的旋律，随风飘逸在这琴岛的黄昏里。

远远地，透过敞开的雕窗，我看见了一位正在弹琴的小

陈慧瑛（1946—）

福建厦门人，当代著名作家。1946 年出生于新加坡，归侨。厦门市作家协会主席、厦门市文联副主席。散文集有《无名的星》、《展翅的白鹭》、《月是故乡明》、《厦门人》、《南方的曼陀林》、《一花一世界》等。散文创作的主调为华侨的乡土之思、故国之恋，长于抒情，喜于渲染。

姑娘。穿过长长的花径，我悄悄走到她身旁。哦！原来是去年在厦门市钢琴比赛中获奖的章宓妮小朋友。这位安琪儿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并为我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那天真的姿态、美妙的琴音，令人久久不忍离去。

像章宓妮那样的小音乐家，岛上可真不少。多少年来，在这音乐之岛上涌现了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我国第一个女指挥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胡周淑安，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嘉禄等，都是鼓浪屿音乐界的老一辈佼佼者了。中青年一辈的，钢琴家殷承宗、许斐星、许斐平，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男中音歌唱家殷承基，小提琴家许斐尼，等等，都是乐坛上出类拔萃的人才。此外，鼓岛上还出现了一些知名的音乐家庭，每一个音乐之家都是鼓浪屿音乐史册里有趣的一页。

鼓浪屿人把学音乐当做人生必备的艺术修养。

美好的音乐，陶冶了人的性格和灵魂，也点燃了人们的生活热情，培育了人们爱国爱家园的思想情操。有关的例子是很多的。曾为国家培养了不少钢琴人才的李嘉禄先生，1948 年去美国留学，1950 年获音乐硕士学位，美国挽留他，他却毅然回到了祖国。林俊卿先生于 1953 年出访民主德国，人们称赞他的歌声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男高音歌唱家卡鲁斯并肩比美，民主德国用重金没有挽留住他。

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2 年的春天，有一位外地少女，因三年连续高考落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从远方来到鼓浪屿打算跳海了却一生。她流着泪在观海别墅旁边的海滨徘徊……忽然，不远处传来了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乐曲，那乐曲浸透着维也纳人爱国爱乡的深挚情感。美妙动人的旋律重新点燃了这位少女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火，她停止了哭泣，慢慢走到那位不知名的小提琴手面前，诚挚地说：“我爱音乐，特地来到慕名已久的音乐岛，寻找我的归宿。没想到你的琴声拯救了我。它使我想起祖国和故乡的可爱，想起青春和生命的可贵！你看，我差点做了一件蠢事……谢谢你！”

这样的事也许是个别的、偶然的。但是，音乐在鼓浪屿的地位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鼓岛上人们举止温文尔雅，

读书成风，这不能不说是与他们的音乐素养有关。不少青少年音乐爱好者，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被贺绿汀赞为“达到专业水平”的两位少年钢琴手，去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理科大学。至于那些海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诗人、作家，他们出生在鼓浪屿，从小也受到过音乐的启迪和激励。

我在岛上继续漫行，不觉来到了美丽的海滨。远处，水天一色，有几只海鸥贴水飞翔。这时，我忽然冒出一个思想：鼓浪屿怎么会成为音乐之岛的呢？后来，在拜访了岛上一群音乐工作者以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这个弹丸小岛，宋元时称“圆沙洲”，是个杂树丛生、岩石嵯峨、渺无人烟的地方。元末明初，一批内地渔民出海途中遭遇风暴，舍舟登岸定居，荒岛始得以开发，至明代方改名为“鼓浪屿”。这里地处亚热带，四季温暖如春，更兼备山、海、岩、洞、花、木诸般神秀，历代诗家吟咏不绝。这里紧傍厦门，与台湾一水相连，富有闽南乡土气息的高甲戏、梨园戏、歌仔戏、南曲等流传岛上，在此落地生根。近百年来，不少人飘洋渡海，寄迹异邦，与国外，特别是东南亚的科学、文化、艺术交流特别频繁。凡此种种，都为鼓浪屿音乐气氛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鼓岛沦为英、美、法、日、德等国的“公共租界”，列强在岛上设立领事馆，开办银行、学校、游艺场所，长达47年之久。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了中国人民，客观上也使西方音乐渗透了进来。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音乐更加重视并大力提倡，岛上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专，都设置了音乐课程。此外，当地政府还经常拨款，派人组织独唱、独奏音乐会，开展名曲解说和欣赏等各种音乐活动。每逢寒暑假，还邀请从中央和外省市音乐院校回乡的师生，举办观摩演出，以提高鼓岛人民的音乐水平。适宜的土壤，加上阳光雨露的滋育，音乐之花自然就在这里争艳怒放了。

夜深时分，踏着月光花影，我回到渡口，听到临海而筑的琴岛舞厅里，电吉他正弹奏着柔美如水的《星星索》，一对对青年男

女在欢快地翩翩起舞……眼前的一切，令人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多好啊，鼓浪屿——漂浮在东海的一个永不泯灭的音符！中国乐坛上
一颗永放光芒的明珠！

1984 年

作者生活在鼓浪屿，这位鼓浪屿的女儿会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多少次的迷路，足以让你感受到鼓屿小路的曲径通幽，“想到现实和梦的距离”。

迷路

舒 婷

之一

连我爸都是出生在小岛上。小岛只有 1.7 平方公里。而我，就像外子说的：经常在家门口迷路。

这都是真的。

小岛色彩浓烈，由于它的玉兰树、夜来香、圣诞花、三角梅，小岛香飘四季，由于它的龙眼、番石榴、洋桃，甚至还有菠萝蜜。这些大自然的宠儿被慷慨的阳光和湿润的海风所撩拨，骚动不息，或者轰轰烈烈，或者潜移默化，在小岛上恣意东加一笔，西修一角，增增减减，让一个拳头大的地方，坠住千万游客的脚，使他们总也走不出去。

幽巷、苔迹的石壁和风格各异的小楼都是同谋。

有人告诉我，退潮时分，沿着栖霞落彩的沙滩步行，环岛一周不过个把钟头。我迷惘地摇摇头。今年春天，我带孩子从邻街的娘家回来。孩子在前面蹦蹦跳跳，我在后面信步逍遥。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跟着孩子走错了一个胡同口，结果两腿走酸了，又几次问路，七弯八折才寻到家门口。平时 7 分钟的路程用了 40 分钟。

说起来谁也不信，只有外子照例嘻戳我一指，这类事件他记录在案的不知有多少起。

有如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巴黎的凯旋门，日光岩是鼓

舒 婷（1952—）

原名龚佩瑜，祖籍福建泉州，出生于福建龙海市石码镇，在鼓浪屿长大。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 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双桅船》获中国作协第一届新诗优秀诗集奖。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等，而散文集《真水无香》则犹如一本自传背景下的“鼓浪屿方志”。

浪屿岛的坐标。早起开门，夜来掩窗，我都要和日光岩相互致意。岩顶永远密密匝匝一圈人，远远看去宛如一顶皇冠。有朋自远方来，都得带去晋见。只是岩下小路总是记不住，多少次都迷迷糊糊撞到那“此路不通”的木牌前，才讷讷然返回。因此，有人在公开报道中，揶揄我是不称职的导游。冤！其实，这也是游岛其中一味呀！

现在我已不再越墙偷摘龙眼，听到有人咳嗽便屁滚尿流地鼠窜。但邻童夏夜偷袭成功，每每和我分赃。一把把簇着绿叶的鲜果，看过过去那么清凉，多汁的夏天犹把残梦遗留在已不随风颤抖的枝条上了。你不能形容那滋味儿，只知道小摊上的果子绝不能相比。直到现在，一看到硕果累累的老树，我不由得要估量一下篱墙有多高，有没有狗，虽然岛上这些年早不许养狗了。

我儿子也出生在这小岛上。

夜阑，我一手挽着摇篮，一手在稿纸上信手涂鸦。波浪汨汨溅溅，海也在抚拍她的摇篮，直到我们全在她的怀里入睡。梦中，儿子长成一片热烈、优美的小树林，让妈妈心甘情愿一再迷路。

之二

柏油马路忽高忽低，小巷时宽时窄，且极其洁净。许有些落叶、落花、落果，毫无狼藉之状，反生野趣。

呵，小岛，我的家乡。

1972年冬至1973年春的那些日子，小岛静得有些荒凉。外地人等闲不得进入前沿这个地域。本岛从14岁到20岁的男女学生，全到遥远的山区去怀念蕉风葵雨，就这样出了几个又“寒”又“瘦”的不景气的小诗人。在渡口看那些急匆匆上下班的人，忧患很深的脸上个个了无生气，连平日笛音般的海风也肃杀荼毒起来。

渡口四株纤细的假槟榔，像站累了的老不换岗的哨兵。再过去，缆着大大小小的渔船，船尾船舷晾起用树汁染过的、褐红色的男人衣裤和红色的女人短衫。渔女们手脚特别肥厚，眉毛眼睛乌漆生光，哑着嗓子招呼孩子。船楼前的甲板上，围着一大锅白粥，每人盛上一海碗，

两片大脚丫子八字分开蹲下，大口吸溜吸溜起来。人人惬意自得，浪兀自晃晃，船兀自摇摇，锅里碗里不见漾出点粥沫来。

海岸上行人寂无，快到戒严时间，我爱在沿海一带流连，常常被跟踪，有时以为我是心碎的绝命女郎，有时怀疑我胸怀异端。

久不受刀剪之苦的相思树，无法无天，把通往海滩的小路一一封锁起来，只露出一角木牌，粗重地喝叱：军事重地！人自然望之却步。只有我那迷迷糊糊的老毛病常常带我走入禁区，又安全地迷迷糊糊走出来。因为相思树争相掩护你，沙滩绝不出卖你的足音，星散的贝壳宛如阿里巴巴的财宝。有时可以看到一只大海豚，虽已“仙逝”，矫健的身躯似乎随时优美地弹起，化为一道银亮的闪光。

更常看到的是搁浅的小船，它常常让我想起莱蒙托夫的“帆”，想到海和船的互相渴慕，想到现实和梦的距离。

那时，迷路的何止我呀。

是回家的时候了，却找不到来时路。依依不舍的相思枝频频拉住你的衣襟，紫色和蓝色的小花屡屡绊在你的脚上。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抬起头，你再不能动弹。

一座小洋楼从荒芜的花园踮起脚望着你。小铁门锈坍在地上，高大的廊柱和雕花的石栏上落满鸟粪，依稀的花角被狗尾巴草淹没了。

而，无数火焰在它玻璃破碎的排窗上燃烧，被遗弃的小楼活跃起来，光的手，在它一排排琴键上演奏，又愁惨又庄严又深邃，吸引你，逼迫你又控诉你，小楼有属于它自己的记忆。在瞬间，它把人拉近它的磁场里。

直到夕晖老去，寂然而无声，你的灵魂和——那楼。

之三

岛上有一条“旅游路”，路上行人络绎不绝，比肩继踵，各地口音混杂其中。循着这条路，先登日光岩，后奔海滨浴场。游客们总是赞叹一番日落霞飞，又光着脚丫子在沙滩上过过瘾，大

叫“海水果然是咸的！”最后把一个地摊上买来的三等贝壳几翻来覆去，啧啧不休地捧回家去。岛上有的是“鸟鸣山更幽”的去处，鲜有人知，或许因为这样，小岛才没有在旅游热里变成香蕉皮和软装汽水瓶的垃圾场。

我曾经和一位画画的男孩子在岛上，也就是在家门口，进行过一次计划外的探险。

5月，刚下过几场春雨。走在洁净的柏油路上，总觉得有些亏，不知不觉，脚就挪到有草的地方去“踏青”了！又不知不觉，离开了正道，竟绕道到升旗山背后。

突然，眼前一花，就在石墙上，小路旁，斜坡里，先是一颗两颗，接着是如纓如举，最后是成片成片的，是凌凌熠熠的虎莓。好像隔夜攒积的露珠儿，顷刻就要在阳光中化了！

别舍不得碰它。你一边走过，它一边开粉红色小花，忽儿就嘟噜出宝塔似的青果，阳光摸过就红了。转瞬，蜜汁就流在浸饱了的泥土里。

被引诱着，我们走进小林子又走了出来，越过几道坎，不知何时，虎莓们消失得干干净净。脚下是一块巨石，钢琴似的凌空伸向海天。往石头下面望，头立即晕眩起来，浪花在犬牙交错的礁石上激进万道虹霓，阳光的魔术在这里达到了造极登峰。

远远的大海看起来那样平静，温柔，蓝醉醉的一往情深。一艘豪华的大客轮懒洋洋地晃着，就要睡去。但是，水面颜色的变化，正说明危险的潜流仍然在激烈地争夺海的王位。

相思树的枝条软软地搭在肩上，邀你在花粉如雪的石头上坐下。

风不来搅扰，可以听见它在林子间轻轻叹息着走远。

忘记了时光，忘记了你为什么来又为什么去。你心中也有一片大海，絮着绒毛般暖和的阳光。潜流依然存在，在你意识深处号令一切。但你暂时不再注意它。你平静，你温柔，你也渴望一往情深。

你在思念谁？

谁在思念你！

往回走的路上，我们都不说话。他的书夹里只有几张白纸，我至今也没有写出一行有关那天的诗。

也许是那虎莓的缘故。

这是我们和小岛、阳光、波浪共守的一个秘密。

之四

在小岛上生活已有 30 来年，闲暇信步，导“远朋”之游，还常常在岛上所发现的“新大陆”组织酒会。外出三两月，想它便想得心慌、心疼、心醉。可以说，我和小岛基本形影不离，但我不敢说，小岛最美的地方我都已染足。

因为，小岛最美的地方变幻莫测；因为，一年之际，一天之际，最美的时辰在选择它的宠幸者时随心所欲。还因为，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时辰，还要有与之相谐的心境。

1970 年，我从插队的山区回来探亲。借了一架不知牌号的破照相机，茫茫然听了父亲有关光圈、焦距的指导，便携了我的小妹，满岛乱跑。我们抢拍了许多镜头，得意洋洋四处给人看，人人摇头，说那些黑糊糊的影子不知何物。还记得妹妹在那些照片中有各种叫人捧腹的怪相，就是平时腼腆的她看了也是又哭又笑的，那是我的杰作。

唯独有一张相片分外清晰，仿佛我所目睹过的那个幻影，在蒸发之前，给被它感动到极点的眼睛一个永久的凝然回眸。

我和妹妹都累了，渴了，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只想找个阴凉处歇歇。这是一个门楼，类似鼓浪屿常见的“李家村”、“张厝楼”那样，大门紧闭，两侧小门洞开。

四周静悄悄。

一只肥硕的大老鼠掠过脚下，遁到野草之中。它所扰乱的那些线条，随即又纹丝不乱地回到原来的位置。小小的喷水池里长满了杂树和蕨，地上偶然可以看见一些雕像的碎片，有时是一只丰润的手腕，有时是一块冷漠的面部。假山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土丘，凉亭锈满发黄的时光。

在这上面，是沉重的阳光之河，无限寂寞，无限精致，又无限经心地，让荒凉纤毫毕现。

庄严的主楼和优雅的小楼之间以长廊相接，白云在银栏的空隙里飘动，仿佛这里是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所有的门窗都拉上厚厚实的窗帘，更叫人遐想窗后的许多灯盏，许多微笑，许多秘密。

我在银栏边，让妹妹为我拍了一张相片。我拿了这张相片问过认识的许多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十多年来，我有意无意在岛上寻找这座迷宫，可是它整个儿从岛上消失了。

一直到今天，我还仿佛看到那晴朗的蓝天，阳光下那美丽而凄凉的花园。我清清楚楚记得两条纤瘦的影子，正傍着一株年代悠久的老石榴，那老树回光返照地开着几朵娇艳的花。

很有可能，我们后来又互相重逢，即是另一种心境的姑娘，和另一种姿容的仙境，在另一个季节里。

我们得到的，转瞬就要失去；我们失去的，正悄悄从另一条途径向我们接近。只是我们不自觉罢。



鼓浪 诗



PART 02

水上的鼓浪屿，一只彩色的楼船；
花间的鼓浪屿，永不归去的春天；
月下的鼓浪屿，在睡眠中的美人。

—蔡其矫

1927年1月下旬，蔡元培来到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期间他登上鼓浪屿，攀上日光岩，凭吊民族英雄郑成功，并于龙头山寨寨门遗址东北侧的岩石上留下诗刻。1930年12月，蔡元培将诗补记于自己的《杂记》中。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数度赴德国、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有“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之称。代表作有《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题延平故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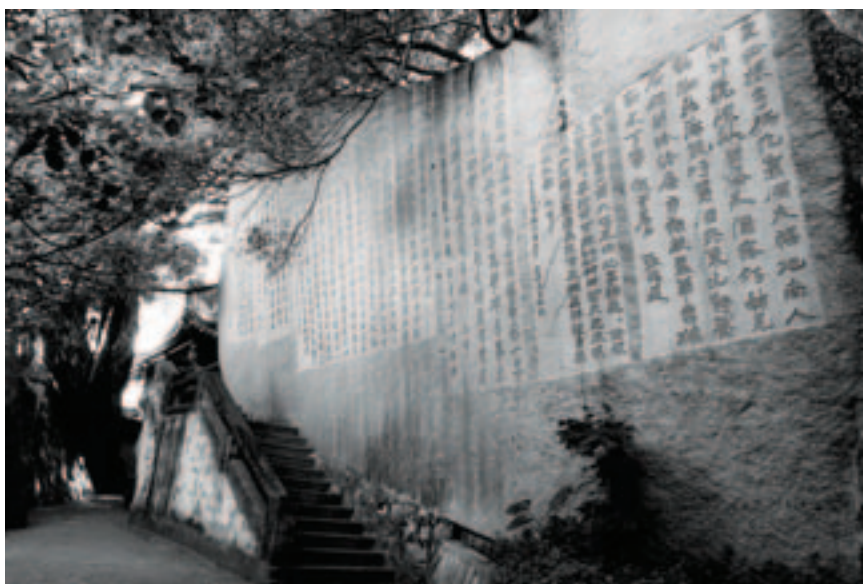
叱咤天风镇海涛，
指挥若定阵云高。
虫沙猿鹤有时尽，
正气觥觥不可淘。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来此凭吊

（据蔡元培手稿）

注释：

1982年春，林文铮同志游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见刻有此诗，故抄录寄来。



▲ 岩石上的诗刻

1962年11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来到厦门，下榻鼓浪屿。在日光岩游览时，他挥毫写下了这首七律诗，抒发登高之豪情。此间，另写有一首《访问厦门前线》诗。

郭沫若(1892—1978)

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等，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人。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曾任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蜚声海内外。文学代表作有诗集《女神》、《星空》、《天上的街市》，戏剧《屈原》、《虎符》、《南冠草》、《蔡文姬》；学术专著有《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文史论稿等》；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汇编成了《郭沫若全集》38卷。

登日光岩^①

晃崖磅礴沐天风，
屹立鹭江第一峰。^②
音乐名区^③联蜃市，
英雄故垒看朦朧。
金门锁定瓮中鳖，
铁轨飞驰海上龙。
昨日荷夷今日美，
驱除待命有先锋。

注释：

- ① 日光岩，在厦门鼓浪屿龙头山的顶峰，山上有明末郑成功屯兵遗址和训练水师的阅操台。
- ② 晃崖，即日光岩。鹭江，即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海峡，日光岩因在其侧，亦称“鹭江第一峰”。
- ③ 因鼓浪屿居民多喜音乐，人称“音乐之岛”。

苏曼殊（1884—1918）

原名戡，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生于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革新派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一生能诗擅画，早年就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作品，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在诗歌、小说、翻译等诸领域都有很大影响力，集才、情、胆识于一身，却袈裟披肩风雨一生，最后留下“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八个字离开人世。后人将其著作汇编成《曼殊全集》（5卷）。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行人遥指郑公石，
沙白松青夕照边。
极目神州余子尽，
袈裟和泪伏碑前。

编者注：

此诗也可见苏曼殊别具一格、清艳明秀之诗风。



▲ 开往鼓浪屿的船

谢觉哉（1884—1971）

字焕南，别号觉斋，湖南宁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为“延安五老”之一。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五四运动期间创办了《宁乡旬刊》，后为《湖南通俗报》、《湖南民报》、《湖南半月刊》、《红旗》等报刊的主编。代表作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集》、《谢老诗选》。

乘轮绕鼓浪屿

春风一舸载明珠^①，
雾作钗鬟浪作趺^②。
楼阁参差花正发，
客来不复羡仙居。

注释：

① 舸，大船。明珠，鼓浪屿素有“海上明珠”之誉。

② 趺，脚背，佛家盘腿端坐称为“趺坐”。

蔡廷锴（1892—1968）

字贤初，广东罗定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31年，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打响了“淞沪抗战”，粉碎了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后因被令撤离上海开往福建打内战，于是发动领导了福建事变，坚持“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依然坚持反蒋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日光岩题壁

心存只手补天工，
八闽屯兵今古同。
当年故垒依然在，
日光岩下忆英雄。

编者注：

此诗是蔡廷锴在福建事变期间游鼓浪屿时有感而作。

连 横（1878—1936）

字武公，号雅堂、剑花，祖籍福建漳州，生于台湾台南。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清初其先祖从故乡福建龙溪移居台湾省，到连横时已历七代 200 多年。自幼受祖国传统文化教育，其子连震东及孙子连战均为中国国民党高官。连横曾经一度被连家子孙以及国民党的教育宣传机器赋予“民族诗人”、“抗日大诗人”、“有节操的台湾史作者”、“富民族大义的学者”等评语。代表作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雅堂文集》等。

游鼓浪屿

依剑来寻小洞天，
延平旧迹委荒烟。
一拳顽石从空坠，
五色蛮旗^①绝海悬。
带水尚存唐版籍，
伏波^②已失汉楼船。
日光岩畔钟声急，
时有鲸鱼跋浪前。

注释：

① 五色蛮旗，指飘在鼓浪屿租界的外国旗帜。

② 伏波，东汉马援曾受封为“伏波将军”。

1928年，归侨蔡其矫曾在鼓浪屿上就读和生活过一段时间。1956年，他再次来厦并在鼓浪屿落脚，自此便成为了这里的常客。他在鼓浪屿诗情勃发，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

蔡其矫（1918—2007）

福建晋江人，当代著名诗人。8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0岁回国。曾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教师，福建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主要作品有诗集《回声集》、《涛声集》、《迎风集》、《双虹集》、《福建集》和诗选《生活的歌》、《蔡其矫选集》等。

鼓浪屿

黄金的沙滩镶着白银的波浪，
开花的绿树掩映着层层雕窗，
最高的悬岩又招来张帆的风，
水上的鼓浪屿，一只彩色的楼船。

每一座墙头全覆盖新鲜绿叶，
每一条街道都飘动醉人花香，
蝴蝶和蜜蜂成年不断地奔忙，
花间的鼓浪屿，永不归去的春天。

夜幕在天空张开透明的罗帐，
变化中的明暗好比起伏呼吸，
无数的灯火是她衣上的宝石，
月下的鼓浪屿，在睡眠中的美人。

鼓浪屿秋夜

晚 潮

我们在忽高忽低的柏油路上走。

夜多静呀！

蟋蟀仿佛就在耳边嚶鸣，

此外就只有那

像是很遥远但又非常清晰

一阵又一阵涌涛鼓浪的声音。

走向树木遮蔽的海滨，

一路全静默，

坐在堤岸上，

还是谁都不出声。

这时，想象却非常活跃，

心比海浪更沸腾，

仿佛是

无言中的心声更丰富，

幽暗中的火焰更动人。

花 香

淡青色的小花，点点如雪的小花，

把芬芳从墙里向外四溢，

温馨，素净，和平，清新，

在这金色的黄昏

你正在思念着谁？

那含蓄了一天的热情，

那积累了一天的相思，

到晚来实在按捺不住了，

你到底要把这香扑扑的心意

奉献给谁？



▲ 鼓浪屿老别墅

我举头在墙上看到你，
低头又在栏杆的阴影里发现你，
你依旧是那样：
半开半合，
欲言犹止。

琴 声

从榕树浓郁的隙缝里，
流过来梦幻般的缕缕琴声，
是从哪一个灯光明亮的窗户？
是谁在弹奏钢琴？
渗进花香的微风吹拂起来了，
紫晶色的夜色也如水波微震，
柏油路上卷起喧哗的浪涛——
那是月光下摇动的树影。

啊，琴声！你是
一叶能载人的小船吗？
听说远方某一个港湾里
波浪正在月光下舞蹈，
你就载我们前去
问它为什么这样快乐，
然后再和着你的琴声
大家跳起舞来
一直到更深夜静。

汪国真（1956— ）

—
深受当代青年喜爱的诗人，
祖籍福建厦门，生于北京。
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起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诗歌。1990年，随着《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的相继问世，诗坛出现了“汪国真年”、“汪国真热”现象，他的诗也成为广大中学生和青少年争相阅读的作品。

鼓浪屿

携着夕阳所有的恋情
步入你风姿绰约的身影
在你的怀抱里
月儿也香
琴声也亮
海浪也多情
向你走来的
都是你的恋人
离你而去的
都是你的情人
如果思念宛如秋叶
一片片落下
那么怀想定如春花
一簇簇萌生
走近你时
真怕有一天要远离你
欲厮守你时
又不愿失却了男儿豪情
你呵，你折磨我的心
一会儿如白帆般轻松
一会儿如波涛般沉重

舒 婷 (1952—)

原名龚佩瑜，祖籍福建泉州，出生于福建龙海市石码镇，在鼓浪屿长大。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双桅船》获中国作协第一届新诗优秀诗集奖。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等，而散文集《真水无香》则犹如一本自传背景下的“鼓浪屿方志”。

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是喧闹的飞瀑
披挂寂寞的石壁
最有限的营养
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
是华贵的亭伞
为野荒遮蔽风雨
越是生冷的地方
越显得放浪、美丽
不拘墙头、路旁
无论草坡、石隙
只要阳光常年有
春夏秋冬
都是你的花期
呵，抬头是你
低头是你
闭上眼睛还是你
即使身在异乡他水
只要想起
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眼光便柔和如梦
心，不知是悲是喜

丁一中（生卒年不详）

号少鹤山人，江苏丹阳人。明隆庆元年间，在泉州府任官时，酷爱欣赏山水，闽南一带多有他的题刻，是当时闽地著名的儒士。根据碑文所载，当年丁一中在汤岸温泉洗澡，觉得春融气和，于是提笔挥书创作了《温泉铭》，热情赞美了温泉带给人民的恩惠。著作有《鹤鸣集》、《海防策》。明万历元年（1573年），丁一中来到嘉禾屿（今厦门）游鼓浪屿，临日光岩，在岩壁写下“鼓浪洞天”四个大字，由此成为鼓浪屿的正式名称。

鼓浪屿石岩礼佛同谢瘖之池直夫^①（二首）

须弥藏世界，大块得浮丘。
岩际悬龙窟，寰中构蜃楼。
野人惊问客，此地只邻鸥。
归路应无路，十洲第几洲？

一水分烟峤，沙舟客共登。
崇岩参佛古，仄径蹑云层。
遂作凭虚观，因逢彼岸僧。
何能抛绂冕，长此觅三乘。

注释：

① 这两首诗见于日光岩石刻，诗后落款为“天启癸亥冬日关中南居益书”。南居益，陕西西安府渭南县人，时任福建巡抚。

明成化六年（1470年），鼓浪屿上可耕之地虽只有零星几点，却蕴藏着许多优质花岗岩，池显方曾作《前题》五言古风，笔伐岛上采石行为是“一日凿一卷，十日成一窟”。

池显方（生卒年不详）

字直夫，号玉屏子，明代同安县中左所（今厦门）人。《鹭江志》载，池显方“与蔡复一、何乔远厚，所交皆一时名士。文誉远播，性好佳山水，善古文词，其所作率飘逸空灵，不可方物。诗尤惊伊绝伦，为钟伯敬所推崇”。早年遍游武夷、秦淮、泰岱，举山川磅礴清华之气，尽缩如毫褚之中；晚年流连鹭岛山水，寻幽访胜，所至之处皆有题咏。一生著述丰富，有《晃岩集》、《玉屏集》、《南参集》、《澹远诗集》、《李杜诗选》等。

陪南思受谢简之登鼓浪屿和中丞韵（二首）

虽小亦门户，如何不一登。
新城盘曲折，古寺俯棱层。
易服瞞村老，寻香妒野僧。
渡澎诸战舰，帆展俟风乘。

残石伐将尽，惟余一古丘。
烟开生远岫，潮至乱平畴。
去岁如遭虎^①，今年再狎鸥。
全凭藩屏力，吾得卧沧州。

注释：

① 此处指曾被红夷烧屋。明天启三年（1623年），荷兰殖民者进犯厦门，鼓浪屿池直夫在日光岩所筑晃园亦被毁。

黄道周（1585—1646）

字幼玄（或幼平），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今东山县）人。明末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民族英雄，明亡后抗清，被俘殉国，是一位少见的集文人、忠臣、义士、英雄为一身的人物。徐霞客称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学问直接周孔，为今古第一”。著作甚丰，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被后人辑成《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简称《黄漳浦集》），现存诗 2000 余首。

癸未秋日家荔崖驾部招同薛晋侯张其在 许希新家中美灼卿游鼓浪屿

客中日日事招游，
鼓浪峰高禅室幽。
四面海山包一寺，
千家鸡犬出中流。
穿云采胜偏忘老，
过水寻僧恰值秋。
自是蓬瀛多妙侣，
何妨鸕鹭共沙鸥。

明末清初，鼓浪屿是抗清大本营，张煌言自然常驻于此。闲暇之余，他喜欢在这个小岛上“散发坐长林”，并留下了两首关于鼓浪屿的诗歌，另一首为《新秋鼓浪屿纳凉分得“簪”字》。

张煌言（1620—1664）

夏日过鼓浪屿饮程巧嘉将军署中

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将领、诗人、民族英雄。崇祯举人，文武双全，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在其抗击清兵的19年中，辗转千里，三渡闽江，四入长江，战功显赫。被清兵俘虏后，不为官禄引诱，誓不招降，写下了壮志凌云、慷慨激昂的《入武林》和《放歌》等诗篇。张煌言诗文著作大半散佚，今有《张苍水集》行世，内收录有《冰槎集》、《奇零草》、《北征录》等。

入林偏爱晚凉生，
灌木疏疏坠月明。
鹤梦到山原独醒，
蝉声绕树有余清。
不堪归兴逢人急，
真觉炎趋较世轻。
相对素心聊一醉，
盘飧何用五侯鲭^①！

注释：

① 五侯鲭，佳肴名，典出自《西京杂记》，汉成帝时娄护合五侯珍膳而烹。

黄日纪（1713—？）

字门庵，号荔崖，漳州龙溪人，乾隆六年（1741年）迁居厦门。博学多才，工诗能文，娴于书法，曾从沈德潜学诗。官及中翰，因居家守制，感悟世事无常，服除不复仕，隐居于厦门凤凰山，寄情泉石，经营家园，葺成榕林别墅，并以“六榕居士”自称。常邀道友游览厦门山水名胜，厦门岩寺多有其所题诗词，为当时厦门首屈一指的诗人。著有《嘉禾名胜记》、《全闽诗隽》、《荔崖诗钞》、《榕林偶咏》、《归田集》等。

癸未仲秋同莲士晋侯在美泛舟 鼓浪屿游日光岩

水面风凉暑气收，
榜人^①遥指到龙头。
终知地僻人烟静，
更觉岩高木叶秋。
屋角窗窥凌海席，
寺前门对隔江楼。
好将诗社追莲社，
黄菊花开续旧游。

注释：

① 榜人，指舟子。

俞 成（生卒年不详）

浙江临安县横潭人，寄籍顺天府昌平，清朝乾隆年间官员。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三甲进士，授工部主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任福建兴泉永道。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任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

乾隆四十五年春正月过日光岩 访瑞球长老题壁

白云护处老僧房，
黄发庞眉道益光。
说法人能同妙喜，
安禅心已得清凉。
早寻觉路三生石^①，
晚住名山一瓣香。
待我东归须过访，
高谈为洗俗尘忙^②。

注释：

① 原注：师行脚至杭州。

② 原注：余将赴台湾。

林鹤年（1847—1901）

字谦章、鼐云，号铁林，晚号怡园老人，福建安溪崇信里胪传乡（今芦田镇）人。清末著名诗人，时人将其与黄遵宪、丘逢甲并称为“晚清闽粤诗坛三大家”，为“闽中十子”之一。清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曾任国史分馆工部虞衡司、广东道员，加按察使衔。告退后，先后在龙岩的宁洋和台湾的苗栗发展垦殖业，兴办水利，创办金矿，开采樟脑，并与台湾绅士建立吟社唱和。著有《福雅堂诗抄》、《福雅堂全集》、《福雅堂东海集选订》等。

前 题

洞天鼓浪隔江寻，
旧梦沧桑思不禁。
忍向日光岩畔望，
参差楼阁暮云深。

编者注：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据台湾，林鹤年退居厦门鼓浪屿。鼓浪屿上建于1896年的怡园为林鹤年的故居。

江 煦（生卒年不详）

字仲春，号晴庵，福建漳州海澄县三都贞庵人。民国年间在厦门海关任职，是位旅游访古型的诗人。在其诗集《鹭江名胜诗抄》的序言中，王人骥写道：“吾友江子仲春性好山水，工吟诗，每逢春秋佳日，携斗酒双柑，登高远望，一邱一壑，恒低徊不忍去，间有残碑断碣、名人题咏，必录而存之，久遂衰然成帖。”代表作旅游诗集《鹭江名胜诗抄》于1926年编撰完成，1948年作为林尔嘉的《菽庄丛书》第6种付梓出版。

鼓浪洞天

石室何人作洞天，
朝曦乍上照岩前。
诗僧应许开莲社，
浴日同参米十禅。

三拂泉

从来胜地以人传，
名重江南第几泉。
自是琼浆人世有，
蓝桥枉费问神仙。

林尔嘉（1874—1951）

字叔庄，福建龙溪人，祖居台湾。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据台湾，林尔嘉举家迁往鼓浪屿。1913年，仿台北林家花园在鼓浪屿修建菽庄花园，成为遐迩闻名的游览胜地。1914年在鼓浪屿成立“菽庄吟社”，以菽庄花园为活动载体，集聚文人雅士，奉传传统节日或主人寿诞、结婚纪念日，折简高会，邀请社侣赏菊、观海、泛舟，以景点定题，限韵诗钟，相互唱和，而后结集成册印刷发行。出版了《菽庄丛书》6种、《菽庄丛刻》8种，畅传闽台及海内外。“菽庄吟社”创办长达30年之久，直到1944年才因战争所迫停办，以下8首便是“菽庄吟社”吟咏菽庄花园之景的诗作。

菽庄诸景唱和（八首）

四四曲桥

林尔嘉

微云低抹幕山苍，雨后风轻入望凉。
行过桥栏四十四，悬崖吹下草花香。

四四桥

陈培琨

四四桥阑似曲廊，左山右海却深藏。
最宜伫月开轩处，雨后风轻入望凉。

十二洞天

庄棣荫

江干云木郁青苍，雨后风轻入望凉。
十二洞天秋一色，独吟人坐万花香。

枕流石

叶佰埜

四围山色郁苍苍，雨后风轻入望凉。
芦渚飞花随水出，枕流石畔晚潮香。

谈瀛轩

苏大山

波回大海莽苍苍，雨后风轻入望凉。
俯定谈瀛轩外立，静中闻得藕花香。

千波亭

施 乾

楼台罨画海山苍，雨后风轻入望凉。
觅句桥阑闲徙倚，千波亭外浪花香。

茆 亭

庄善望

楸局消闲兴味长，不知瀛海种红桑。
茆亭客话荷深处，雨后风轻入望凉。

听潮楼

黄鸿基

观菊也曾过菽庄，听潮楼下万花黄。
一天秋意如人淡，雨后风轻入望凉。

集万安桥碑字题菽庄四十四桥

龚云环

四十四桥纪落成，梁空支海渡人行。
扶栏百丈水千尺，乐事年年长月明。

许南英（1855—1917）

祖籍广东揭阳，出生于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号蕴白、允白，又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昆含耶客、春江冷宦，台湾近代著名诗人，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父亲。1890年中进士，授官兵部主事，自请回台垦土“化番”。甲午战争期间，率众抗击日军，终因局势难挽，于1895年举家迁回大陆，先在厦门小住，后至潮汕。著有《窥园留草》1卷，诗词1098首。兼擅丹青书法，颇得王羲之神韵。

菽庄四咏

听潮楼

一辈旧人尝往返，十年豪气已除删。
倚栏顾盼兼天浪，举手招呼旧岸山。
澎湃潮声都入耳，参差黛色尽开颜。
客来莫话沧桑事，容我浮生片刻闲。

眉阁

桥下一渠添勺水，阶前万种列盆花。
绿杉落日司空屋，黄草秋风老杜家。
可有渔人寻晋魏，偶同农父话桑麻。
高吟四壁飞天籁，兀坐忘机树影斜。

芦溆

凿石成隍引海流，黄芦多处系扁舟。
青山树里新蜗屋，红蓼花时小鹭洲。
细浪频吹来有约，懒云欲出暂勾留。
头衔且署清凉士，伫看天容气已秋。

蕙香榭

穷途薄命有知音，一笑相逢证素心。
名士美人香草意，孤臣山鬼女萝吟。
与君入室言宜佩，招我归山迹可寻。
领取祖香^①清气味，自从海外到于今。

注释：

① 祖香，兰花香气，古代称兰花为香祖。

李 禧（1883—1964）

字绣伊，号小谷，福建厦门人，知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清末毕业于全闽师范学堂。1912—1938年4月任厦门竞存小学校长、厦门（思明）教育会副会长，曾为厦门市政会董事，参与市政建设。厦门沦陷时避居香港，后返鼓浪屿执教。抗战胜利后，任厦门市临时参议员、厦门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厦门市政协委员、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水操台（二首）

凤凰山下飒天风，春水朦朧泛碧空。
老马只今怜少侠，看花谁解吊英雄。
剿夷崖矗铭文古^①，飞蝠山深夜色濛。
能挽郑舟威海国，却囚金豹寇瀛东^②。

跃入龙泉一剑横^③，古津端合溢延平。
青山劫后名园出，白右滩前夜月明。
谁遣铜驼零涕泪，可怜海石咽涛声^④。
水犀军起藤牌在，却忆沙虫国姓兵。

注释：

① 台外石勒嘉靖时剿红夷勋绩。

② 《厦门志》载，相传施琅为金豹精转世，其归清后于1683年统兵入台。

③ 龙泉官前海中有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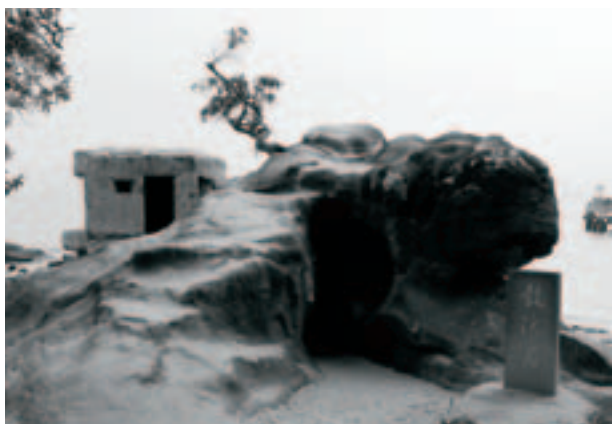
④ 海石鸣见《厦门志》。

黄寿祺（1912—1990）

字之六，号六庵，一度自号巢孙，福建霞浦县盐田人。著名的易学专家、国学家，为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者，曾任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著有《六庵诗选》、《易学群书平议》、《楚辞全译》、《周易译注》、《周易研究论文集》等专著和《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易学之门庭》等文章。

鼓浪屿干休所高亭远眺

独上危亭望远洋，
云帆片片似旗张。
岸沙浪洗秋霜洁，
山岫烟横翠黛长。
风静涛声成节奏，
波明眼力倍精详。
双双白鹭翔天际，
顿忆伊人水一方。



▲ 鼓浪石

李拓之（1914—1983）

当代作家、古典文学学者，福建福州人。少年时曾在福州创办野火文艺社，1929年在福州主编《华南日报》和《朝报》的文艺副刊，后到武汉国民政府郭沫若手下的第三厅任记事。其后又流亡到重庆，在中学任教，此间以吟咏诗词发泄悲愤，由此结识了诗人柳亚子、潘伯鹰等名士。1946年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写下了一批历史小说，有《焚书》、《变法》、《听水》、《文身》、《投暮》、《惜死》、《阳狂》、《招魂》和《摧哀》。1953年起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遗著有《李拓之选集》。

游厦门鼓浪屿

园亭小筑枕寒流，
丛绿风吹水国秋。
揽梦市声虚入榻，
负喧海气浩当楼。
闲云一往无归鸟，
高柳孤垂有去舟。
指点延平遗垒在，
至今万马看潮头。

吴作人（1908—1997）

当代著名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安徽泾县人。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先生，并参加了南国革新运动。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84年被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1986年比利时国王授予他“王冠级荣誉勋章”。出版的画册有《吴作人速写集》、《吴作人水墨画集》、《吴作人画选》等。

忆鼓浪洞天

锁江龙虎，
危崖奇兀，
涛声如怒。
帆影波光，
潮音风籁，
花间待渡。
追思往昔雄风，
故垒在，
功驱荷虏。
大地神游，
方兴事业，
感今怀古。

编者注：

吴作人多次登上鼓浪屿写生作画，此诗即是他专为鼓浪屿而作的。





鼓浪 人

PART 03

鼓浪屿人拥有一种与世无争、和平共处的心境，因为近一个世纪左邻右舍都是知根知底的世交；他们不敢过于放浪过于造次，因为到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眼睛和耳朵；他们自觉维护内心的安宁和秩序，因为一百多年来头顶上总是一直响着经久不息的教堂钟声；他们过着恬适自足的生活，既不奢华也不吝啬。

——舒婷

这篇文章是以作者的朋友、鼓浪屿的女儿林巧稚为模特儿的。林巧稚（1901—1983），现代著名医学家、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

我的同班

冰 心

冰 心（1900—1999）

原名谢婉莹，福建闽侯长乐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世纪老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和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五四时期以《斯人独憔悴》、《超人》等问题小说和《春水》等小诗开始闻名。代表作有诗集《繁星》、《春水》，小说集《超人》、《去国》，散文集《同情》、《冰心游记》、《樱花赞》、《拾穗小札》和《晚晴集》，儿童文学作品集《寄小读者》、《小桔灯》。一生笔耕不止，著作甚丰，已出版的《冰心全集》共8卷。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我们男同学不大好意思打听女同学的岁数，惟据推测，她不会比我们大到多少。但她从不打扮，梳着高高的头，穿着黯淡不入时的衣服，称呼我们的时候，总是连名带姓，以不客气的、亲热的、大姐姐的态度处之。我们也就约而同、心悦诚服地叫她大姐了。

L女士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停，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是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她的好处是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没有一般女同学的羞怯和隐藏。你可和她辩论，甚至吵架，只要你的理长，她是没有不认输的。同时，她对女同学也并不偏袒，她认为偏袒女生，就是重男轻女；女子也是人，为什么要人家特别容让呢。我们的校长有一次说她“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我们都以为这是对她最高的奖辞。她一连做了三年的班长，在我们中间，没有男女之分、党派之别，大家都在“拥护领袖”的旗帜之下，过了三年医预科的忙碌而快乐的生活。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

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午后这一堂是生理学实验。我只呆坐在桌边，看着对面的L大姐卷着袖子，低着头，按着一只死猫，在解剖神经，那刀子下得又利又快！其余的同学也都忙着，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轻轻地叫了一声，L大姐便抬起头来。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刀也放下了，说：“不是肺病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别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下了课，这消息便传遍了，同班们都来向我表示惋惜，也加以劝慰，L大姐却很实际地替我决定要转哪一个系。她说：“你转大学本科，只剩一年了，学分都不大够，恐怕还是文学系容易些。”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

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从前拿来消遣的东西，现在却当功课读了。正是“歪打正着”，我对于文学起了更大的兴趣，不但读，而且写。读写之余，在傍晚的时候，我仍常常跑到他们的实验室里去闲谈，听L大姐发号施令，商量他们毕业的事情。

大姐常常殷勤地查问我的功课，又索读我的作品。她对我的作品，总是十分叹赏，鼓励我要多读多写。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

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同学们常常留我在医院里吃饭，在他们的休息室里吸烟闲谈，也告诉我许多疑难的病症。一个研究精神病的同学，还告诉我许多关于精神病的故事。L大姐常常笑说：“×××，这都是你写作的材料，快好好地记下吧！”

抗战前一个多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大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情况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大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不过要做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做交际明星，做一切男人们恋慕的对象……”她一边说一边笑，那些太太们听了纷纷起立，哄笑着说：“L大姐，您这话就不对，您看您这一班同学，哪一个不恋慕您？来，来，我们要罚您一杯酒。”我们大家立刻鼓掌助兴。L大姐倚老卖老的话，害了她自己了！于是小孩

们捧杯，太太们斟酒，L大姐固辞不获，大家笑成一团。结果是滴酒不入的L大医生，那晚上也有些醉意了。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集会，同班们三三两两地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待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才，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1年12月25日《星期评论》重庆版第40期，署名男士，后收入《关于女人》。

悼念林巧稚大夫

冰 心

4月23日早晨，我正用着早餐，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热泪！

我知道这时在国内在海外听到这惊人的消息，而叹息、而流泪、而呜咽的，不知有多少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敬爱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她从来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感情，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

关于她的医术、医德、她的嘉言懿行，受过她的医治、她的爱护、她的培养的人都会写出一篇很全面很动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个“病人”、一个朋友，只能说出我和她的多年接触中的一些往事。就是这些往事，使得这个不平凡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闪光！

我和林大夫认识得很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肄业，那时协和医学院也刚刚成立。在协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我到协和医院去看同学时常常会看见她。我更是不断地从我的同学口中听到这可敬可爱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1935年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1937年11月，

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那时北京已经沦陷，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雅大夫。1943年我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为模特儿的，虽然我没有和她同过班，抗战时期她也没有到过后方。抗战胜利后，在我去日本之前，还到北京来看过她。我知道在沦陷的北京城里，那几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医务工作。

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爱人如己”的教义。对于劳动人民，她不但医治他们的疾苦，还周济他们的贫困。她埋头工作，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大关心的。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被日军侵占了，林大夫还是自开诊所，继续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业。我看她的时候，她已回到了胜利后的协和医院，但我觉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对时局也很悲观，我们只谈了不到半天的话，便匆匆分别了。

1951年我回到解放后的祖国，再去看林大夫时，她仿佛年轻了许多，容光焕发，举止更加活泼，谈话更加爽朗而充满了政治热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医务工作者，她觉得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如同在涸辙的枯鱼忽然被投进到阔大而自由的大海。她兴奋，她快乐，她感激，她的“得心应手”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总理的器重。她的服务范围扩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调查研究。那几年我们都很忙，虽说是“隔行如隔山”，但我们在外事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种种场合，还是时时见面。此外，我还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绍病人或请她代我的朋友认领婴儿。对我的请求，她无不欣然应诺。我介绍去的病人和领到健美的婴儿的父母，还都为林大夫的热情负责而来感谢我！

十年动乱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只听说因为她桌上摆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尽心的工作已经给



▲ 为纪念林巧稚而建造的毓园

她以充分的快乐。

1978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1979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1980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1980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这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从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反而为她感到释然……

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

1983年5月11日

本文选自民国丛书中黎锦熙的著作《国语运动史纲》第1卷，作者叙述评价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戡章的事迹与贡献。卢戡章（1854—1928），近代著名学者，生活在鼓浪屿。他发明的“切音新字”是中国的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由此拉开帷幕，厦门也由此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源地。

切音运动第一人^①

黎锦熙

凡是“运动”，都有一种简而赅的口号，现在叫做“标语”，从前讲学家谓之“宗旨”。三十多年以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就说言文一致，也不过是要用一种“切音”的工具，来代替那繁琐难写之单个儿的汉字，却没注意文体的改编。变文言为白话乃是到了第三期才提倡成功的，所以我们叫这第一期为“切音运动时期”。

黎锦熙（1890—1978）

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校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仅语言文字学方面，就有论文300多篇、专著30余部。

切音运动的动机，就在他们目击甲午（一八九四年）那一次大战败，激发了爱国的天良。大家推究其原因觉得日本的民智早开，就在人人能读书识字，便归功于他们的五十一个假名。一方面又有几位到过西洋的，不但佩服他们文字教育之容易而普及，更震惊于他们“速记术”之神速，于是乎群起而创造切音新字。

卢戡章在这个时代，要算是从事切音运动的第一人了。他字学樵，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人，住在厦门，生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十八岁，应试不售；二十一岁便往新加坡专习英文；二十五岁回厦门，帮着英国教士马约翰翻译英华字典。那时漳泉一带传基督教的西洋人，已经利用罗马字母

创行一种“话音字”，用十五音（指声母言）拼切土音土语，刊行圣经；卢氏就这种话音字，专心增改，历十余年，选定五十五个记号，制成一套罗马字式的字母（横行拼写，两音以上之词都用连号），定名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那时才是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甲午之战还未开呢。他有一篇切音新字序，就是那年作的，其中说明了他的宗旨：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著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他也曾注意到“国语统一”这个问题，序中又言：

又当以一腔为主脑，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他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总字母（韵母）并总韵脚（声母）共五十五字。厦腔只用三十六字，漳加二字，泉加七字，共四十五字；其余十字，乃属各处之总腔。这种组织，当然是很不精密的。大约他对于他的乡谈（厦腔）考究较精，故当时他所编著的新字课本，名叫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者（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本；次年，一八九三年，又刊行一种节本，名新字初阶），很能风行。只看戊戌年（一八九八年）都察院代奏文中称：“福建厦门近时用卢赣章切音新法，只须半载，便能持笔抒写其所欲言。”又称“旅闽西人亦多传其学，称为简易”，就可知道他出书后几年间，这种切音新字在社会上所收到的效果了。

卢氏把切音新字课本刊行后的第六年，就是戊戌年（一八九八年），他的同乡京官安溪林辂存（时官工部虞衡司郎中），“以字学繁难，

请用切音以便学问”，呈请都察院代奏，奏中除揄扬卢氏所创闽音字学新书外，还列举了四个创新法切音的人作比较：查创新法切音者，福建卢赣章之外，更有福建举人力捷三，江苏上海沈学，广东香港王炳耀，已故前署寒海关道蔡锡勇，各有简明字学刊行于世。其法均遵钦定康熙字典切音，参以西法，而善其变通；或以字形胜，或以音义胜，或以拼合胜。大旨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为言，无烦讲解人，人人皆能。而尤以卢赣章苦心孤诣，研究二十余年；且其生长外洋壮年回籍，故其所为切音新字捷诀，深得中西音义之正……敢请皇上飭令该省督抚、学政，传令卢赣章等，并其所著字书，咨送进京，由管学大臣选派精于字学者数员，及编译局，询问而考验之，校其短长，定为切音新字，进呈御览，察夺颁行。

这一本奏了之后，军机大臣于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②调去卢赣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

不好了！一声霹雳政变起，康梁逃，六君子死，新学新政都成了昙花一现。过了一年多，庚子（一九〇〇年）祸起；再过一年，辛丑（一九〇一年）和约成；再过一年（一九〇二年），两宫回京；再过一年（一九〇三年），俄兵占领奉天；再过一年（一九〇四年），日俄开战，朝野上下连受了这几次大刺激，心机又大动了。于是卢氏旧事重提，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特从厦门跋涉到京，恪遵七年前的谕旨，将所著切音字书向学部呈缴，听候考验，并请代奏。不料学部批云：

查该文章所著切音之书，既经恭奉谕旨，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考验等因在案；该文章自当钦遵，具禀外务部呈候核办可也。

卢氏便又遵飭改向外务部呈进。不想载在辛丑和约列为各部门之首的外务部，确定专办外交，不比它的前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乃是总理各项新政新学的衙门了，它当然还是咨行学部查严。卢氏等到次年（一九〇六年）三月，渺无消息，他又恭缮一部新书，

呈缴外务部，请换出旧书，以便进呈御览。（此进呈本名“中国切音字母”。字母改用简单点画，颇似日本片假名，与光绪十八年所定罗马字母式的大不同了。因为他戊戌后，应了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氏之聘，办理总督府学务课事三年，故对于切音新字的形式，意见大变，以为罗马字母不如汉字点画易于推行。这书中以“京音切音字”为主，未附泉漳福州广东厦门五种字母。）当时学部已把他的书咨送译学馆审定（译学馆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前身），译学馆的文典处拟了一通三千多字的长批，给批驳了。这批起首却有一段概论，到现在还可一读^③：

现今世界文字，大别为二：一为象形字，一为切音字。

除中国独用象形字外，余如国书之字头、泰西各国之字母，皆切音也。日本朝鲜虽亦沿用汉字，然日本则有假名，朝鲜则有谚文，用以补汉字之不逮，假名、谚文，亦切音字也。象形切音二法虽各有长短得失，然论其难易，二者实有霄壤之别：切音得数十笔十余笔而有余者，象形累数千字数万字而未足。而文字之难易，又与教化之广狭相为比例：识字难，则游惰不得不多；识字易，则教育自然普及。近来日本教育会屡有改良国字之议，至欲尽废汉字，专用假名或罗马字以代之，盖为此也。夫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袭既久，尚难一旦更张；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特以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故仿照国书及泰西诸国文字成例，别制切音字一种，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近日不得已之举也。又有一段，可以代表那时学部的正面主张：

今欲造中国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则宜审求“三十六字母”之本音，稍去其微妙难辨者，以为标准声母若干字；又按“四呼”（按：谓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收”（按：谓喉音、鼻音 ng、舌齿音 n、唇音 m）法，参酌古今韵书，以为标准榆木若干字。声韵既定，或仿日本片假名之例，取原字之偏旁以造新字，或竟用泰西各国通例借罗马字为之；

新字成立，乃依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为定程，通行全国；不得迁就方音，稍有出入；要使写认两易，雅俗兼宜；然后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徐谋教育之普及。

根据这个主张来审查卢氏所制切音，当然批驳了：

今查卢贛章所著中国切音字，内分“字母”、“声音”两种，总计字母一百有二，声音二十五，各按京师闽粤方音之别，而有用舍多寡之分。其所谓字母者，即韵母；其所谓声音者，即声母；其旁注之罗马字，即其所造新字之读音。其拼法，则以韵母为经，居中大写；以声母为纬，各按字母之平上去入，细书于韵母之上下左右。观其审音定位，搜讨不为不勤，用以不为不至。然以泥今忘古，狃近昧远，遂生种种之缺点。

下文便列举它的疏谬数端：一为声母不完全（因三十六字母中有十七个浊音，而它只有三个浊音，太少了）；二为韵母无人声（就是说，应该照广东入声收 k 收 t 收 p，制出三类入声韵母来）。三位写法乖谬（不应先写韵母而后声母，与古今中外通例相背驰）。于是说：“该书谬误，有此三种，自难用为定本，通行各省。”于是学部据以咨呈外务部，外务部便据以割交文童卢贛章，时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也。

这时已入国语运动第二期，王照的“官话字母”已大规模地推行于京津宁奉一带，卢氏应该和他合作，舍己之短（如乖谬的写法），就人之长，像劳乃宣就是以因利乘便而几于成功的。大他不背如此，他要和王照争霸，那年回到上海，还把他那进呈本略为增修，出了一部北京切音教科书（两辑，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在书名旁边缀上一副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这年他还在上海出了一部《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包有中国切音字母（即中国总字母）及官话，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切音字母，制字略解列表，凡八种。）后来到了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他快六十岁了，

被本省选派为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会员，次年会中把注音字母议决了，他不谓然，以为不如他自己所创的简明浅易，回去便把他的切音字母改为“国读字母”，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还出了《中国新字》（厦门闽南书局石印本）一书。那书名旁边的对联也还照旧挂着，只是“卅”字改成了“卅”字，他致力于切音运动，到此实在已有三十七年之久了。

注释：

- ① 本文节选自黎锦熙的语言学论著《国语运动史纲》第一卷第一期“第一期切音运动时期”，题目为编者所加。
- ② 附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务部的前身。当时学部未设，只有礼部；民政部也没有，只有户部：故此等新事业都交总理衙门去办——“总理衙门”是当时简称，实在名副其实也；惟其中流品甚杂，故当时名士聚宴，戏以“总理衙门”名浑蛋汤，今北平广和居尚有此菜可点。又奏稿中所谓“管学大臣”，是戊戌变法命将天下大小书院改办学堂，特设此职；所谓“编译局”，大约是指译书局，也是那时特命梁启超去办的。
- ③ 附注：此传是汪荣宝手笔，时汪任译学馆教职也。

下面两段文字节选自陈嘉庚的演说词，评述的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林文庆（1869—1957），新加坡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新加坡英皇爱德华医学院院士，星马华人金融业先驱者之一，1921年至1937年任厦门大学校长。1907年在鼓浪屿笔山购置土地建二层别墅一座，并在那里生活了16年之久。

林君文庆之为人^①

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

原名陈甲庚，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福建厦门集美人。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生前曾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师生都尊称他为“校主”。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代表作品有《南桥回忆录》等。

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林博士在南洋之事业，如数十万元之家产，与任教大公司在职主席（华商华侨两银行、联东华侨两保险、东方碳矿、联合火锯）按年酬金以万数，姑不必论，但言其才德资望，而能于数百万华侨，仅占一席，叻屿呷三州府华侨义务代议士，独膺继任，十有七年，牺牲自己利益，又重且巨。稍明社会事者，对于林君之为人，莫不深致感激。厦门大学甫经成立，乃竟以鄙人数电之恳请，毅然捐弃其“旁”（当为“庞”）大之事业，嘱托于人，牺牲其主席之酬金，让而不顾，舍身回国，从事清苦，力任艰巨，一则厦门大学关系祖国教育精神，人材消长，一则希冀华侨资本家，将来感悟，归办事业。其爱国真诚，兴学热念，尤为数百万华侨之杰出。

林文庆先生虽生长本坡，而爱国热诚，原出天性。自英京毕业后，回到本坡，立即研究中文，提倡国语，择偶祖国，屡返宗邦，此种尊崇故国之精神，实为侨生所未有。迨后竟然舍弃在洋许多事业，服务厦大，至今已十余年，其坚毅耐力，足为吾侨钦式。适闻李主席谓鄙人为教育义务牺牲，不遣资为子孙计，此语鄙人坦白承认。鄙人所以抱此见解者，盖鉴

于凡人积资不外三种用途，而视其人生观以决其趋向。一为社会牺牲，一为子孙幸福，其一则两而兼之。鄙人抱第一项主义，故对集美学校办十七年捐款四百余万元，厦大办十三年，捐款三百多万元，两条总共七百余万元，若依华人银行利息九厘计算，总计当在二千万元之上。因此款之牺牲，数年来不景气之损失，至有今日之破产。热鄙人自初时抱定牺牲之宗旨，决心不计成败，现虽赤手空拳，犹愿继续奋斗，以尽天职。

编者注：

- ① 这两段文字分别节选自陈嘉庚的演讲词《辟诬》（《南洋商报》1924年6月17日）与《对厦大提出断语——在怡和轩演讲》（《南洋商报》1935年1月5日），题目为编者所加。

本文写的是“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在鼓浪屿读中学时的生活。林语堂(1895—1976)，原名林和乐，现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鼓浪屿是林语堂的第二故乡。他13岁到厦门，在鼓浪屿寻源书院接受了4年的中学教育，后来与鼓浪屿女儿廖翠凤结婚。1926年5月至1927年2月，他在厦门大学任教和担任厦大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时，也住在鼓浪屿。

少年林语堂在鼓浪屿^①

林太乙

林太乙(1926—2003)

—

祖籍福建漳州平和县，生于北京。美国华裔作家，耶鲁大学中文教授、林语堂先生之次女，曾为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林太乙中英文造诣俱深，著有《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传记，有《金盘街》、《春雷春雨》、《明月几时有》、《好度有度》、《萧邦，你好》等小说，小说均以英文撰写，并译成其他八种文字出版。她还曾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将中国古典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英美两国出版；与黎明合编《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2003年7月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病逝。

和乐十三岁时，入寻源中学。“我的中学教育是完全浪费时间。”和乐回忆道。他读的有地理、算术、地质学、英文、中文几科。像在小学一样，他都觉得太容易、太简单了。但是在字典里查生字，却使他感到很不耐烦。有一次，查“川”字，他怎么查都查不到，后来发现，在“𠂔”部首，“𠂔”就是古“川”字。他怎么会晓得？属于“𠂔”部首的只有八个字。

“巡”字何以不属“辵（走）”部，要属“𠂔”部？基本上，为什么要有“𠂔”部？“巢”字可以属“果”部，不，“果”不是个部首；是属“田”部吗？不是，是属“木”部。这样浪费了他半个小时。查“西”部只有九个字。“要”字上面的“𠂔”根本不是“西”，何不属“女”部？何必要这么多部首？为什么没有个更简单方便的检字法？“肃”字在哪里呢？他在难检字表里找，这个字有几个笔画他都没有把握。好了，十四画。“肃”字在“聿”部！岂有此理！谁想得到？这个部首，又只有九个字，何不把这些少字的部首取消，把那些字归到别的部首去？《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真是没有道理！一定可以研究出一个比较好的检字法！

不读书的时候，和乐常到码头上去看来往石尾鼓浪屿的小轮船。船上的蒸汽引擎使他大惑不解，后来在学校看到一张活塞引擎的图，他才明白其中道理。他一看见机器便非常

喜欢，想过发明一部机器能从井里吸水，使水自动流到菜园。他觉得凡事都应该有逻辑。他遇到问题常与哥哥们辩论，哥哥们称他为辩论大王。

和乐十七岁时，以第二名毕业于寻源书院，“因为有个傻瓜比我用功，他考第一名。”最后一夕，他坐在卧室窗口，望着下面的运动场，静心冥想了许久，想把这一夜永远记在心里。这是他中学四年最后一天。他学到了什么呢？在基督教办的学校，他领受的好处当然很多。但他领悟到，在这治外法权的鼓浪屿，基督教的社会不过是个小圈子，而周围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历史。这些，学校没有教他。他自己看司马迁的《史记》，已看了一半；对苏东坡的作品，也感兴趣。世界是这么大，历史是这么长，他求知之欲是这么强，他感到与别人不同。他们好像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多，找一份事做，娶妻生子，随随便便混过一生。他的要求却很多，他要尝到世界的一切，他要明白所有的道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美？他有时因为看到一幅美景，会感动得掉眼泪。他想有机会，要游历世界，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去观察人生，再到最繁荣的都城去拜见骚人墨客，向他们提出问题，请教意见。他对于知识，真如饥者求食。他见到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书籍，便想一一翻看。他感到自己的贪婪，凡是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鼻子闻得到的，舌头可尝的，他都要试试。

编者注：

① 本文节选自林太乙的《林语堂传》第一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这里节选的是梁实秋与端木蕻良各自回忆马约翰教授的文字。马约翰（1882—1966），鼓浪屿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杰出的体育家和体育教育家，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任主席。

马约翰算我及格^①

梁实秋

梁实秋（1903—1987）

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号均默，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1915年起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读书，192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主要著作有《实秋杂文》、《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和37册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400码的成绩是96秒，人几乎晕过去，100码是19秒。其他如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倒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腻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游地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游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地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

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运动也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一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地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

编者注：

① 本文节选自梁实秋的文章《清华八年》（1923年），题目为编者所加。



▲ 鼓浪屿人民体育场

忆老师^①

端木蕻良

清华大学有一种传统“斗牛”风。在体育馆里打篮球时，不按球规，随心所欲乱抢乱压，此即所谓“斗牛”也。当时，荣高棠当然是一位有名的斗牛士。我从前好爬树，所以对体育馆的“爬杆”很感兴趣，而且，我还能爬绳索做的“软竿”，爬上去后，刷的一声，顺竿而下，落到地面，确实别有一番乐趣。其实，是一种巧劲，当然也得有足够的臂力才行。

我身体本来并不强，上体育课，马约翰老师说我体格还不错，他的话增加了我的信心，推动着我更加喜欢参加“斗牛”了。

马约翰老师总是乐观的。上体育课点名时，他口头总挂着一句：“Boy! Show off your chest!”他随时随地矫正同学们的姿势。

记得那时，以荷塘月色闻名的荷塘边，还有几位同学搭着帐篷露宿。我因在中学时经常露营，在北京住公寓时，故意在院中长期露宿，用来锻炼身体。由于做得不得法，反而得了风湿病。但马约翰老师这句话，对我很管用。所以，现在尽管我有心脏病，但每天早晚还愿做一些扩胸运动，尽力矫正姿势，使我的 round-back 不再有所发展，而且可以得到矫正。

端木蕻良 (1912—1996)

原名曹汉文、曹京平，笔名黄叶、罗旋、叶之林、曹坪等，辽宁昌图县人，满族。现代著名作家，因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而出名。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并主编了北平左联机关杂志《科学新闻》。抗战期间曾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主编过遵义的《力报社》、武汉的《大纲报》副刊和上海的《求是》杂志，曾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副部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曹雪芹》、《大地的海》和短篇小说集《憎恨》。

编者注：

① 本文节选自端木蕻良的文章《清华课堂趣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赵元任笔下的安娜（周淑安的英文名），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之一。周淑安（1894—1974），又名胡周淑安，鼓浪屿人，现代著名音乐家、中国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合唱女指挥家。

我与周淑安^①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

字宣仲、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前曾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并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的国学“四大导师”。1938年起先后在美国的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创作的歌曲主要收在《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中。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里夫（Radcli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 C. S. 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学朋友牛惠生的姐姐（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里夫校园，约走了30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依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这一定是1904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1917年5月14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Sears Scholarship）、华克研究奖学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编者注：

① 本文节选自赵元任的《赵元任生活自传》，题目为编者所加。

近代中国第一个合唱女指挥家周淑安

廖辅叔

说起上海音专老一辈的音乐家，我接触得最少的大概要算胡周淑安先生了。首先就因为她的署名。当时有著作行世的女士如谢冰心、陈衡哲等等，都没有冠以夫姓。此外，我又从萧友梅先生那里听说过，她不赞成以爱情歌曲做教材，外文的还可以，反正中国人听不出什么名堂。有一次她把一首民歌《箫》改编为四部合唱，其中有一句是“箫中吹出新时调”。但是我所看到的其他版本却是“箫中吹出相思调”。当时我就想，这位先生可真是够古板的，连相思都不能说。她给人的印象倒的确有点清教徒的味道。她虽然在美国受过教育，又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衣着却非常朴素，深暗的单色的旗袍，偶尔也只是带点暗花的图案，也不烫头发，说话是一板一眼的。说严肃的确是够严肃了，同时却也使人难以亲近。因此除了工作上的接触之外，从来不像同黄自、应尚能甚至于外籍教师那样随便聊聊天。

她在音专是声乐组主任，工作量是超额的。她教主科声乐、合唱，还教视唱练耳。看当时的《乐艺》杂志，差不多每一期都有她的创作歌曲或文章。开音乐会的时候，她还给她的学生弹伴奏。当时各系还没有配备所谓“艺术指导”。音乐会上合唱节目到了，她走到台上，指挥棒一挥，合唱队成员的精神立即振作起来，大有万窍齐号、山鸣谷应的声势，为整个音乐会生色不少。说到这里，不免要追述一段她出色的经历。

1928年，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上海也像欧美许多大城市一样，举行了一次舒伯特音乐比赛，参加比赛的是居住上海的各国侨民。这是一个小型的国际比赛。周淑安当时在上海中西女塾任教，出了一个合唱节目，结果把英、美、法、德的代表队都赛倒了，获得了头奖。评比结果一宣布，中外人士无不惊奇，并由惊奇立即转为欢呼鼓掌，因为这实在是

廖辅叔（1907—2002）

原名尚赓，笔名居甫，曾用名黎赓，广东惠州人，音乐家、翻译家、诗词学家、教育家。曾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专、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受革命元老柳亚子垂青，任其主持的“南明史编撰委员会”秘书，并参与撰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研究员、图书馆馆长。他通晓英文、德文等多国语言，译作有席勒的戏剧《阴谋与爱情》，梅雅尔的《西洋音乐发展史论纲》、《音乐与现代社会》，万斯洛夫《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瓦格纳音乐论著》，以及茨威格等人的小说。著有《中国古代音乐史》、《谈词随录》、《萧友梅传》、《惭愧的回顾》等。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新闻。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指挥意大利人梅柏器当即函约中西女塾合唱团参加他们音乐会的演出。当然，在上海举行的这样一种国际比赛并不代表国际比赛的音乐水平。但当时中国连上海的足球代表队都输给上海的西侨足球队，那么，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演唱舒伯特歌曲能够赢得第一名，这总该算是替中国人争了一口气的大事了。

她受过的教育是正规的，虽然她 13 岁才在厦门开始上学，而且上的是称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子学校。那时是 1907 年，中国还没有比较完整的、统一的学制。那时的所谓“高等师范”同民国初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并不是一码事，同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一词的高等的含义更不能相提并论。这只要看她毕业之后再到上海升学，所念的学校只是中西女塾，就可以明白她原来的学校还不到后来高级中学的程度。1914 年她去美国留学，是清华招考的第一批留美女生之一。她在美国先念大学预科，然后考入哈佛大学雷德克利夫女子部，以音乐和语言为主科，同时又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专修声乐，副科钢琴。暑假则去柯奈尔音乐学校师范专修班学习合唱指挥及作曲理论与教学法。1919 年考取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但是她仍不满足，当时经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同意再上纽约音乐学院专修声乐一年，于 1920 年秋天返国，开始她的教学工作。1927 年她又一次赴美，从意大利声乐名家米涅蒂进修一年，这才最后结束了她的学习时代。

她教书非常认真，而且善于因材施教。谁的鼻音太重，谁的声音太粗，谁又容易跑调，她都循循善诱，指出纠正的方法。她也开过独唱音乐会，但她更多的是声乐教育家。她天然的音质不算美，音量也不够饱满，但是她对音乐的理解却是相当深刻的，掌握的音乐文献也相当丰富。宋朝的书法大家米芾谈到自己的艺术经验，曾经有过一句深知此中甘苦的话：“有口能谈手不随。”周先生的艺术同米芾的这句话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一则在于手，一则在于嗓子而已。她的学生普遍具有的一个优点，就是吐音咬字一丝不苟，每当唱外语歌曲的时候，那些外籍教师对她的学生的发音总是非常赞赏。听她的学生说，他们在音专学了几年外语，由于是共同课，收获总是不大，

倒是跟周先生上课的时候，也同时提高了外语水平。

在旧社会常常有一些有才能但是家境贫寒、不能安心读书的学生，于是节衣缩食、半工半读，音专的情况也不例外。有抄谱的，有刻蜡板的，还有做清洁工作的，学到相当程度就到校外兼课或收些私人学生，就算是熬出了头。做老师的如果注意观察，也会发现有这样的学生，因而常常给予私人津贴或者代交学费等，周先生也属于这一类的老师。她班上有一个学生上课常常迟到，经过了解知道，他是为了节省车费步行上学的，于是周先生每月给予他一定的经济补助，好让他安心学习。后来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来校任教，她又以学生的前途为重，慨然让那位学生转到苏石林班上去学习。这种博大的胸襟，较之经济上的支持，应该是更为可贵的。但是她反对这位学生解放前夕逃往香港的行动，认为“他的行动是不正直的”。她批评这个学生的话是她在“文革”期间交代她的社会关系时说的。关于萧友梅这个人，她除了说他脾气古怪之外，毫不含糊地称赞他的好处是清廉。当国民党政府欠发经费、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的时候，萧友梅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给教职工，不领自己那一份。所以萧友梅到死还是一个穷光蛋。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1969年，周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仍然敢于说出自己认为应该说的公道话，不真是“戛戛乎其难哉”吗？

“九·一八”之后，音专师生写了不少爱国歌曲，周淑安也没有落在别人后面。她自己作曲，自己指挥，更能起到鼓舞敌忾的作用。关于她的爱国思想，说起来还有一段相当动人的故事。她读中国历史，读到英国为了向中国贩卖鸦片，公然挑起鸦片战争的时候，想起她在厦门曾经跟一位英国女教师学习钢琴，后来她因病回国，还在继续同她通信。现在知道英国竟是这样欺负中国的国家，于是写信骂她的老师，使得她的老师承认说，英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是英国人民也同样反对他们政府的不义的行为，希望得到她的原谅。她于是原谅了她，并长期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除了爱国歌曲之外，她更多的是写艺术歌曲，特别是儿童歌曲。她的艺术歌曲极受赵元任的赞赏，说她的《乐观》是“硬碰硬的作品”，“很有音乐价值”的作品，同时却又说“这个歌做得难唱极了”，现在的音乐学生一般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他“希望周女士多为现在人做如《安眠歌》，偶尔为自己和将来人做如《乐观》”。

不知是赵先生的希望感动了周先生，还是周先生自己本来就有同样的打算——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周先生此后是用了相当一大部分的精力来写儿童歌曲，光是一本《儿童歌曲集》就有54首之多。在30年代的中国，这是一本难得的有分量的儿童歌曲的专集。黄自为本歌曲集写序，还对其中一些歌曲做了具体的分析，“例如《早晨歌》中钢琴伴奏最后一句，岂不是描写‘树上小鸟’的叫吗？《小老鼠》歌末句下行半音阶岂不是描写小老鼠‘骨噜骨噜滚下来’吗？再如《天地宽》中‘乘船航大海’句波动式的伴奏暗示划桨；‘骑马上高山’跳跃式的伴奏授意奔蹄，也是同样的明显”。因此黄先生认为，在这些歌曲里面“音乐与诗的情感是完全吻合的”，“像这样的歌曲，才可算艺术作品；像这样的歌曲，才能给我们认识音乐的真意义”。这部书1932年由中华慈幼协会印行，1935年稍作删补，分为四册，在开明书店出版。

开头说过，周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有点清教徒的味道，那不过是比喻的说法。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真的是基督教徒，后来又知道她晚年改奉天主教。不过这是她个人的信教自由，别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还说过，她不赞成教唱爱情歌曲是近乎道学家的看法。可是后来她自己写爱情歌曲，出版了两本歌曲集，一名《恋歌》，一名《抒情歌曲集》，其中有《西厢记》的《惊梦》和刘大白的《爱》和《爱高一度》，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综观她的生平，从她1894年5月4日出生到她1974年1月5日逝世的80年间，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是奉献给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的。而且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造就了不少有用的音乐人才。1973年赵元任先生在上海会见她的时候，看见她那副龙钟憔悴的样子，忍不住潸然泪下。我们理解赵先生的心情，也正因为这样，才更使我们加深了对她的怀念。

本文是贺绿汀作为第二届纪念柴可夫斯基的国际音乐比赛评委，对于殷承宗参赛情况的描述，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殷承宗（1941— ），鼓浪屿人，当代著名音乐家、钢琴演奏家，先后获过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第一名、莫斯科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其主持创作并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中国最重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经典作品。

从殷承宗获第二奖谈起^①

贺绿汀

贺绿汀（1903—1999）

原名贺楷，湖南邵阳人，当代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3年后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以《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分获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同年进入电影界，先后为电影《船家女》、《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20多部影剧配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主要音乐作品有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1958年莫斯科第一届纪念柴可夫斯基的国际音乐比赛会中，中国青年钢琴家刘诗昆获第二奖；今年的钢琴比赛第二奖又为我国20岁的青年选手殷承宗所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虽然至今尚是第二届，但它一出现就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演奏竞赛会。参加比赛的选手有许多都是别的国际音乐比赛会中的获奖者，譬如此次参加比赛的选手中就有世界最著名的1956年布鲁塞尔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比赛首奖获得者、1961年巴黎玛格丽特·龙蒂波国际比赛首奖获得者、1953年日内瓦国际比赛首奖获得者，以及其他各地比赛获奖者等等。美国因第一届钢琴比赛获第一奖，在此次报名参加钢琴比赛的66名选手中有10名是美国选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殷承宗以一个20岁的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二年级留学生的身份在比赛中获第二奖，不能不承认是惊人的成就。其实两名首奖获得者——苏联的阿什凯纳齐与英国的奥格顿，都已经是25岁以上并且参加过多次国际比赛的职业演奏家了。

殷承宗一出场，就以他的表情的自然、深刻、细致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巴赫的前奏曲与赋格及莫扎特的奏鸣曲，是最不容易弹得有特点的，可是经过殷承宗的手奏出，就成为动人的诗篇。柴可夫斯基的两首钢琴曲《独姆卡》与《大奏鸣曲》是竞赛者每人都要弹的曲子，可是《独姆卡》很刁，容易掌握风格，而《大奏鸣曲》又多半是些相当厚的密集和

弦，很不容易突出其中的特点；因此，绝大部分演奏者都不能在这两个作品的演奏中引起听众的兴趣。在殷承宗《独姆卡》的演奏中，可以看出他对这首作品的俄罗斯风格及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个性有极其深刻的理解，使听众仿佛置身于无边的俄罗斯平原，细听世代被压迫的



▲ 鼓浪屿风琴博物馆

农奴的倾诉。这样引起人们深思的深沉的表演，却出自 20 岁的青年表演者之手，不能不使听众为之折服。而在《大奏鸣曲》中，他能突破一般演奏者的平庸风格，使乐曲富有伟大的气魄与交响性。演奏杜鸣心、吴祖强的《鱼美人》选曲时，忽然响起清新的、独特的东方色彩的音乐；而在李斯特的《塔兰泰拉》的演奏中又是热情奔放，发挥了高度的演奏技巧，这些都引起听众长久不息的掌声。演奏完了之后，不但殷承宗本人得到群众的热情祝贺，他的先生克拉夫琴柯教授也受到群众的包围与评选委员们的祝贺。

几年来，我国青年钢琴家在国际比赛中不断获得很高的评价，引起世界各国文化界的重视，给祖国带来了荣誉。我们音乐界应该重视这些成就，使这些钢琴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一个钢琴家除了要有高度的技巧之外，还要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些没有生命的、乐谱上的音符创造成为美妙的感人的音乐，复活一切伟大作曲家的创作，用他们的演奏去传播世界音乐文化。像李名强、刘诗昆、顾圣婴等人的名字，已为各国音乐界所熟悉，他们的唱片为各国听众所爱好。殷承宗在苏联波罗的海及中亚细亚各加盟共和国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一切都证明，我们已经有一支强有力的青年钢琴家的队伍了。如何不断加强这支队伍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我们音乐界及文艺界领导同志们的责任。但是从我们青年艺术家自身来看，日前还是未来伟大的艺术创造前途的起点，应该有雄心壮志，继续不断艰苦学习，永远虚心谦逊，不骄傲自满，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长期积累一切必要的文化艺术知识，使自己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成熟的艺术家，为祖国人民、为祖国音乐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者注：

- ① 1962 年 4 月，殷承宗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与小提琴比赛中获钢琴比赛二等奖。作者作为本届国际比赛的评委，在场亲眼目睹了殷承宗的参赛情况，故而回国后作此文。

傅聪笔下的许斐平是当代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许斐平（1952—2001），鼓浪屿人，5岁随母亲学琴，10岁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1979年后留学于美国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和茱莉亚音乐学院，1983年获阿图尔·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被国际乐坛称为“乐坛罕有的瑰宝”、“绝世奇才”。

许斐平，一个朴实谦虚的人

傅 聪

我是1979年在北京和许斐平认识的，当时周广仁告诉我：“许斐平非常有才能，你一定要听听他弹。”我听了后，果然是好！他的技术尤其好，特别是那首肖邦的《三度练习曲》，弹得飞快，我真是望洋兴叹。总的说，他的肖邦作品弹得很好，黄安伦的作品也弹得很好，黄安伦的作品也写得很好。记得有一次，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斐平给我弹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实在是不简单，因为我记得那个钢琴很糟糕，可他却弹得很好，叫我在那种钢琴上，我是弹不出这种效果的，可见他确实有本事。

像斐平这样的朋友是很少见到的，他是那么朴实、谦虚，他是中国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钢琴家。我非常非常喜欢斐平这个人，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人呢？当我听到他不幸出车祸的消息时，简直是不能相信，怎么会是他呢？！叫我太伤心了，可以说是近年来最伤心的一件事。我最后一次见到斐平是去年3月在昆明，当时简直是喜出望外，太高兴了，有三天的时间，我们除了各自排练外，总是碰在一起，不管在艺术上或其他方面，我们都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永别，太可惜、太遗憾了！斐平是我的好朋友，我将永远怀念他。

2002年4月14日于伦敦

傅 聪（1934— ）

—

当代钢琴演奏家，人称“钢琴诗人”，上海人。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8岁半开始学习钢琴，9岁师从意大利钢琴家梅柏器。1954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1955年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1959年初，傅聪与著名指挥家朱利合作，首次登上伦敦皇家节日大厅演奏，自此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50余年。

早逝的钢琴天才许斐平

鲍蕙荞

许斐平走了！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几乎完全不能相信，继而觉得有一股凉气从脊背穿过。一个钢琴天才竟在他的艺术颠峰时期，被一场意外的车祸夺去了性命。

斐平在我心中的形象似乎还是 32 年前初见他时的样子：瘦小、白皙、文静，话刚说半句脸就先红了，永远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那是 1970 年 12 月底，我从部队农场被调到“样板团”——中央乐团。当时，除了殷承宗早已在中央乐团工作外，另几位青年钢琴家——石叔诚、许斐星、许斐平——也已先后调入了中央乐团。

许斐星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老同学，很熟，见我分配到乐团，就很热情地为我忙前忙后。同时，我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胞弟许斐平。其实，我原来也听说过许斐星有一个神童弟弟，11 岁时就以完美地弹奏肖邦的“双三度”练习曲而震惊上海音乐学院。见到许斐平后，我才发现他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神童傲气，却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

斐平也确实很小，到中央乐团来时还不到 20 岁。由于他的年龄、个子、性格都是我们这几人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大家都疼爱地叫他“小不拉子”。

在当时的“样板团”里，我们能演出的钢琴节目只有两个：一个是钢琴协奏曲《黄河》，一个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演出以“甲乙字”（AB 角）的制度轮流进行。实际上，殷承

鲍蕙荞（1931— ）

当代著名钢琴家、国家一级演奏员，四川人。曾获第二届乔治·艾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第五名（1961 年）、全国钢琴选拔赛第一名（1965 年），在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比赛中获“优秀演奏奖”。1970 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交响乐团钢琴独奏家，两次担任国际钢琴大赛评委，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器乐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副院长。

宗由于腰伤和领导工作较繁忙，日常演出不多，只在重要的场合才出演，日常的演出就主要由石叔诚、许斐平和我轮流弹。

当时我们都很用功，但我认为斐平是我们当中最用功的一个。虽然他有极扎实的“童子功”，但弹《黄河》及《红灯记》都需要面对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课题。特别是弹奏钢琴伴奏《红灯记》，无论是指法“别扭”还是掌握京剧的“猴皮筋”（特殊的节奏感觉）方面，都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学习和练习。斐平从不以自己是“钢琴神童”而放松练习，而是每日从早到晚地练琴。

斐平体质较差，每次演出都很辛苦。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大约都在五六十元左右，而斐平由于“文革”的影响，学历较低，印象中好像只有二三十元。虽然“样板团”的饮食很好，但晚上有演出时并不敢多吃。记得那时斐平因为怕晚上演出时体力不支，总是买些巧克力糖带到后台吃。以他当时微薄的工资，购买这样的“奢侈品”，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钢琴伴奏《红灯记》最初8段，后来殷承宗又创作了几个新的唱段，将这一节目增至12段。虽则只多了4段，但在舞台上将12段完整地演下来，却是非常辛苦的艺术劳动。记得在斐平第一次演奏12段的《红灯记》后，在此节目中司板鼓的阎学敏对我说：“在舞台上只见许斐平的脸一段比一段白，声音也一段比一段小，真怕他坚持不下来。”但斐平每次都这样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斐平去了美国以后，我一次也没有再见过他。但听过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消息，电视里看过他演出的录像，也听过他录制的黄安伦的钢琴协奏曲。我知道，斐平一直没有停步，他仍然像过去那样执着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我深知大多数人在国外，宁可多教些私人学生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愿意多演出，因为演出和录音是需要坚持不懈地练琴的，而这样的所得与自己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成正比的。

可以想见，为了事业斐平牺牲了多少赚钱的机会啊！每当听到他的CD时，我总在想：他的技巧依然那样娴熟、精彩，而在他的音乐中，却增添了许多成熟，这对于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钢琴家是多么不容易啊！

去年，斐平来北京演出时，我本来准备采访他，写一篇访谈录。因为忙，记错了时间，打电话去时他已离开。当时心里想，下次他来北京，一定约时间谈谈，没有想到，竟再也没有机会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斐平的离去，是那样匆忙，那样令人遗憾，是继顾圣婴之后，又一位天才钢琴家的早逝，也是中国钢琴界的又一巨大损失。

斐平，如果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想对你说：你的精神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练琴、一起交流切磋、一起下乡演出、一起公园散步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你在我心中，永远是 32 年前我认识的那个真诚善良、谦虚勤奋的小男孩，我们的小弟弟，小不拉子！

2002 年 9 月于北京

小哥儿俩

陈伯吹

从风景幽美的菽庄花园里走出来以后，应该沿着晃岩路，折入鸡山路，直下康泰垵海滨，游览一下海滨浴场就顺路回寓所去。

两个小游伴，是我的小向导，却不愿意走常常走着的老路。他们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会儿，建议沿着海边一直往西南走。

我听说过：那不是一条平坦的路，谁爱走，就得穿过树林，爬越坡儿，尽在英雄山和鸡母山脚下的乱石堆、沙砾地、野草丛中打转。

这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

小哥儿俩坚决地异口同声说：“让我们闯出一条路来！”

正要迈开脚步时，大的一个左齐伸出手来，拦住了我和他的小兄弟，迟疑不决地说：“嗯，且慢，咱们别恰恰碰上涨潮的时候，那两山间洼地里的水，不齐顶，便过腰，趟不过去的……”

“说什么啊！今天是农历二十六日：八六四十八，八二十六，二〇八，可不是二十点四十分满潮？现在刚下午两点，潮还没涨呢！”小的一个卓望歪着脑袋，蛮有把握地说。

我只知道潮水的涨落，是由于月亮和太阳的引力。也还记得诗人李益的《江南曲》中写着这么两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所以又知道潮水的涨落有一定的时间，却一点儿不知道还能用日子来推算它，不觉喜冲冲地拍了一下卓

陈伯吹（1906—1997）

原名陈汝坝，笔名夏雷，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曾任中华书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被誉为“东方安徒生”。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散文集《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评论集《儿童故事研究》、《儿童文学简论》等。《小哥儿俩》写的是作者在鼓浪屿上的两个小游伴。

望的肩膀。“哦，你是个小诸葛亮，会掐算阴阳？”

卓望眉毛一扬，有点儿得意：“哈，这容易。你要学，我包教。”

“好吧，明天早晨上你家去，我当你的小学生——”

左齐一听，忍不住了。“嗯，不用请教他啦，现在我就教会你。”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水。“这还不是，明天二十七，乘以八，得二一六，二十一点三十分满潮？”

我不太懂的。“怎么‘二〇八’就是二十点四十分，而‘二一六’又是二十一点三十分呢？”

卓望嘴快插着说：“哈，农历日子乘以八，所得的积数，十位以上是钟点数，个位数是分钟数。”

左齐不甘落后，口吃似的，紧接着补充说：“个……个位数还要乘以五，才得分钟数啊。”

“哦。”我应了一声，心里头盘算着。“后天农历二十八……二二四……晚上十点二十分钟……”算了出来也就笑出来了，看了看一个圆的、一个长圆的两张聪明脸儿，赞一声：“你们真能干！”

三个人傍山沿海，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

这一带没有高屋连云的招待所，没有敞开阳台的疗养院，没有绿树掩映的红瓦白墙的花园别墅，也没有栽着奇花异草、万紫千红的花坛；有的只是连绵不断、疏密相间的树林，密的遮拦得望不见天空，疏的才让阳光漏进来，洒下了满地斑斑驳驳的树影。可是山和海的自然面貌，却另有一番景色：那近处、远处一团又一簇的绿树，衬着一片碧蓝碧蓝的水，色彩多么柔和；那呼啸在丛林顶上的风声，应和着拍击岩石的水声，是一支奇异的交响曲，合奏得又多么亲密。

我看到起伏的海水果然还没涨上滩来，暗暗地钦佩小哥儿俩。

他们走在前面，俨然是两个开路的急先锋，勇气总是不会落空的，常常从没有路的地方闯出路来。

康泰垵一片黄澄澄的沙滩，在老远处一点儿一点儿地扩大开来，我们终于从东海滨转到了南海滨来了。

小哥儿俩一脚踏上这个广阔的世界，立刻在大片的沙地上来回地奔起来，像北方冬天草原上的两匹小马，也像飞掠过平沙的两只大雁。然后他们拾起给海水冲洗得非常光滑的砖块和石片，向海面上投出去，它们都像水鸟般在水波上飞扑了一会儿，才一头扎入海里。

“干什么啊？”我问他们。

“哈，打飞镖——打的‘水上飞’！”卓望边回答着，手里头的石片又飞跃了出去。

“打水上飞镖？”我眨了眨眼睛，盯着小哥儿俩。

“嗯。”左齐接着说，“您还不知道，这又叫做‘削水片’。”

这个新鲜的玩意儿看来还容易，只须一投足、一举手，就像童话故事里讲的一片僵死的顽石给施展了魔法似的，立刻变成一只活泼泼的水鸟。怪有趣！

可是我老投不好：挑石片也好，挑砖块也好，一投出去就沉没在水里，怎么也跃不起来，不由得急躁地接二连三地投出去，总在不远的水面上溅起一朵又一朵失望的浪花。

卓望关心地看了看我，咧开嘴巴说：“哈，您的姿势没摆正确……”

左齐插了进来：“嗯，您不能像抛东西般地抛出去，也不能像扔掉东西般地扔出去，要打斜里使劲削出去，让砖块、石片带着股冲刺的力量，凭借水的浮力，飞跃出去。”

“有意思。想不到这里头还有学问，要运用力学上的知识！”我接受了小哥儿俩的意见，削出去的石片，果然在水面上跳跃了两次，欣然地笑了。

可是卓望一摆手：“哈，您的这个运动员还不够上‘三级跳远’的资格！”

“嗯。”左齐也摇摇头，一本正经地说，“您削出去的角度几乎是九十度的直角，尽管跃了起来，还跃不远，跃的次数也不多——瞧我的吧！”说着，手里一片雪白的石片，竟像一只小鸥鸟般，在水面上飞扑飞扑地飞跃出去了。

我性急地也来一下，不凑巧，石片给涌过来的浪头一口吞没了，连水花也没起一朵。

卓望又笑了。“哈，您在削出去之前，还得看准形势，别投在浪头压下来的当儿，要抓紧时机，恰好在浪头涌起来的一刹那削出去，这样石片的弹力会更大，它像跳栏般地在一浪一浪的顶上跃过去，才算是‘运动健将’哪！”

他俯下身子，打算挑一片合格的，来一次精彩表演。忽然大叫了起来：“哈，一枚多漂亮的贝壳！”

我和左齐跑过去，只见是个尖顶卷帽儿似的，纹理细腻，金光闪闪的贝壳，屹立在卓望的手掌上，有点儿像“封神榜”传说里托塔李天王的那座小金塔。

于是谁也不打飞镖了，忙着拾起贝壳来。

我暗自忖着：“这回该我来争个上风了吧！”不料沙滩虽大，贝壳却不多，拾来拾去，净是些白色扇形的蛤壳儿。

十几分钟过去了。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站拢来，开个“展览会”。其实，开的是“评比会”。

小哥儿俩一伸出手，掌上满是灿烂发光、样子新奇的贝壳：有回旋地绕满了蓝条儿、蓝艳艳的小螺壳儿，有茶褐色、壳顶歪在一边、略带长方形的蛭壳儿，有微黑带灰、从壳顶隆起放射弧线、像瓦楞似的蚌壳儿，有浅紫色、长卵形的海赢壳儿，有乳白色、椭圆形的海镜壳儿……

我诧异着。“你们不也在这儿沙滩上，怎么就能够拾到这么多好东西？”

左齐忙着点头，老老实实在地回答说：“正是，我们没上别处去，也在这儿沙滩上啊。”

卓望却瞅着我傻乎乎地笑，一张圆脸儿显得更加圆了，半晌才开口：“哈，您如果发现一枚贝壳，就得沿着波浪冲上滩来在沙地上划着的那根弧线跟踪追寻，这比到处跑、到处找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贝壳，就可以挑选出好的来。”

“嗯，这是个秘密！”左齐眯着一双小眼睛，撇着嘴角笑。

“不，这是个科学方法。”卓望不同意他小哥的说法。“可不是波浪把贝壳送上来的嘛！”

我半信半疑的，却又不免好奇地试试，居然也拾到了个暗绿色、圆锥形、长满着刺似的贝壳儿，可惜不知道它的名字，偷偷望了望还在沙滩上认真地拾贝壳的小哥儿俩的背影。“哦，小小年纪，会在生活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不简单！”

“哈，一只海蟹！”卓望又大叫了起来，“它逃进洞里去了！”

“嗯。”左齐一声答应，飞步赶了过去，还高声嚷着，“快把干沙灌进洞里！”

于是小哥儿俩扑倒在沙滩上：一个捧着给太阳晒干了的沙，在洞口里灌个没完；一个沿着干沙在没给阳光晒过的湿沙上染出的一条线路，不断地扒下去。

我无心拾贝壳了，也赶了过去。“净把干沙灌进去做甚？”

“哈，捉海蟹呗！——咱们都叫做‘捉奸细’哩！”卓望用力地扒开沙洞，头也没抬起来。

“这样能捉到吗？”

“嗯——能！”左齐不断地灌着干沙，鼻尖冒出了几颗小珠般的汗水。

卓望猛一抬头，愣望着我：“保险——捉到！”

左齐边灌沙边说：“海蟹在沙地里打的洞，又深又曲折，谁看见海蟹一钻进洞，笔直地扒下去，那就上它的当了。”

我正想称赞小哥儿俩，可是话还没来得及说，只听见卓望咬牙切齿地喊着：“哈，敌人都是狡猾的呢！”

“嗯，”左齐又老练地说，“可是敌人尽管狡猾，好人总是比坏蛋更聪明，咱靠着干沙指引的路，直抄它的老窠！”

卓望扒起了最后一把沙，用袖管揩了揩额角，嘘出一口气，指着蛰伏在迂回曲折、两尺深光景的洞底的海蟹，大声地嚷道：“哈，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在这儿了！”

我心里头着实佩服，却用玩笑的口吻说：“他几时登陆的？”

卓望霍地站了起来，立正，敬礼：“报告司令员，刚才有一名外国特务，进到咱领海里，偷偷登陆，躲进地洞去，请发布命令，派我们兄弟俩去抓住他！”

突如其来的这郑重的声调，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使我愣了一下，禁不住张开双臂，猛地拥抱着卓望。

卓望哈哈地笑起来了。

惯于潜藏在黑暗里头的海蟹，突然地给暴露在阳光底下，着了慌，赶紧划着八只脚，又想逃走。可是已经晚了，左齐闪电般地伸出两个指头，钳住了这个“横行将军”，在我面前晃了几晃，突然站得笔挺，脚跟一靠，一本正经的：“报告司令员，敌人已经抓住了！”

“很好。”我腾出一条胳膊来，也把左齐抱住了。

南方午后的太阳晒在沙滩上，即使还在初春天气，却也能感觉到从沙地上腾起来的一股灼热，何况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块儿，一下子脸上都觉得湿黏黏的了。

我松开手臂，向平展展的沙滩瞥了一眼：沙滩外面是一片耀眼的粼粼的波光，从海面上吹来清新的风，略带点腥味儿，波浪发出一阵喧哗的声音，水孩子们又迈上沙滩一步，忽然想起来了，“哦，大海开始涨潮了，不到三小时，这片沙滩也要给淹没了。”

若不是知道小哥儿俩还要出席中队会，讨论“开展红领巾读书运动”，真想和他们玩上半天，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新鲜事儿，对我来说，却是新的收获，现在只能依依不舍地握一握手，说声“再见”了。

我沿着龙头路走回寓所。大门旁的两棵小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摆，露出含笑迎人的样子。它们的青枝绿叶，呈现着无限蓬勃的生气。

“哦，小树呵，你们扎根在祖国的土壤里，又是在东风劲吹的大好春天，哪能不茁壮成长！……”

我一边说，一边就想起一路上伴着玩日光岩、水操台、菽庄花园，在康泰垵海滩上打飞镖、拾贝壳、捉海蟹的勇敢机智、活泼懂事的小哥儿俩。

1961年12月



▲ 鼓浪屿沙滩

本文以朴实蕴含的叙述，写了鼓浪屿的男人与女人，有名望的人与平淡无奇的人，是一份真实生动的鼓浪屿人物谱系。

渐行渐远的背影

舒婷

一、感伤与缅怀

今年以来，我流了好几回眼泪。

“悲伤”两字在现代词典中等同于煽情，尤其偌大年纪的我，本该又冷又硬，如此伤感，至少要被视作矫揉造作，说起来真是难为情啊。（据说，有一种叫“枯眼症”的疾病正在流行。将来，人类的泪腺会不会彻底萎缩，以至变成青蛙眼，圆睁着睡觉？）

今年元旦期间，蔡其矫诗人在北京去世。亲睹老师遗容，我痛哭失声。而他那巨大脑颅里汹涌澎湃的“波浪啊”（蔡其矫名诗），终于止息。

2月，寒风料峭。厦门书法界元老，94岁的高怀老先生去世。这位上世纪40年代就驰名厦门，饮誉八闽，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名家，曾谦虚地自称是我祖父的学生，与父亲交往笃厚，因而是我的世伯。

经常在鼓浪屿街市上，遇见和风细雨的高老先生，手里拎了一点点豆腐青菜，厚镜片只闪烁前方，决不东张西望。老人家虽德高望重，每天仍要早早起来为太太熬粥。我认识的鼓浪屿老爷们都高寿，且不发胖，到了高老先生这一辈，简直有点鹤发童颜的意思。

舒婷（1952—）

原名龚佩瑜，祖籍福建泉州，出生于福建龙海市石码镇，在鼓浪屿长大。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双桅船》获中国作协第一届新诗优秀诗集奖。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等，而散文集《真水无香》则犹如一本自传背景下的“鼓浪屿方志”。

每逢艺术家聚会，他总是踽踽独行而来，会散席终，仍是独自悄然离去。既不做物也不骄人，不妄信闲言碎语，更不说三道四。炉火纯青的不仅是他那支神来之笔，在他的个人修为里，已经没有半点烟火味。

我父亲的葬礼上，高老独自来与故人道别，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很软很凉，羽毛一样轻柔。我为高怀老世伯流的眼泪，也是悄悄的，在落叶打旋的旧居门口。

7月下旬，高温大旱。惊悉90岁的国画家林英仪永远离开鼓浪屿了。21年前，我赴美国参加诗歌节之前，丈夫陪我去求两幅画作礼品。在那简陋而幽暗的寓所里，林英仪展开几轴作品让我挑选，最后由他做主，送我一春一冬两幅墨梅。那时节，除了一声由衷的谢谢，并无润笔费之说。

我来不及为林英仪送行。因为他离去的第二天，我98岁的婆婆在卧床10年后的这个酷暑里，应天父的召唤，无声无息走了。婆婆的葬礼遵照基督教形式，简单克制，到场的除了亲属们，只有婆婆生前老友的儿女辈，他们也都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婆婆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由于积极参加侨联、妇联及街道活动，在鼓浪屿也算抛头露面，因而有几个联袂进出的热闹知己。婆婆几乎是她们中间活得最长的。

婆婆的死，对我而言，标志着鼓浪屿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二、庭院深深深如许

婆婆姓李，与鼓浪屿李家庄的李甘总、厦门局口街的李彩鸾，号称“三李”，是最亲密的闺蜜。

后辈们称李甘总为云琴姨。云琴姨的丈夫原是银行行长，解放前就去世了。我的四姨是这家的长媳，云琴姨最宠爱长孙，也就是我的表妹舒非（舒非与生俱来有大家闺秀气质，写诗和散文。她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多年，接待过国内许多大腕作家，因而有点名气）。云琴姨70年代末移居香港，与婆婆一样，频繁来往于两地，我经常能吃到她送的香港“利是糖”。每逢李家庄大院的龙眼熟了，云琴姨会遣女

佣送一大竹篮带叶子的鲜果来。我要是心血来潮洗手做一回春卷，婆婆会亲自端过去分享。两家之间，也就是三分钟的路程。

漳州路48号的李家庄，是豪富李清泉先生的又一处别墅。云琴姨住在紧挨李家庄的连体别墅里，婆婆习惯统称李家庄。在娘家人的这座深宅大院里，云琴姨带着两儿三女（个个大学毕业），守寡多年，是典型的闽南侨眷。每年春节，我去李家庄拜年。尽量提著脚跟，踩在吱吱作响的木地板上，心里羞愧不已。（云琴姨是怎样做到浅步轻移，有如舞台上的青衣？）接过云琴姨手中的桂圆糖水，进入我四姨那奢华古典的阔大卧室里闲话。我的四姨美丽慵懒，不善理家，房间遂有些凌乱。平日里，等她教书去，云琴姨必进屋叠被铺床，抖直睡袍挂起来，抱出换洗衣服交给女佣。孙女舒非有些贴身小衣物，还是云琴姨亲自手洗。婆媳妯娌姑嫂之间，也许有过互相看不惯的小矛盾，都悄悄化解了，从未大声喧闹。这是云琴姨不怒自威的治家方式，也是鼓浪屿许多大家族的传统家风。

云琴姨眉弯目长，唇薄齿密，衣着非绢即绸，走路风吹草动；说话轻声细语，抑扬顿挫的泉州口音动听至极。即使她已过70岁，风韵不减，我仍倾慕于她那薄瓷一般的纤丽精巧。

这些年，一座座原本大门紧锁，庭院深深的鼓浪屿老别墅，被标志性展览成旅游景点，剥露出一个个错综交融的家族肌理，被世人道听途说着。历史烟雾里隐没的场景、人物及脉络，正被许多电视剧制造商所虎视眈眈呢。我相信云琴姨和她那渐渐隐去的同代人，眷恋回首之际，绝不愿看到自己被复制、割裂、篡改和出卖。

云琴姨去世将近20年了。一个如此柔弱而又好强的女人，一个深谙生活趣味，却不得不孤枕冷寝漫长岁月的女人，她的内心曾经有过怎样的孤独、煎熬与憧憬？她的经历里有没有发生过强烈地震或者隐秘逃逸？我不愿触动也不敢深入。该平复的波澜，就让岁月的海潮带走吧，重归众生的浩瀚大洋。

三、瞧这一家子

婆婆另一位密友陈锦彩，年岁小一些，婆婆因此总叫她“少年也”，今年也90了，仍然活跃得很，四处走动，爱吃香脆核桃仁。她出身杏林世家，父亲陈天宠是名医，陈锦彩与林语堂的旧情人陈锦端（陈天恩之女）是堂姐妹。

仅提陈锦彩，知道的人也许不多，要是说起廖先生娘（俗称廖娘），那真是无人不晓。廖娘一辈子热心参与本岛大大小小事件：官方的、民间的、教会的、家族的、邻里的，廖娘总是有求必应，有应必不吝使力。

文革期间的一个早晨，隔墙那边人声鼎沸，原来邻家的女主人跳井自杀了。公安人员放下铁钩去捞尸，廖娘一旁心有不忍，上前阻止：

“你们这样乱耙，不但衣裤破烂不堪，恐怕还会皮开肉绽，那死者就更可怜了！”可是井深口小，腰粗膀圆的警察下不去，除非叫孩子下井。让孩子去接触死人，大家更不忍心。于是廖娘自告奋勇，在自己腰间挽了根麻绳，坠到井底，怜惜地为比邻而居的老朋友把衣服整理好，捆牢绳子，以便公安人员拉上地面。

廖娘的古道热肠略见一斑矣。

廖娘的丈夫廖永廉，更是鼓浪屿世家子弟。他是廖氏望族的后裔，称呼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为堂姑。廖永廉这一系都是名医，大姐夫是中科院医学院士，二姐的儿子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钟南山。1932年，廖永廉从鼓浪屿英华中学毕业后，赴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医科，8年后获博士学位。

当我们看到廖先生打起黑领结，扛着扬名四十年代的大提琴，便知道今晚哪里该有家庭音乐会了（他所收藏的录音带之丰富完整，连央视都来做过专题。顺便说一句，年轻时的廖娘在基督青年会合唱团里，也有一副让人怀念的女高音）；当廖先生身着一身乳白运动服，背一副球拍，那一定是往美国领事馆去，馆内的网球场最为标准（他曾获福建省网球双打冠军）；当廖先生戴上折扁的鸭舌帽，穿上宽衣布裤，不必看他手里的钓鱼竿，也知道海边礁石中，那一个固定的位置今夜有人守望了；他还是摄影家协会会员，作品经常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在彩照尚未普及的时候，他在相机里装上进口彩色胶卷，兴致勃勃来

为我的婚礼导演、拍摄，然后关在廖家的卫生间里，拉起黑布帘冲洗。翻看这些 20 多年前的旧照片，似乎还留着他那诙谐的推波助澜的画外音。

廖家人大多通英语，儿孙尤为专业，我那些国外来函都是请他们翻译的。每逢外宾来岛，廖家便成为接待的一部分。那天早晨，廖家人刚洗漱完毕，忽然，外办主任领了泰国总理来叩门，一时间众人手忙脚乱。外办主任说，就这样吧，挺好。于是廖先生穿着睡衣，用英语介绍墙上的摄影作品，廖娘趿着拖鞋端出美好咖啡。廖娘煮的咖啡真是滴滴香浓，味道好极了。

说廖永廉先生才情并茂、倜傥风趣真是一点不过分。本想说风流倜傥的，怕廖娘不高兴。他俩一向伉俪情深，人前总是互相斗嘴调侃，廖娘的口舌伶俐与廖先生的机智敏捷相得益彰。廖先生跟岛上那些士大夫风范的男人们一样，洁身自好，一丁点绯闻都很难捕风捉影。这样的鼓浪屿男人要多帅有多帅是不是？

当廖先生戴起口罩，披上白外套，严谨沉着，恢复著名的内科医生身份，再亲密无间的老朋友即刻都俯首帖耳。解放初，来鼓浪屿寻访廖先生的疑难病患中，多有内地贫苦农民，不但能获得悉心治疗，还经常把付不出住院费的病人移到家中将息，廖娘亲自熬鸡汤。廖永廉 1976 年退休，一直到去世，鼓浪屿人仍然叫他廖主任。

廖家曾经失窃，警察进屋认真记录：廖娘大致检查后发现没有损失，教授儿子与医生儿媳的抽屉都被撬开过，可是他们完全不记得有过什么东西。小偷很快捉拿归案，一看，原来是故人之后。因赌输钱逼急了，从后厨房翻窗进来，熟门熟路楼上楼下翻找一遍。经过廖永廉的大遗像前，偷儿还晓得立正鞠躬：“廖主任，对不起啊！”依廖先生幽默的性格，倘若能开口，必笑呵呵回应：“没有好东西，让你空手而归，那才是不好意思呢！”

廖先生过世后，廖先生娘和儿子们搬到厦门，住进安全环保的高尚社区。岛上这一座花木葳蕤的独立小楼，现已转手他人。

四、一小片瓦蓝的天空

鼓浪屿女人。鼓浪屿男人。

鼓浪屿人拥有一种与世无争、和平共处的心境，因为近一个世纪左邻右舍都是知根知底的世交；他们不敢过于放浪过于造次，因为到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眼睛和耳朵；他们自觉维护内心的安宁和秩序，因为一百多年来头顶上总是一直响着经久不息的教堂钟声；他们过着恬适自足的生活，既不奢华也不吝啬。据说，岛上百分之七十的家庭，都有着来自海外的蔚蓝色汇款。

当然，也不全是这样。

从前的豪宅里，不但住着养尊处优、张琴鼓瑟的公子哥儿，还活动着众多悄然无声的服务者，除了住家丫头以外，他们一般集中住在岛上比较边远荒凉的区域。文革时期，尽管外面世界很精彩，煽动性的宣传叫嚣，鼓捣出半真半假的指控事件。在被剥削者最为集中的鼓浪屿，似乎很少有当年的丫环与下人，站出来揭发批判，痛诉血泪史，乃至报复肆虐于当年的主子。人心惶惶是有的，大家都是如此。从前的老丫头们会在夜间摸进老宅，探望旧主，陪着落泪，同样为他们担惊受怕，顺手帮他们挑满一大缸水，或者拖拖地板。嫁到外乡去的丫头，甚至提出来接老主人到乡下避避风头。

无论怎样启发，都不能分清阶级立场的这些穷苦人，到底是怎么啦？一个厦门大学的红卫兵，忿忿对我这样抱怨着。

这样的平民百姓，对白纸黑字有着先天的敬畏与回避。我不愿使他们惴惴不安，所以在文章里从不提他们的名字。女记者徐芳菲大学毕业不久，来到鼓浪屿采访时，写过一篇激情文字。其中提到的程姐，住在原先市场路的一个黑乎乎门洞里，幽暗的竹节式房屋，被板壁隔成好几家住宅。所以啊，鼓浪屿人并非个个住在仙境里。

42 年出生的程姐是个弃婴，被年过半百的孤寡老太收养，祖孙相称。奶奶虽勉强只供程姐到小学毕业，程姐仍然感恩不尽，伺奉奶奶到天年。结婚不久，程姐就被丈夫离弃了。留下一个儿子，小学二年级时发现得了隔代遗传的血友病，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体重不足 50 公

斤的程姐，每天数次背儿子上下狭窄的楼梯，然后推着轮椅，接送儿子上学。直到儿子上高中，体重增加许多，还是趴在妈妈的背上完成学业。

越加干瘪的程姐，背负的还不只这些。再婚的丈夫不幸患癌症逝世，留下 90 多岁的婆婆和婚前收养的儿子。对于在一家效益不好的企业上班、每月只有三四百元收入的程姐来说，岂非雪上加霜？

这一家四口，与程姐有血缘的只有残疾儿子，可是程姐并不怨天尤人，以瘦弱的肩膀支撑了这片倾斜的屋盖。程姐本分地劳碌着，纯朴地微笑着，亲切地呼叫两个儿子吃饭，耐心地给老人洗脸抹身梳头。她是怎样分配有限的 24 小时乃至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的？怎样精心计算安排每一分钱，确保一家老小的温饱，以致自己只是剩饭冲开水当一餐过？她是家里的天，天空总是瓦蓝明净。

现在，程姐已经离开鼓浪屿了。当年，并没有“感动中国”、“时代之星”等社会新闻栏目，也没有慈善机构得以救助。程姐的真实处境只在邻里街坊间传闻，有能力援手的，自然都会悄悄地送了温暖。

在鼓浪屿，这样的平民百姓举不胜举。多年前，厦门作家唐敏因小说里引用真人真姓名受到起诉。我本以为有文化的鼓浪屿人会替唐敏打抱不平。不料，在菜市场，我认识的卖鱼胖婶愤然声讨着：“你们这些作家，如果动辄把乡邻的事弄到报纸上去，以后谁愿接近你们！”

我霍然惊醒。她说的真是有道理。鼓浪屿人太热爱太珍惜清静无嚣的生活了，就算我自己，不也是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对不起了程姐，你的故事我用了化名。

五、变迁与流失

1841 年以来，有人说鼓浪屿是最卖国的：变相割让主权和土

地。如果换一个角度，挖掘一下所谓“殖民地文化”和“租界文化”的积极面，人们很快会发现，排除那种侵略性、掠夺性、奴役性的一元思维批判，其间呈现某些成果是否或多或少参与了小岛的现代文明过程——在强行而巧妙的“殖民文化”推行中，既改造了边缘土地的传统成因，又培育出异质型的新质素？

反思小岛 100 年来，那些现代社区管理（工部局、会审公堂）、现代通讯（大北电报公司）、现代海关税收（理船厅公所、吡吐庐）、现代贸易（德记洋行）、现代教育（养元、福民小学、浔源、毓德、怀德、英华中学）、现代医疗（博爱医院、救世医院）、宗教传播（福音堂、三一堂、天主堂）……在弹丸之地上四处盛开，就会深感经由中西文化激剧碰撞、顺应，从缓慢的农耕节奏中，一下子就弹奏成“人杰地灵”的韵律。

特殊境遇、特殊交汇点，鼓浪屿的天幕一时间群星荟萃。有音乐家（从周淑安延续到许兴艾，整整一个梯队）、医学家（林巧稚、黄祯祥）、文学家（林语堂）、科学家（卢嘉锡）、画家（林克恭、周廷旭）、教育家（马约翰、卢赣章）、爱国仁人志士（林祖密、许卓然、许春草、张圣才）……

这些人中，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住民，鼓浪屿的风水人情成为其胎教之一，如林巧稚和颜宝玲等；有些人是从小移植过来的，受鼓浪屿开智，如张圣才、黄萱和林语堂等。按照西方心理学说，人类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影响，决定其一生的行为方式；还有些人虽然只是短暂过境，却也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如辜鸿铭、蔡其矫。

我熟悉并经常怀念的这些鼓浪屿老人，当然不是完人。在他们优雅光鲜的生活方式背后，隐藏着相当突出的性格弱点：比如清高自赏，拒绝融入时代大潮，多数家族因此式微衰败，很难再创辉煌；比如脆弱纤细，经不起风吹雨打，小事忍耐大事逃避，对宗教的绝对虔诚，导致对现实的无奈顺从；又比如往往过于谨小慎微，显得自闭和落伍，常常有拿不起放不下的优柔寡断。慢慢的，连我都有些惶惑，似乎老祖宗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都被鼓浪屿这座千雕万琢的大盆景给消耗殆尽了。



▲ 停泊于岸边的小船

老宅改建的民营怀旧博物馆里，有一张图片说明到过鼓浪屿的名人可真多：鲁迅、郭沫若、秋瑾、弘一法师、尼克松、邓小平、蒋介石……各行各业，五花八门，大名鼎鼎，参差不齐。若绘成长轴画卷，不是有点熙熙攘攘的味道吗？想当年鼓浪屿还不是国家级五A级风景区呢。

成为拥挤的旅游区后，鼓浪屿不可避免地正在消耗人文色彩与古典魅力。谁来管这事？怎样管？争议很多。于是不断开会，研究，听证。不堪其扰且生息不便的原住民渐渐迁走，因无力修缮被迫放弃的老别墅更加颓败，把一个世纪的精美绝伦，密码一般破碎在苍凉的断垣上。

六、生命天使

台风“蝴蝶”只用翼尾轻轻挑逗台湾海峡，敏感的厦门立刻打起喷嚏，雷声够大，雨粒儿也不小。骤雨初歇，我和先生收了雨伞，在花岗岩石阶上，蹭去鞋底在大德记沙滩沾上的涛沫，缓缓走进林巧稚纪念馆——毓园。

毓园的面积不大，平常游客罕至。在寸土寸金的小岛上，显得格外葱茏、静谧，只有蝉在曼声吟诵着一位“鼓浪屿女儿”的名字。林巧稚全身石像以及纪念堂内的半身铜像，不约而同都强调了一双灵巧的、温柔的、安详的纤手。林巧稚大夫行医五十多年，亲手接生五万多个呱呱小生命，也就是说这双不知疲倦的手，几乎每天要拍在三个小天使的屁股上，欢迎他们平安降临人间。

林巧稚于1901年12月23日出生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里。她的出生地在晃岩路47号，优雅的白色三层小楼正对日光岩正门，背后是波光潋滟的海面。2003年我曾提议在此建立厦门文学院，获得有关部门核准，进入2004年厦门政府工作报告。但是，三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这座破败的白色小楼至今空置着，一棚老葡萄等不及迟迟未至的滋养，焦灼枯死。

林巧稚5岁时，母亲患子宫癌去世，其惨状对她日后选择妇科专业有重大影响。丧母之后，父亲再娶，林巧稚由大哥大嫂抚养。经济状况下滑的大哥大嫂为供林巧稚读书，竟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中途辍

学。（就像我父亲经常强调的闽南风俗：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天赋优异的林巧稚，更加珍惜这一得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刻苦勤奋，成绩遥遥领先。

1921年夏，林巧稚离开鼓浪屿，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获博士学位，被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当妇产科医生。她是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1932年，林巧稚到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造；1933年，又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1939年，她再次远渡重洋，到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读研究生。1940年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1983年4月22日，在走完了82年医家生涯之后，林巧稚病逝于北京。

林巧稚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厦门女作家赖妙宽花了四年时间，把她的故事写成长篇传记文学《天堂没有路标》。该书史料翔实，以女性的视角，生动地抒写了这位生命天使圣洁的一生。

关于林巧稚的独身，有过种种猜测，都无法证实。读书期间，协和医院有“愿做实习女医师、住院女医师者，请勿结婚”的明文规定，也许林巧稚为了学业不愿轻触雷区？后来她的地位已不受婚姻限制时，为何没有成家呀？有人便说她怕家庭、孩子拖累自己，从而影响把精力放在病人身上。

此外，也有“终生未嫁源自一句戏言”的说法。鼓浪屿女子师范毕业后的林巧稚，坚持报考协和医学院，家人为昂贵的学费发愁，劝说：你再读八年书，成老太婆就嫁不出去了。倔强的林巧稚抹着眼泪回答：那我就不结婚，一辈子不嫁人，行了吧？一句戏言未必就如此定终身，真实原因是什么，恐怕林巧稚自己也很难理断。还是那一句老话，所谓“种种原因”吧。

鼓浪屿的单身贵族真还不少。他们区别于其他邋遢、萎靡、枯寂的单身汉，便是一种更加凸现的贵族味。居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衣领袖口纤尘不染，举手投足间气定神闲，待人更加诚恳礼

貌。我认识的知名人士虽然有好几位，由于纯属个人隐私不便深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吧。或者宁缺勿滥？或者曾经沧海？或者志不在此？或者自觉不够优秀，难以承担责任？无论这些人持的是哪种心理状态，不肯随波逐流，不愿勉强自己为难他人，糊涂成就一桩世俗婚姻，是他们冷静执着的人生观。

这样的人走在鼓浪屿街上，自尊自重，熟人们颌首微笑，表示敬意。

七、漳州路上的“洞房”

20 世纪，林语堂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有的赞誉是“幽默大师”，也有恶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品文作者”；有人褒他是“一代哲人”，也有人贬他是个饶舌的“世故老人”；有人崇拜他是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大文豪”，也有人将他斥为“反动文人”……21 世纪改变了过去“对抗与斗争”的主题，更强调对话、和谐与健康的发展新理念，更重视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更注重人生和人性的题旨。因此，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也就更引人关注。

林语堂出生在距离厦门百里外、漳州平和县一个牧师家庭里，其母语是地道闽南话，我认为这对于一个作家非常重要。林语堂 10 岁被送到鼓浪屿养元小学接受启蒙，中学继续就读岛上的寻源书院，直到 1912 年考进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及成长过程均在鼓浪屿，又是岛上大户廖家的女婿，可以说是半个鼓浪屿人。

“漳州路 44 号”的廖宅如今藤蔓褴褛，苔生藓长，为很多寻觅文化遗迹的访客们驻足唏嘘。老人们告诉我，林语堂并非入赘廖宅，所以新房和书房其实均在偏屋，表示小两口另起炉灶的意思。

林语堂原本热恋的是大学同学陈希庆的妹妹陈锦端。陈锦端也是鼓浪屿人，就读于上海圣玛丽女校，与圣约翰大学仅一墙之隔。父亲陈天恩医生坚决反对两人交往。“我由上海回家后，正和那同学的妹妹相恋，她生得确是其美无比，但是我俩的相爱终归无用，因为我这位女友的父亲正打算从一个有名望之家为他女儿物色一个金龟婿，而且当时即将成功了。”（林语堂《八十自叙》第五章“我的婚姻”）

陈天恩为阻止这一对青年的恋情，移花接木，替邻居廖悦发的二

小姐做媒，获得两家长辈首肯。林语堂得此消息，脸色凄苦百般无奈回到家里。母亲等到深夜，手提灯笼走进他卧房柔声慰问，他终于克制不住痛哭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瘫成一团。

廖家在鼓浪屿是富商，拥有自家的码头、仓库、房产，其名下的豫丰钱庄在马来西亚设有分号，堪称钟鸣鼎食之家。廖翠凤在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后，也赴圣玛丽女校深造，是陈锦端的同学。廖母有些担忧：“语堂是个牧师的儿子，家里没有钱。”女儿坚定不移：“穷有什么关系？没有钱不要紧。”

万念俱灰的林语堂最终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廖翠凤订婚。心有不甘，提出必须先念完大学。毕业后还拖延着，继续留在清华大学任教。廖翠凤矢志不移，苦守鼓浪屿，感动了浪子林语堂，两人于1919年1月9日步入教堂。婚后，林语堂和妻子商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表示了两入相依相守的决心。

同年，林语堂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硕士。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

林语堂出身于一个知足常乐的牧师家庭，崇尚个性自由。廖翠凤生长于鼓浪屿旧式大家族，一言一行严守礼教，包括基督教的清规戒律。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皮带、鞋带。翠凤每次出门，非得胸针、手表、耳环，打扮整齐，连衣服边角也得烫平。林语堂有着文化人多愁善感，情绪化的时候，廖翠凤见惯不怪，但是对丈夫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邋遢的画家、长发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一概嗤之以鼻。

当年，抛弃旧式发妻，另找时髦知识女性的文化名人比比皆是。（现在不也一样？）林语堂成名后，廖翠凤有过担心。林语堂安慰她：“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与他来往的新潮女性中，不乏才貌双全、光彩照人者，到后来都成了廖翠凤的知己。

廖翠凤是尘世的、精明的、一丝不苟的；按照鼓浪屿人说法：有良好家教的。林语堂注重精神世界，懒散而不知生计艰辛，正

需要这样的妻子。林语堂曾经感慨着：“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显然，富有智慧的，往往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廖翠凤另有心得，也精辟得很，可为天下妻子先。她说：“不要在朋友面前，诉说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

婚后六十余年，就像在上帝面前，他俩诚心诚意回答牧师所问的那样：无论富贵与贫穷，无论生病与健康，均不离不弃，白头偕老，至死不渝。

另说陈锦端。她拒绝父亲千挑万选的金龟婿，孑然一身，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中西女校教美术，直到32岁时才与一位厦门大学教授结婚，终老于厦门，没有子嗣。

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阳明山白屋。1976年初，听人说起陈锦端还住厦门，隔水相望。80岁老情种，竟像青年人一样霍地从座椅上站起来，脱口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同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去世，4月移灵回台，葬于阳明山故居后院。

在水一方的陈锦端，有没有忽然一阵心悸疼痛，为那异乎寻常的潮汛？

八、鼓浪屿老歌

2006年11月，我赴京城参加作代会，在饭店见蔡其矫老师面前，满满一大盘花色菜肴。我不禁笑了笑。他也乐了，得意地晃晃脑袋，对我竖起大拇指，示意饭菜不错，同时夸耀自己有个好胃口。不料，回福建后不久，听说他患了脑瘤。今年元旦期间，蔡其矫老师在北京去世。我在厦有必须主持的重要活动，不能参加追悼会，只好提前一天，大清早飞北京前往吊唁，当天下午飞回厦门。

悲恸之余，虽多方约稿，不能成文。直至师兄陶然为《香港文学》纪念专辑火急约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遂回忆起蔡其矫老师的《鼓浪屿之歌》：

蔡其矫先生并非鼓浪屿人，却对鼓浪屿充满爱恋。号称“海洋诗人”

的他，来过厦门无数次，尤其 80 年代之后，经常短期旅居鼓浪屿。他创作的优秀诗歌作品，对厦门有特殊贡献。

蔡其矫先生是印尼华侨，祖籍泉州，11 岁归国求学，拟报考厦门集美中学。但当时交通不便，船期的延误和车路曲折，11 月才抵厦门。集美中学以开学已两个多月的理由拒收，当时可没有什么侨生照顾政策，只好插班鼓浪屿的福民小学（后改名笔山小学）高小二年，即现在的六年级。小学不设寄宿，幸好亲戚帮他搞到闽南职业中学一张铺位。

70 年代中期，蔡老师指着黄家渡临崖一所破旧的白房子，告诉我那就是闽南职业中学，他曾经度过一段少年时光的地方。现在的黄家渡已改建成绿地、花圃和豪华别墅，比较起来，应是当年击鼓涛声、渔舟桅灯、清冷的月光和退潮后的粗砾藻石，更能打动少年一颗敏感的心吧？

1956 年，集美海堤建成，蔡老来厦创作《海峡长堤》（此诗在厦门特区十五周年庆典上朗诵过片段），海政文工团一位女舞蹈演员陪他夜间隔海眺望鼓浪屿。姑娘赞叹着：鼓浪屿真是个美人儿！蔡老怦然心动，遂写成诗篇《鼓浪屿之歌》，脍炙人口的名句就有“月下的鼓浪屿，睡中的美人”等。

同年中秋节，蔡老又来厦门，恰逢文艺界的“月光晚会”，与鼓浪屿女高音颜宝玲同舞绿茵之上。歌唱家送给蔡老一本两指宽的精致记事本。蔡老随身带着它，即时即地录下零句短思，再捶打成章。之后完成的组诗《鼓浪屿的晚秋》，其中一章就是《月光舞会》。同类长形小笔一记本，至今蔡老已存了三四十本，用以纪念故友。

《鼓浪屿之歌》由江吼、杨扬等三人谱成曲，全曲曾经发表在《厦门日报》上。作曲者因此获奖（究竟什么奖，连杨扬都不记得。如果现在的人，一定把它印在名片上永志不忘），其歌词却以“虽然优美但缺乏时代气息”而榜上无名。试想想，如果当年蔡其矫先生为了“时代气息”，塞进诸如“朝阳万丈鼓浪屿”、“红旗飘飘日光岩”、“对敌斗争的前哨啊”这样的口号，现在有谁还

会记起它？

新版的《鼓浪屿之歌》征集多年后，忽然无声无息，不了了之。蔡其矫先生半世纪前的名篇，像岛上矗立的鼓浪石，每一击天风海涛，都有深厚弘扬的回声：

黄金的沙滩镶着白银的波浪
开花的绿树掩映着层层雕窗
最高的悬岩又招来张帆的风
水上的鼓浪屿，一只彩色的楼船
每一座墙头全覆盖新鲜绿叶
每一条街道都飘动醉人花香
蝴蝶和蜜蜂成年不断地奔忙
花间的鼓浪屿，永不归去的春天
夜幕在天空张开透明的罗帐
变化中的明暗好比起伏呼吸
无数的灯火是她衣上的宝石
月下的鼓浪屿，在睡眠中的美人

婚后第二年（1909年），殷碧霞以林文庆夫人的名义在《海峡华人年刊》上，用英文发表了题为《鼓浪屿》的文章，抒发了她对鼓浪屿自然人文环境的爱。也正是在这一年，她和丈夫买下了笔架山东南麓的宅基地，开始建造别墅。

2007年8月21日





后记

朱水涌

《鼓浪闻音》后记

a f t e r w o r d

鼓浪屿，这个在中国版图上用放大镜都寻觅不到的弹丸小岛，却是一个闻达四海天下少人不知的海上花园。

历史上，厦门被称做“桃园”，“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然厦门会让人们当做精神的家园，那么厦门鹭江中的鼓浪屿呢？有人说她是大海中一个盆景，有人称她是海屿上的一座迷宫，还有人将她比喻为中国古代的大美人洛神，或称其为琴岛，或呼之为诗乡，或将她描绘为一幅“万国建筑的博览图”。人们似乎都在展开自己最大的想象力，穷尽自己胸腔里的五车学问，来抒写这座任凭天风海涛和中西文化洗礼的小小岛屿。但每个人的心中有每个人的鼓浪屿。每一个上过鼓浪屿的人，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爱着鼓浪屿。就连一生不喜欢“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的鲁迅，也在刚刚到达厦门大学的时候，便写信告诉恋人许广平，说鼓浪屿“就在学校的对面，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可到”。这位一生思考着人之生命与民族命运的中国大文豪，虽没有为鼓浪屿写下什么文字，却多次登上鼓浪屿，在那里享受着自然的造化与鼓浪屿的美食。

在巴金心中，鼓浪屿是他永不忘怀的“南国的梦”。他多次到鼓浪屿小住，“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沉醉于人性的温馨梦幻。在林语堂的人生中，鼓浪屿是他“与西洋生活初次接触”的地方，他在这里迷上了西洋音乐，迷上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也恋上了鼓浪屿的女儿，开始了他“脚踏中西

文化”的旅程。在叶鼎洛的眼里，那位亭亭玉立于鼓屿码头的一身黑色着装的“美人”，简直就是一帧典雅高贵的特写镜头，引发了许多人的无数幻想。艾芜说鼓浪屿是用“绘画那样的手法”，“表露出一种诱人心目的风姿”；何为说鼓浪屿“纵横交错全是诗意馥郁的街巷，全是阳光、鲜花和音乐”；蔡其矫说“水上的鼓浪屿，一只彩色的楼船；花间的鼓浪屿，永不归去的春天；月下的鼓浪屿，在睡眠中的美人”；而舒婷这位鼓浪屿的女儿，却常常在“幽巷、苔迹斑斑的石壁和风格各异的小楼”的诱惑下，在现实与梦的交织中迷路。更有那一块“叱咤天云镇海涛”的日光岩，引得多少名家踏浪而来，在那岩上岩下怀古凭吊，伤时忧国，发出拔山贯石的咏叹。这其中，便有蔡元培、郭沫若、苏曼殊这样的近代文化大家。而真正让鼓浪屿鲜活起来的是，那一代代从鼓浪屿走过来的鼓浪屿人。人们很惊讶，这座弹丸小岛竟会孕育如此之多的民族志士、文化精英，我们从黎锦熙、赵元任、冰心、贺绿汀、梁实秋、端木蕻良的笔下，可以看到他们中一些人的点滴风采。

按清乾隆年间的《鹭江志》所载，鼓浪屿仅“俨然几案是也”，“在海中，长里许”。如此海中“里许”、“几案”般的鼓浪屿，自明末以来，就这样引无数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竞折腰，写下一篇篇、一首首文章诗赋，留下一份份珍贵的文字。他们描写鼓浪屿的美丽风光，他们抒发在鼓浪屿精神栖息的情感，他们叙述着鼓浪屿人的不同凡响。

编辑一部“名家笔下的鼓浪屿”的书，是许多人许多年来心想，鼓浪屿的叶细致先生多年前就跟我说过他的这个心愿。但真正要编起

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何为名家？有哪些名家到过鼓浪屿？有哪些名家抒写过有关鼓浪屿的文字？这都是一个编者必须理性思考、判断与探查的。尽管今天有了网络这个得力的助手，但网络提供给我们的常常是一些人们比较容易索寻到的文字，对于那些蕴藏在历史隧道中的陈迹珠玑，我们还是需要踏破铁鞋到尘封的故纸堆中去攫微寻觅的。

对于这本书，最难的还是查找名家有关鼓浪屿的文字。我们先要阅读一些相关的资料和名家的年谱、日记、书信，从他们的人生足迹中去追寻他们登上鼓浪屿的足迹，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全集、文集，从中找出他们有关鼓浪屿的叙述或韵律。这里付出的艰辛是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笨拙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比如，我们从鲁迅日记中知道了这位文豪曾三次上过鼓浪屿，但浏览了他的全集后，却发现他从未就鼓浪屿写过哪怕是一段较为完整的文字；比如我们知道孙伏园先生曾在厦大学生杂志《波艇》上有一篇《厦门风物志》的目录，料想那其中一定有鼓浪屿的风物记载，但即使我们动用了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也到过陕西一所史料很齐全的大学图书馆查询，终是没能找到这篇文章。自然，我们也有极其兴奋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叶鼎洛那篇为人鲜知的《鼓浪屿》，看到梁实秋、端木蕻良回忆他们的老师马约翰，赵元任写他与周淑安的特殊关系的文章时，我们会有一种发现的快感。因此，我在这里要特别地感谢我的博士生杨晨、曹小娟、严昕、王初薇和

余娜，要是没有他们不厌其烦地蹲在图书馆里的劳动，这样一本“名家笔下的鼓浪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问世。这里，还要感谢戴光华先生编选的《厦门集荟》，本书的一些格律旧体诗就是从这本书中淘选出来的。

感谢鼓浪屿管委会对本书的鼎力支持！感谢谷声图书的精致劳动，我之所以答应为他们编这部心中思念很久的书，是因为我看到了厦门图书界的一缕新生的光亮，我从他们编过的书中感触到了青春的新意，闻到了典雅的书香，也意识到了这代人与他们的父辈不一般的文艺芬芳。

但愿热爱鼓浪屿的人们能热爱这本书。

2011年3月20日于厦大海滨东区



反侵权盗版声明

电子工业出版社依法对本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复制、销售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作品的行为；歪曲、篡改、剽窃本作品的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我社将依法查处和打击侵权盗版的单位和个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举报侵权盗版行为，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并保证举报人的信息不被泄露。

举报电话：（010）88254396；（010）88258888

传 真：（010）88254397

E-mail: dbqq@phei.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万寿路173信箱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办公室

邮 编：100036